

# 诗东西

2011.6. Vol. 2

POETRY EAST WEST

本期主编            明 迪  
编     辑            臧 棣 麦 芒 杨小滨 • 法 镭 西 渡 Neil Aitken  
创     办            臧 棣 明 迪  
责任编辑            陈 均  
国际刊号            2159-2772

Chief Editor of

Current Issue    Ming Di

Editors            Zang Di, Mai Mang, Yang Xiaobin, Xi Du, Neil Aitken

Editorial Staff    Chen Jun

ISSN 2159-2772

Founded by Zang Di, Ming Di

Published in Los Angeles USA

Printed in Beijing PRC

USD15 RMB30

[poetryeastwest@gmail.com](mailto:poetryeastwest@gmail.com)

<http://poetryeastwest.wordpress.com>

## 目录 CONTENTS

### 专题：新诗十年回顾(中) A Retrospective of the New Chinese Poetry in the Past Decade (Part Two)

- 5 王小妮 Wang Xiaoni  
9 孙文波 Sun Wenbo  
13 梁晓明 Liang Xiaoming  
17 哑 石 Ya Shi  
20 凌 越 Lin Yue  
23 余笑忠 Yu Xiaozhong  
25 李少君 Li Shaojun  
28 郑小琼 Zheng Xiaoqiong  
31 泉 子 Quan Zi  
33 张 尔 Zhang Er

### 青年诗人小辑 Young Poets (本栏特约编辑 丘启轩)

- |    |                   |                      |
|----|-------------------|----------------------|
| 36 | 瓦尔兹娜·摩尔特（贝拉鲁斯）    | Valzhyna Mort        |
| 41 | 玛丽安·阿拉-阿姆佳蒂（伊朗）   | Maryam Ala-Amjadi    |
| 43 | 朱丽汉娜·弗里奇科夫斯卡（马其顿） | Julijana Velickovska |
| 45 | 西尔维亚·凯特琳·波恩（美国）   | Sylvia Caitlin Burn  |

- 47 王西平 Wang Xiping  
 49 沙 织 Sha Zhi  
 51 崔 柏 Cui Bai  
 53 荣 萸 Zhu Yi  
 56 李 浩 Li Hao  
 58 丘启轩 Qiu Qixuan

## 诗人互译 Poets Translating Each Other

- 62 杨 炼 Yang Lian/William Herbert  
 74 陈 黎 Chen Li/Rupprecht Mayer  
 83 明 迪 Ming Di/A Addolorato/ T Bajsic/G Droogenbroodt  
 93 臧 棣 Zang Di/T Barnstone/N Aitken/A Weaver

## 当代中国诗人（英译）

## Contemporary Chinese Poets in English Translation

- 105 柏 桦 Bai Hua  
 110 潘洗尘 Pan Xichen  
 116 张执浩 Zhang Zhihao  
 121 孙 磊 Sun Lei  
 124 刘洁岷 Liu Jiemin  
 128 聂广友 Nie Guangyou  
 130 余小蛮 Yu Xiaoman  
 134 琳 子 Lin Zi  
 138 雪 迪 Xue Di  
 148 陈 黎 Chen Li

## 当代国际诗人（中译）

### Contemporary International Poets in Chinese Transaltion

陈黎译介专栏 *Chen Li's Translation Column*

152 维斯拉瓦·辛波丝卡（波兰）Wisława Szymborska

158 塞斯·诺特博姆（荷兰）Cees Nooteboom

161 卡罗·安·达菲（苏格兰）Carol Ann Duffy

165 蜂饲耳（日本）Hachikai Mimi

李以亮译介专栏 *Li Yiliang's Translation Column*

171 亚当·扎加耶夫斯基（波兰）Adam Zagajewski

明迪译介专栏 *Ming Di's Translation Column*

178 托马斯·温茨洛瓦（立陶宛）Tomas Venclova

182 达米尔·索丹（克罗地亚）Damir Sodan

186 阿莱西·希德戈（斯洛文尼亚）Aleš Šteger

189 尼古拉·马兹洛夫（马其顿）Nikola Madzirov

191 金果尼亚·金果尼（意大利）Zingonia Zingone

## 狂翻乱译 Translation Mania

193 杨小滨·法 镭：翻译狂实验计划

## 文论与访谈 Essays and Interviews

199 王敖：来自遥远邻国的世界诗歌

205 李点：现代中的古典——当代汉诗对诗意的追求

- 215 臧棣：诗道鳟燕
- 234 明迪：Interview with Ilya Kaminsky
- 249 PEW：DJS 诗歌翻译奖启动讯息

专题：新诗十年回顾(中)

A Retrospective of the New Chinese Poetry in the Past Decade (Part Two)

王小妮

Wang Xiaoni, 1955 年出生于长春市，插队，上大学后在电影厂工作，离职在家写作。现为海南大学教授。有诗歌随笔和小说出版。

致 6 月的威尔士（组诗选四）

端起牛奶的孩子

那男孩端不动大瓶牛奶  
正像一小块土地不能举起海。  
但是他要试试。

用力捧着那白的液体  
想把它放平在古老的木桌上  
把一个圣物放在另一个圣物上。

牛奶真白，桌面是黑的  
孩子有十根光亮的指头  
威尔士遍地卧着奶牛  
这世上的圣物，原来你们并不都一样。  
看那男孩仰脸喝牛奶，不敢再往多了想。

## 一头牛

一头黑牛走近，想给我展示  
它那身锦缎  
走得比哪朝皇帝都慢  
穿过早雾的帘子  
走出它的绿宫殿。

看我的时候，它只用一只眼  
另一只眼搜寻着雾的边缘  
那儿埋伏着它的卫队。  
大约是东方的某位皇帝  
穿着上好的香云纱。

我见过这种闲适的眼神  
在 1000 年前。

## 旷野间的小酒馆

两队人马分两路向那儿走  
沿着海的先到了，而我一路沿着田野  
一路闻到粮食最初的气味。

威尔士的白马  
还散步在傍晚的草坡上。

而人们齐整整地入座了  
像一幅幅人物肖像陈列在暗红的墙壁上  
像这酒馆主人的东方远亲。

喝个没完，说个没完  
简直是一只刚打完胜仗的军队  
头顶上还挂着参战的马鞍和马蹄铁。  
可惜那是上世纪的遗物  
可惜，总是没有胜利。

这种晚上  
滴酒未沾的人很恍惚。

## 我和土豆

盘子里  
只放一个土豆  
我举着它穿堂过室。

尽量走得慢  
我要给一只威尔士土豆做广告。  
这是世上的好东西  
生长在土地内部的粮食。

走在古老繁琐的穹顶下面  
曾经做弥撒的地方。



没有人注意土豆的荣耀  
它让上亿的人类没被饿死。  
在中国它叫洋芋  
还叫山药蛋。

阳光从高处照下来  
粗麻的脸上均匀地布撒了盐。

## 孙文波

Sun Wenbo, 1956 年出生于四川成都。参加过 1998 荷兰“第 29 届鹿特丹国际诗歌节”、2002 年德国柏林文学宫“中国文学节”、2006 “日本东京驹泽大学中国当代诗歌理论研讨会”。曾获首届“刘丽安诗歌奖”、“第三届珠江诗歌大奖”。主编《当代诗》、《首象山》（民刊）等刊物。

### 夜泳之歌

深夜，到京密引水渠游泳，  
只有这时可以不穿游泳裤，  
无比舒服！轻轻划水静静地想。  
累了，躺在水里，抬头望夜空，  
一颗颗星星，明亮。感叹自己不懂  
星象学，惟一认识的只是北斗七星  
——一把大勺挂在虚无之中央。  
胡乱猜测人马是哪一个，天秤又是哪一个。  
觉得一片像柔美天鹅，另一片像雄壮狮子。  
突然感到水中有什么东西在腿上轻碰，  
低下头，透过水看见好像是鱼。  
这是多么惬意的事情！  
水与天空仿佛属于我一人——几句诗  
就此跳出来——深夜，赤裸身体游泳，  
我希望游得灵魂像星光出窍，  
在水是天鹅，在天是人面狮。

## 冬日即景，破碎的诗

减法——自然的游戏——加速的……  
推进到冬天——喜鹊绕树而鸣。停滞的  
脚步，仰望的头——图画的意义，深灰  
——这些都不是全景——不是内心  
的描绘，而是你走来，我目睹到的局部  
——代表了一种开始——梦幻。不确定。  
破碎的现实说明他在——他不在。  
我分裂自己。我剪裁一朵云——舞动的  
浪漫——我希望将之围在理想的未来的身体上。  
它代表一种选择，消失自我。  
加入到重新塑造的生活之中——犹如淡淡的水彩画；  
其中有站在阳台临风远眺——落日、飞鸟，  
色彩斑斓的群山，以及透明如镜的流水。  
我融入其中——成为现实的不在——语言的他者  
——成为别人的怀念——在时间中这是一种情怀。  
我看见其中的存在。就像看见玫瑰、紫薇，  
也像看见蝴蝶、蜻蜓——但是我不说它们  
的生命过于短暂——我什么都不说  
——因为一次次，我利用了文字——用它们，  
建造起思想的堡垒——现在我置身其中  
——现在我把玩生命——减法。语言的白雪，  
不是覆盖，不是遮闭——我以空面对世界。

## 辛卯年海南变体诗

在金盘，我只是静静地呆着。在遥远的  
海峡那边，你坐在面对流水的阳台读书，  
词语在你心中奔豕。自我放逐的旅途，  
形孤影单，夜晚在四面透风的屋里，犹如圣贤。  
不一样的场景，决定我们的不一样。知道罨字  
的正解吗？枯燥阅读中走出另一个人，  
眉头紧锁。在冬天枯涸的澧水边，坐在堤岸上，  
望着河中移动的挖沙船。我不能确定的  
是很快的转移：力不能高飞逐走蓬，一架飞机腾空。  
更不能确定广场上人头攒动，旗帜飞舞，  
公共的内心，无数通路目的何在？它们带来  
的悲伤犹如变幻的气候，一天冷，一天热，  
催生着变种的病毒。某某啊！你还在睡前用回忆测量  
过去，用晦涩的诗抒情？放大的影子投射到  
我窗前的瓷地板上，就像湿漉漉的水渍。风雨夜归人，  
黑漆的海面，摇晃的榕树，国家的救亡，  
忠孝仁义信，让我看见额头隆起的老人，宽袍大袖，  
伫立政治的想象中。他是否愿意这样？如果换成你，  
肯定不愿意。你已习惯自己关在屋子里，  
世界不过是一帧帧快速闪现的幻灯，但足够你  
理解人的终极意义；寺庙、经书、斋戒，不过是风俗画，  
比不上内心的建筑。我知道这一道理已经很晚。  
几十年来，我喜欢乱想：梦中的虎啸狼吠，文字的  
迷楼，我用它们构建我的雕栏和画栋。让幻象  
在雨中粘在台阶上。变了，空空的。说明  
什么都是过程。就算有坚硬的意识形态支撑身体，

也一样。享乐主义、时间只有现在，一次次把我推到床上，拥衾似铁，灵魂与肉体双修。

## 梁晓明

Liang Xiaoming, 1963 年生。1981 年读惠特曼《草叶集》深受影响并开始写诗。1987 年与诗友一起创办中国先锋诗歌同人刊物《北回归线》，现已出版九期。1994 年获《人民文学》建国四十五周年诗歌奖。1985 年起作品陆续被翻译介绍到日本、德国、美国、英国和台湾等。出版诗集《开篇》，友人帮助出版诗集《披发赤足而行》和《各人》。并有译古诗集、随笔集和中篇小说集。2009 年 5 月 9 日出席上海德国领事馆举办的《梁晓明和汉斯·布赫——一次中德诗歌对话》。现居杭州。

### 我和革命越走越远

刮过太阳的鼻子、搭过村庄的肩膀  
最后我来到天空的瓦片上

打开抽屉的心事、锻造钥匙的眼睛  
最后我差点变成了木匠

驾驶过飞机、潜入到海底  
曾经挽着带鱼唱歌

曾经把虾仁当美国吞下

曾经举手掌挥舞家乡

认识月亮的版图、访问过大雨的厨房

用小号把冬天全身吹亮

和栏杆一起微笑、坐谈非洲的头发  
曾经象燕子一样优雅

和狗熊一起下棋、与香蕉一起叹息  
我和我是巴黎的二户人家

## 各人

你和我各人各拿各人的杯子  
我们各人各喝各的茶  
我们微笑相互  
点头很高雅  
我们很卫生  
各人说各人的事情  
各人数各人的手指  
各人发表意见  
各人带走意见  
最后  
我们各人各走各的路

在门口我们握手  
各人看着各人的眼睛  
下楼梯的时候  
如果你先走

我向你挥手  
说再来  
如果我先走  
你也挥手  
说慢走  
然后我们各人  
各披各人的雨衣  
如果下雨  
我们各自逃走

### 想一想，觉得应该歌唱月亮

月亮翻山越海来到中国，它也去西方  
它从小照着我的头顶，我长大  
它依然照耀  
它照耀广播分隔灯光  
也照耀非洲和我的青瓦  
在钢炮对峙两国相争的边境线  
它依然优雅地  
来往照耀  
照耀谈判  
握手后贴出来的布告  
也照耀一个黑人向大海微笑  
它照耀一个山东老汉面对城市  
诅咒他的麦苗被污水损害



月亮在我写诗时照耀，我死后  
它来看我，依然翻山越海  
离开西方  
看过我，它就呆一会东方

## 哑石

Ya Shi, 1966 年生，四川广安人，1987 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数学系，现在西南财经大学经济数学学院执教。参与创办、编辑民间诗刊《诗镜》、《诗歌档案》等，参与发起、主持两届“衡山诗会”（2000，2010），出版有诗集《哑石诗选》（2007，长江文艺出版社），曾获第四届刘丽安诗歌奖（2007）、首届华文青年诗人奖（2003）、成都廿年（1981—2000）诗歌奖等。

## 回旋曲

像曼陀罗花拔出地面那样尖叫，  
那声音，使闻者抓狂。  
——莎士比亚《罗密欧与朱丽叶》

事实是：猕猴桃也叫奇异果；  
满坡映山红，邀阶级  
为杜鹃手语！当地舞成一池羽色，  
海拔必然更高，尖锐废黜  
舌尖逻辑：世纪喉咙的深处，  
正滚出羊群……雪线之上，  
瞳眸点点蔷薇的，为格桑赋曲。

那你，吟哦何种曼陀罗呢？  
吮钟形水母，比无形电波铺展得  
更远的花瓣上那一抹幽蓝？  
横笛树立借喻，多年来，  
虚空针灸着金融中毒素的味蕾……  
事实是：喜气入酒，果真会

爱上末世别名，吹鼓奇异的正义！

## 困顿曲

今日，谁也无法控制，  
岷山融雪清冽。但在这里，  
金融活动频繁，张嘴辛湿雾气，  
锦馆城天气，如此闷热了！  
意识形态插线板，美人  
瞳眸里闪亮的钨丝，与其  
为余生保险，不如  
替蛛网上小蠓虫无私、性急。  
钝挫一下下，如此尔尔，  
终南山多山洞，悬浮  
列车在双轨制上无声疾驰，  
虚无的舌头，预期  
仍有热刺刺之电流海量交易  
——今日，小小容身之地，  
要你支付内存，刮除  
青蛙舌苔……我把自己的  
三张羞涩储蓄卡，直直清空！  
落日，等着亲吻那一屁股  
浑圆外债……接下去，  
它准备在你尾椎上拧紧马达，  
突突青烟中，嘻笑吧，  
雪水涌进灯红酒绿的夜晚，  
一寸寸摔打，黝聪明，堕肢体。

## 果然曲

果然神兽，果然鼻露向天，果然荡了过去！

果然一条毛茸茸分叉的淡金色长尾，海景房中，  
分开胸口闪亮的警徽与喘息……

一只蜗牛，搬运宫殿，留下细长、黯淡的水渍。

海边，果然可以文字，组装涛声渴意——  
不可组装的，是你不知为何憎恨那个果然的你。

将警徽和诸般确定，扔进深海喂鱼吧！

嗨，《山海经》，《南国异志录》，有你出没的记载：  
世界遇佛之处，果然青翠，满眸雷雨！

## 凌越

Ling Yue, 1972 年生，安徽铜陵人，现在广州生活和写作。著有文集《寂寞者的观察》，自印诗集《隐逸之地》、《虚妄的传记》和《尘世之歌》等。

## 给马雁

你躺在一抔黄土下，  
将自己轻率而勇敢地交还给大地。  
你愈加沉静，让我们羞于说出慰藉的话，  
就像以前羞于对你说出赞美的话。  
让我们默默注视这新年里垒砌的新坟：  
菊花如此耀眼，死者汲取了你的尊严，  
简陋的墓碑汲取了你的骄傲。  
这些肯定不在你的考虑之列，  
你匆匆忙忙向前，来不及携带悲哀和留恋。  
多年前，我自觉闪到一边让你走过，  
在城市里我从未见过那么泥泞的路，  
我们晕眩如同船行于海上，  
你怯生生的表情让你走得更加急促，  
现在我知道每条路每个时刻都通向死亡，也就是通向你。  
我们都会俯下身来变成闪光的虫子，  
只是我们动作太慢，随你嘲笑吧，  
你惯于冷嘲，骨子里的肃穆其实混杂着善良，  
而人们的哀思终会获得你的原谅。

## 犹如晨光的一闪

犹如晨光的一闪，  
我的一生  
并没有写在我的皱纹里。  
我更愿意相信  
你就是前面那个欢快的小女孩。  
当夜消逝而无人感谢，  
当各行各业的人  
还潜伏在家庭的荫凉里，  
世界第二次属于早晨的老人。  
一路上，在你的注视下，  
事物显出应有的尴尬和贫乏，  
而时间仿佛褪色到我们共同的襁褓时代。  
——时代，现在，未来，  
无非是新生、纷争和死亡。  
你已回到幼年，  
等着我，我就来。  
是的，年轻人的忧愁充满生气，  
年轻人有力的步伐  
真让人羡慕，  
年轻人有更远的路，  
而我有平静。  
在回忆和你之间度日，  
我开始懂得什么叫“晚年”。  
比如，从冷清的三居室  
到街心公园晨练的人群，  
我知道我走了很多年；

我的腿脚还便当，  
我满可以独自将我的躯体  
运送到你的身旁。

## 余笑忠

Yu Xiaozhong, 1965 年出生于湖北蕲春农家, 1982 年考入北京广播学院文艺编辑系, 1986 年起供职于湖北电台, 现任职于湖北经济广播电台。曾获星星诗刊、诗歌月刊联合评选的“2003 中国年度诗歌奖”, “后天”2006—2007 年度诗人奖。著有《余笑忠诗选》(长江文艺出版社, 2006 年 12 月)。

## 仰望

有时, 你会手洗自己的衣服  
你晾出来的衣服  
滴着水

因为有风, 水不是滴在固定的地方  
因为有风, 我更容易随之波动

我想象你穿上它们的样子  
有时也会想, 你什么都不穿

那时, 你属于水  
你是源头  
而我不能通过暴涨的浊流想象你

那时, 你属于黄昏后的灯光  
我可以躺下和你说话  
而倾盆大雨向我浇灌



从来如此：大雨从天上来，高过  
我，和你

## 看海

我只能到达海边，看到的  
只是海水，而不是  
胸怀天空的大海

那些被淘洗过亿万次的细沙  
那些牡蛎壳，那些唾液一样的泡沫  
那些岸上的鱼，圆睁的死亡的独眼

双膝挂彩的孩子  
叉着腰站在海水里喊道：来吧  
往我的伤口上洒盐——  
他要以一声豪言壮语  
获取与心中的巨人称兄道弟的快感

必须到达大海的另一边，才算看到  
我们的大海，星空下的大海  
月亮如孤独的刺绣女，睡意昏沉  
我们慈悲的小妹妹，有时她会说  
你的金身是假的  
你自制的小冰块，自己咀嚼好了

## 李少君

Li Shaojun, 1967 年 11 月生，湖南湘乡人，1989 年毕业于武汉大学新闻系，主要著作有《草根集》、《诗歌读本：三十二首诗》、《蓝吧》、《那些消失了的人》等，主编《21 世纪诗歌精选》，诗作入选数十种选本，并被翻译成英、法、韩等文字。主张的诗歌“草根性”已成为 21 世纪汉语诗歌关键词，现为《天涯》杂志主编。

## 仲夏

仲夏，平静的林子里暗藏着不平静  
树下呈现了一幕蜘蛛的日常生活情节

先是一长串蛛丝从树上自然垂落  
悬挂在绿叶和青草丛中  
蜘蛛吊在上面，享受着这在风中悠闲摇晃的自在  
聆听从左边跳到右边的鸟啼

临近正午，蜘蛛可能饿了，开始结网  
很快地，一张蛛网织在了树枝之间  
蜘蛛趴伏一角，静候猎物出现  
惊心动魄的捕杀往往在瞬间完成  
漫不经心误撞入网的小飞虫  
一秒钟前还是自由潇洒的飞行员呢  
就这样不明不白地成了蜘蛛的美味午餐

前者不费心机  
后者费尽心机  
但皆成自然

## 山中小雨迷谁人

山中的小街，总是飘着一些小雨  
象电影里那样冷清寂寥  
象小说的描述，诡异神秘  
象传说中那样，只有七八家小店  
四五个铺面，却隐居了三位侠客  
两个高人，和一个隐名埋姓的  
曾经的汪洋大盗

象所有的故事里的核心  
这里还有一位貌美如花的年轻老板娘  
她不知犯下了怎样的滔天大罪抑或  
遭遇了怎样的惊险变故  
来到了此地，甘于寂寞  
大部分的情节  
就围绕着她戏剧性地演绎

我是一个到此地短暂居住的过客  
我也心中暗恋她的美丽  
但我从未想过成为男主角  
始终只是一个旁观者和局外人

看那些好汉为她绞尽脑汁使尽手段  
直到有一天，我带走了她  
彻底离开了此地，消失在人海之中

在所有关于此事的版本中  
只有我的形象是固定不变的：  
一个被山中小雨迷住的诗人  
一个在山中小雨里迷茫的诗人

## 郑小琼

Zheng Xiaoqiong, , 1980 年生, 四川南充人, 2001 年到东莞打工并写诗, 后获得人民文学奖, “打工诗人”代表, 颇受争议, 同时也是最受关注的 80 后诗人。

### 在铁具上

在铁具上镀上时光的轴线, 向后是  
深深的矿井, 矿工, 山中聚满  
古老的泪水的月亮, 开采权掀起的  
波澜, 向前是暴君的利剑, 刀斧手的  
兵器. 向左是螺丝, 零件, 工具  
菜刀, 图纸, 机器, 向右是人性, 自然  
社会, 经济学, 政治. 铁器的阴凉  
黝色的面孔, 它向我说着生存的奥妙  
如果悲伤之心陷入怀念, 如果肉体里  
有个可以暗渡的陈仓, 如果它冷的弧线  
饱含月亮的圆满, 如果把生活放于铁块  
在上面钻孔, 安置好三室一厅的婚姻  
如果……对于细小的弹片, 我们的生活  
过于沉重, 会压垮它的韧性, 对于厚的  
铁板, 我们无法冲破它带来的局促与黑暗  
还有一个机会, 你必须把握缝隙间的光线  
我们无法窥探的历史背面, 它将从  
铁壁的缝隙投下的真相, 多少孤寂的明天  
从铁针上砸下, 它青色的幻觉伪装出

审判与反思，他抬起手腕看看手表上  
铁指针，还剩下多少时间回忆  
切割机灼热的火花，我知道自己内心的  
怯懦的疾病，需要用铁锻打出锋刃的  
解剖刀将它摘除，它们投影在机台上的忧伤  
而我感到的疼痛，迷茫于生活中的信仰  
灼热间的轻烟中，倾听铁的颤栗  
在黝黑与闪亮，光明与虚空之间  
铁在我身体里积聚，我将它打造成  
一枚铁钉，将我钉在这浑浊的岁月

## 铁钉

在炉中，她把自己熔铸成一颗铁钉  
在墙上安置好它有些孤独与冷清的  
下半生，主人在她的身上悬挂着  
塑料袋，袋中的青菜，香葱，鸡蛋  
油腻的肉块，她在缄默中接近生活  
时光在她的身上生锈，光泽的年华  
变成枯黄，暗红，她不说话，即使  
回忆不断把她带进曾经火热的往昔  
本来可成为运转的机台，却不留心  
变成了一枚小小的铁钉，像隐形人  
站在墙上，目睹生活的庸常，但是  
内心真正的庸常，对于生活，它还  
不那么绝望，相反，热爱着生活的  
平淡，主人喋喋不休的争吵或者

谈话，她已甘于日常的平静，半截  
陷身于墙间，时间一点一点积蓄着  
锈一点一点吞噬着，每天，还接受  
锃亮的铁器嘲笑，伟大的上苍把它  
铸造成一枚铁钉，人生已是失败  
现在她被固定墙上，这更是不幸  
但她从不怨恨，她满怀宽恕地接受  
命运，她知道生比死更勇敢而平静

## 泉子

Quan Zi, 1973 年生, 浙江淳安人, 著有诗集《雨夜的写作》、《与一只鸟分享的时辰》、《拾遗集》, 诗画对话录《从两个世界爱一个女人》, 曾获 2007 年度刘丽安诗歌奖, 现居杭州。

### 秘密规则的执行者

一只鸟在沿湖的堤岸上啄食着一些不知名的黄色的小花  
这是我第一次  
如此近距离看到一种美对另一种美公然的侵犯  
或者说, 是一种美在滋养另一种美  
而这种侵犯显然是受到允诺的  
一个美的贡献者一定是另一个美的破坏者  
我没有理由去颂扬或指责它们中的任何一个  
它们都是一个秘密规则的执行者

### 这并非一个与世隔绝之地

用一把斧子, 把这迎面而来的大山劈成两半  
你就能发现, 那尖削之间隐藏的村庄  
它们不止一个, 就像在伤口处汇聚, 蜿蜒, 汨汨流淌的河 (它的名字是微不足道的)  
就像一根南瓜藤蔓上的, 几朵黄色的小花以及几个墨绿色的果实



如果你逆水而行，你便能  
与一茎绿草，一颗露珠，一片蝉鸣，一声狗吠  
一个童年，以及经过那么漫长的等待之后的  
一个少年相遇。他应是穿着一件墨绿色的衣服，以及一双比脚板大许  
多的墨绿色的鞋子  
这并非一个与世隔绝之地  
准确地说，它通过一把斧子与这个广阔的世界保持联系

## 祝福

我相信，博尔赫斯失明的双目是一种祝福  
我相信，海伦的美丽与放荡是一种祝福  
我同样相信，马丁·路德父亲手中的铁锤是一种祝福

而我苦命的亡兄  
这个用病痛换得我的生命的人  
这个成功地将自己的影象禁锢在一个少年俊美的脸庞中的人  
他发明出了一种怎样的祝福？

## 张尔

Zhang Er, 1976 年生于安徽。1990 年始习诗, 1998 年与诗友创办《外遇》诗报。2009 年春将《诗林》双月号杂志引入深圳, 任执行主编。定向出版人, 文化艺术活动独立策划人。现居深圳。

### 物是诗

陀螺的循环轨迹只是旋转的一种, 风  
跃开花门帘, 肉体经历线形跌宕, 上  
下, 翻身不外乎腰板囿于挺拔, 蹉跎。

他从中窥得矛盾, 正是它僭越了自我  
锤炼的可能。如厕排解, 关乎人道焉,  
描画, 绘圆, 抻, 拧, 抽, 抡, 妥善。

历史的确如消弭的烟影, 云散, 收阖  
脱光滑稽的黄皮靴, 那里隔着无数道  
瀑布的隐形沟壑。这神离寡淡的碘盐。

物的面具揭开人的两重格, 砝码垒起  
失衡的一端, 被消逝的, 轻忽的, 晦  
涩的, 止住流淌的液体的抑扬和顿挫。

倘若, 风流皆是伪应景, 又何必移花  
接树, 楼若高了, 屋檐亦能耸入云天。  
神秘的坏死逻辑, 换汤换药, 换纷纷。

## 虚无诗

我用透明 T 恤横扫腾空而起的泛滥虚无  
但，向往远已滑向萧萧沉船  
不小心碰上她的柔软，真令人一惊

她在晴朗天空，勾勒弧线，围起  
海滩上裸露沙虫，一步咽下对时间的仇恨  
是的，我愚蠢而又好奇，每逢早热

独自从火炉中取走橘黄铁钳，缺失体温  
恰恰归于她的妖艳冰冷？那磨砂绸缎  
正裹着纤细小手，将痛彻的摩擦

捣入不堪湖心，静电转化危险高压  
汽车在狭长公路上狂奔，咆哮轮胎  
传来戚戚低吟。1999 年，我乘坐

飞船在码头降落，2010 泥沙翻滚江河  
乌云碾过沉沉暗夜，失重身影漂浮着  
一卷书纸偶然抖散满城器官

## 想象，时光节选

为此我忧心忡忡，有时会感到胃酸  
当冷库中的食品标签变得更加坚强

我会说面对真理时更应当举一反三

星期一早晨，大街上，果丹皮与三角梅恋爱的美好时光  
柏油路面的青苔，娇艳女郎。

星期天。沉闷的午睡与狂妄鼾声。鸽子背上蓝色的羽毛  
这时我向空中甩出一个问号，  
它落地时转过身子，像一只大摇大摆又举棋不定的鸟蛋

请充满想象，苹果醋卷起门帘舞蹈的一天……

少女将唇印与齿痕刺进一名清洁工人的左肩，  
天凉好个球！  
一股鲜血从地下管道中爬向地王星期五餐厅  
大楼顶层，中式卡车猫着腰，伸出两坨圆圆的脑袋

这似升起华灯的夜晚！滑轮填满的盛宴！

为了让词语更加，让苍蝇更短些，我钻进  
一堆五谷中。他曾用“不得不”画出我慵懒身体的构造  
每一根钢筋和齿轮，反斗城里婴儿的汗腺

险些痛哭，这滑稽的蓄电池独自清唱的完美歌声  
忧伤的树袋熊。解放路嗒嗒的马车声加速着分贝  
湖水扬起碧波，人们的倒影在滚动中向岸边飞快

地奔跑着，乌鸦竖起了翅膀之蛇！

## 青年诗人小辑 Young Poets

Contributing Editor Qiu Qixuan 丘启轩

### 瓦尔兹娜·摩尔特（贝拉鲁斯 Belarus）



Valzhyna Mort (1981-), 出生于贝拉鲁斯（俄罗斯、乌克兰、波兰、立陶宛交界处），目前欧美最热门青年诗人之一，在斯洛文尼亚、波兰、德国、美国均获过奖，2008 年在美国出版了第一本贝英双语诗集，由普利策诗歌奖获得者弗朗兹·莱特夫妇联手与她自己共同翻译，好评如潮。现居美国华盛顿特区。贝拉鲁斯 1991 年独立，但语言上仍有被俄语同化的趋势，瓦尔兹娜移居美国，英语非常好，但坚持用小语种写作，是一种姿态，也见其思想的独立和成熟。她从音乐转向诗歌，其诗歌的节奏感和音乐性都很强，她在用英语朗诵时还喜欢强调谐音，比如 pitch（音调），bitch（母狗）。作为一个 80 年代出生的青年诗人，她也许在文本建构上还欠火候，但语言之犀利，思考之尖锐，语调之诙谐，都超出同代诗人。（注：本译者强烈反对把“贝拉鲁斯”译为“白俄罗斯”。）

## 一首关于白苹果的诗 A Poem About White Apples

白苹果，夏天的第一枚苹果，  
皮肤细嫩如婴儿，  
香脆如冬天的白雪。  
你的气味让我睡不着，  
这就是死人  
怎样困扰凶手的梦境。  
白苹果，  
这就是每年七月 地球  
怎样在你的体重下变得更重。

*在这里只有垃圾闻起来像垃圾.....  
在这里只有眼泪闻起来有盐的味道.....*

我们摘苹果  
像绿色海洋花园里的贝壳  
刚刚离开母亲的乳房，  
我们学习  
用牙齿去接近一切事物的内核。

*那么为什么我们的牙齿像棉絮.....*

白苹果，  
在黑水里，滋润  
渔民，自己溺死。

## 贝拉鲁斯语（1）BELARUSIAN I

甚至连我们的母亲也不知道我们是怎样出生的  
怎样趴开她们的大腿 爬到这世上  
同轰炸之后你从废墟里爬出来的姿势一样  
我们无法分辨我们谁是男孩谁是女孩  
我们饱食灰尘 以为是面包  
我们的未来  
是地平线的细线上一个体操运动员  
在表演  
以最高的音调叫  
母狗

我们生长在这样一个国家  
首先你的房门被粉笔抚摸  
然后黑暗中一辆战车抵达  
人们再也看不见你  
不过那些车上  
既不是武装人员  
也不是带镰刀的流浪者  
这就是爱怎样爱来造访我们  
然后蒙面袭击

只有在公厕里是完全自由的  
没人介意我们做什么  
我们与夏天的酷暑和冬天的雪搏斗  
然后发现我们自己就是语言

我们的舌头被割掉后我们用眼睛说话  
我们的眼睛被戳破后我们用手说话  
我们的手被切断后我们用脚趾头说话  
我们的腿中弹后我们点头说是  
摇头说不 我们的脑袋被生吞活吃后  
我们爬回睡眠中的母亲肚子里  
仿佛爬进防空洞  
再出生一次

而地平线上我们未来的体操运动员  
正在跳跃 穿过太阳的  
热箍

## 眼泪工厂 Factory of Tears

而且再一次根据年度报告  
最高的生产效率成果  
又是由眼泪工厂完成。

运输部砸破鞋跟之时  
心脏事务部  
歇斯底里跳动之际  
眼泪工厂正加夜班  
节假日里创下新的纪录。



当粮食提炼站  
试图消化又一个灾难  
眼泪工厂采取经济优势新技术  
回收过去的废物——  
以回忆居多。

年度员工的照片  
挂在眼泪墙上。

我在英勇的眼泪工厂领取伤残救济金。  
我的眼睛长出老茧。  
我的面部复合骨折。  
我从我创造的产品里获取工资。  
而且我这样很快乐。

*Translated by Ming Di* 明迪 译

## 玛丽安·阿拉-阿姆佳蒂（伊朗 Iran）



Maryam Ala-Amjadi (1984)，出生于伊朗德黑兰，6岁随父母去印度（父母在印度读完博士学位后全家回到伊朗），17岁获得伊朗文学马拉松银奖，19岁出版第一本诗集《我（宾格），我（主格），我自己》（波斯语-英语双语），2006年大学毕业，主修英语，2008年就读于美国爱荷华国际写作班，2009年在印度 PUNE 大学获得英语文学硕士，2009年出版第一本译著（从英语译到波斯语），2010年出版第二本诗集《吉普赛子弹》（英语）。

### 疯狂的法律（节选）

#### 警告第一条

这不是一首诗  
我只是想要你  
听听我没有说出的话  
而且我保证  
这不是我的眼泪

我最后一次哭  
是七岁时  
丢了棒棒糖  
也许我太小了不应该吃

现在我长大了连苹果都不能要

我甚至连夏娃都不是，我知道  
成为夏娃需要三个先决条件：

一，必须有一个小丑，就是人们叫做  
撒旦的——让我们大笑  
足以吵醒死人

二，必须非常漂亮，最好  
精力旺盛，旺盛到混淆自己的肋骨

三，必须有一棵树  
这棵树会成为摩西之杖  
在后来的日子里  
掐打

嗅闻

以及...

最后成为三个点  
以“唉！”结束

*Translated by Ming Di*

## 朱丽汉娜·弗里奇科夫斯卡（马其顿 Macedonia）

Julijana Velickovska (1982-), 出生于马其顿首都斯科普里, 比较文学专业毕业, 除写诗、译诗, 还爱好绘画、摄影, 第一本诗集《蚊子》2010 年出版, 配有自画铅笔画。曾做过职业会计, 后辞职专事翻译, 出版, 创办了高加索书店。VPN 诗歌节理事。



### 国家地理频道展示我的心脏

是海豚，疯狂  
从严酷的训练中  
逃脱。  
是猴子，伤心  
从好莱坞马戏团  
被开除。  
是变色龙  
是你鱼叉上的美食  
也是保证美食的载体  
源于核废料  
在颜色灰尘里  
消解

## 蚊子

就这样，我自己  
把血洒了出来  
我一个秋千  
血  
就脏污了墙壁  
你感到满足  
甜蜜的复仇  
这是否就是自杀？  
我从别人身上  
洒出自己的血  
这是一种奇怪的感觉  
看到自己的鲜血  
在墙上留下污迹  
你还活着

## 恐惧箱

我有一箱恐惧  
每一次我经历的不安  
都放在里面  
我一直这样  
自从我能记事起  
我喂养它，它是我的宠物  
抑或我是它的宠物  
它渐渐长大，消耗我

*Translated by Ming Di*

## 西尔维亚·凯特琳·波恩（美国 USA）

加州惠蒂尔大学四年级本科生，出生于美国路易斯安那州新奥尔良。十五岁开始写诗，从高中起在新奥尔良的艺术创作中心一直写到洛杉矶惠蒂尔大学的英语系，她热爱她的出生地，并从新奥尔良的音乐和建筑以及当地文化中获取灵感。她希望毕业后从事写作和翻译。



Sylvia Caitlin Burn (1990-) was born in New Orleans, Louisiana. From age of fifteen she has been studying creative writing throughout high school at the New Orleans Center for Creative Arts and now in the English department at Whittier College, California. She has a deep love for where she comes from, and finds much of her inspiration in the music, architecture, and culture of her home town.

### 突然一击

巨大的翅膀仍然在振动——  
潮湿的早晨，苦味与血腥交合，  
橄榄果扔进嘴里，咬在牙齿  
与微笑之间，我醉了  
醉于失眠与坚定之间。我如此，  
而他，像丽达的绒毛，脉搏跳动的征服者，  
将征服我而后我们笑着  
因为我们没法不笑，这甚至不是个问题。  
早上 8 点，酒吧里粘湿，挤满了  
同我们一样的人，摇晃着，

从杯中呆望这个世界。  
“这是史诗”，他嘟噜着，从我杯里  
取出一块冰，吮吸  
在唇间然后我们站起来离开。  
我穿上黑外套，死亡行进  
到车上，车上，车上，  
在那里一切都会结束  
然后河水将我整个吞下。  
突然一击，  
他巨大的翅膀在振动。

*Translated by Ming Di*

## 王西平 (China)



Wang Xiping (1980-), 宁夏作家协会会员,《核诗歌》主编,《黄河文学》杂志首届签约作家。散文诗歌集《十日或与七愁》以及编著《小于贰——中国当代诗人访谈》(暂定名)即将出版。现居银川。

## 闲赋

阳光在外，不关乎我的事  
居室里，摆弄三尺草木  
有些花年年开，连它们自己都有点烦  
我看见过，一只蚂蚁扛着黑色苦力  
落在枝头上  
相当于爬上人类的四楼  
空气下陷。空气下无人  
只是地板有点裂  
有别于时间的另一种形态渗出  
花陆续进入纸面  
香气好迷人，抽打鼻翼  
竹节忽然咔嚓，有人在宋词里涂改水墨  
楔形的文字，伤害的是古人  
你微笑着，终于脱下青袖



从牙缝里露出那么多沙子。那一刻  
流水也急了  
所有的语言患上了苍白  
瞧那些木质的耳根  
也被听得疯狂发黑

## 杀戮

想必你畅游过针孔的内壁  
药水制作的声音，停靠在污渍上  
紫色的菜，白色的房间  
红色的绿灯。穿过这条街  
在什么银行里存取什么白云  
我见识过真正的水漂，出自一个  
微波粼粼的人  
他骨子里的隐士精神，整齐划一的手势  
跟着春风大搞雨水主义  
人最终是要死去的，还好我们都有想法  
可以阻止水不在河里  
允许有突然咬住绳头的冲动  
最好保持干净  
但不要在病床上

## 沙织（China）



Sha Zhi (1983-) 出生于河北石家庄，2006年毕业于燕山大学电气工程系，2007年开始诗歌与短篇小说创作，写有诗歌数百首，小说70余篇，诗歌理论文章若干。作品散见于《中国诗歌》、《诗歌月刊》、《汉诗》、《诗选刊》及“诗生活”等文学网站。曾任英语教师，现居广州。

## 山崩记

我们终于同时踏上，一辆缓慢的，搭着乌蓬的牛车。  
赶车人抽着烟袋，你束带低垂，我环佩清响。  
暮秋的云野，一片空旷。

那么，是该谈谈，纯粹的时候了。  
生存史兵分两路，一边是鹰的毛血，  
一边是残阳夕照，山川花卉，落于纸上。

但凡是时间加诸于身的，经验的尘垢，  
都闪烁着爱。至于还隐藏着别的什么，我们暂且不说。

假如你路遇华盖，躬身叩拜，你只是在  
演练心性。帝王将相，是帝王将相的兄弟，  
你有你栖身的酒葫芦。

对我而言，  
真意不过是月夜涉水，和一万株草的名称。  
还有什么更值得记载？

那么，你为什么侧目窗外，缄默如铁？  
两个人安坐徘徊里，让宽恕找不到归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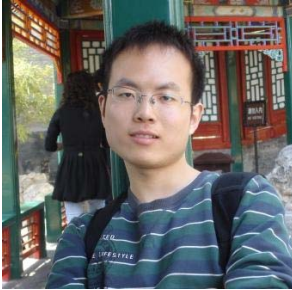
这一刻你突然无声地，执着地，越下车辙，  
毫无预兆地，跌进途经的黑泥塘。

110 信号短路，路人还没带救生圈。  
我只能呼号，加用竹竿打捞。

钩上来的只是尸体的蝉蜕，和彻底的寂灭。  
于是我猜到，你只是预设的影子，是了不起的盖茨比  
无法相见的黛西。

即使时空逆流，在这地球上，  
也让海盗的归海盗，佛陀的归佛陀。  
两者没有中间词。

## 崔柏（China）



1984 年出生于陕西。曾就读于清华，现居伦敦，帝国理工学院材料系博士在读。出版有诗集《女娲的洪水》。获第五届未名诗歌奖等。

Cui Bai (1984-) was born in Shaanxi, China, graduated from Tsinghua University. His debut, *Flood of Nvwa*, was published in 2008. He has received awards such as the Wei Ming Poetry Prize (2009) and the first prize of two national poetry competitions. He is now a student at the Imperial College in London.

### 旅英时期

#### 感梦·情绪之 3

推开门即是海  
我不知道你在哪里

我们的屋顶依着山，房屋依着月  
立冬悬挂其上

你带来了一片雪花飞舞  
伫立在壁炉的火焰中  
温暖而且幽蓝

树皮撕开花朵的装束

鱼群的声音凝固

黄鸟扑钟

多么旋转啊，一天的梦境

大海，银，古寺的烟

悄悄渗出土壤

雪白的脚仿佛吸纳一场无声的葬礼

## HOSPITAL

Nobody knows where the smoke  
came from.

It seems to call up the basis  
of all buildings, and then  
suddenly disappear in a volcanic  
alchemist's furnace  
swiftly shouting out like a retreated lion  
who was turning its dying eye-crystals.

A fly that looks like a stamp  
printed in the blue of Britain,  
in strangers' memory, walking under  
the long dim train lamps.  
It was like a rhythmic violet breaking their silence.

By Cui Bai 2009 (ed. by PEW 2011)

## 茱萸 (China)



本名朱钦运，生于1987年，籍贯江西赣州。2004年开始诗歌写作并发表作品，2007年起兼事诗歌评论及随笔写作，著有诗集《仪式的焦唇》、随笔集《浆果与流转之诗》等。曾获《星星》诗刊评选的2008年“中国·星星年度诗人奖”及2010年“未名诗歌奖”等奖项。现居上海，于同济大学人文学院攻读外国哲学博士学位。

Zhu Yu (1987-), pseudonym for Zhu Qinyun, young poet, critic and essayist in China, currently studying western philosophy at Tongji University for a doctoral degree, author of *Charred-lips of Ceremony* (poetry) and *Poetry of Berries and Changes* (essays). He was awarded *The Annual Poet Prize* by the STAR Poetry Magazine in 2008 and the *Weiming Poetry Prize* (Peking University) in 2010.

## 风雪与远游

若觉得这会是一次更深的失败，那么你便错了。  
它们只是一样的模具，在没有差别的四季，  
给我一个无能为力的开始，  
于午夜聚啸，出产类似的影子。  
如今，我们在汉语内部遭遇芳草、流水和暖红，  
无处不在的现代性，那非同一般的嚎叫。

你不知道，有些生动的植物以及  
值得道说的枯燥细节仍在左右着我们的步子。  
部分人在场，另一部分人抽身，

你从来都不是风雪背后假想的敌人，  
能够见证时间的下坠。

一枚橙的汁液中我们怀念汉语，身体的  
隐秘部分浸没其中。小腿的光滑弧线痴了，  
还有骨骼、关节、血肉和毛发，它们  
左右着词与词的相逢和零落，它们断言：  
“不生长植物的季节，是干枯的”，  
但是这残缺之上的完整可以被触摸，  
是所有的光辉，让我们激动。

可设计一场情节显豁的远游又能如何？  
你能在二月的阳光之浅里提炼出湛蓝？你能  
在赭石色的花朵里取消比喻？  
你道不明这样的午夜之轻、风雪之面具，  
它们具有虚构的全部特征。掌握它就意味着，  
为造物而生的机窍，在你我的掌心静泊。

## SNOW AND TRAVELING

If you think it's a serious failure, you're wrong.  
These are the same molds, in these seasons that run into one,  
that give me a powerless start.  
We cry at midnight together, producing similar shadows.  
Now, we meet grasses, running water and flowers within Chinese,  
And everywhere modernism, an unusual howl.

You do not know, some lively plants and

The boring details worth mentioning still overwhelm our steps.  
Some people are present, while others are withdrawing.  
You're never the imaginary enemy of snow,  
But can witness the fall of time.

We cherish Chinese in a glass of orange juice, into which the hidden parts of  
The body are immersed. The smooth arcs of legs become senile,  
The bones, joints, flesh and hair  
Control the meeting and withering of words. They assert:  
"A season without plants is shriveled."  
But the sense of completeness exceeds the fragmentation  
All that blazes within makes us excited.

But what can you do, even if you design a journey with a specific plot?  
Can you extract blue from the shallow of February? Can you  
Abolish the metaphor in mud-red flowers?  
You cannot clearly describe the brightness of a midnight, the mask of snow.  
They all have fictional characteristics. Mastering them means  
The secret that is born from creation anchors quietly at the center of our  
palms.

*Translated by Zhu Yu and Neil Aitken*



## 李浩（China）



Li Hao (1984-) was born in a village of Henan, China, with Catholic given name Austin, winner of Yulong Poetry Prize and Peking University Wei Ming Poetry Prize. He self-published his first poetry book in 2007, *The Ladder of Deconstruction*, and co-sponsored an independent poetry magazine, *Ladder*. He graduated from Wuhan University and now lives in Beijing.

1984 年生于河南。圣名奥斯丁。曾获宇龙诗歌奖，北大未名诗歌奖等。著有诗集《消解之梯》（2007 自印），2008 年与友人创办民刊《阶梯》。曾就读武汉大学，现居北京。

### 冬天的诗

楼群在我眼前，它们并肩孤立着。  
天空于它们中间，空出了一条  
永久的狭道，任凭风雪穿梭。

我坐在窗前的阳光中，看着它们。  
似乎一个入口。土地上丰收的  
静物，从此，江水一般涌向我。

我闭上眼睛。下午是搬不动的，  
一天可以是很多天。我脑中的  
宇宙，是一只鸽子落在楼顶款步。

## A POEM FOR WINTER

Before my eyes stand buildings, shoulder to shoulder with solitude.  
Among their emptiness, the sky lets out a road,  
Which is narrow forever, just to make the wind and snow shuttle freely.

Gazing at them, I sit in sunshine facing the window.  
It seems there's an entrance. From there,  
the harvest of still lifes pour to me as rivers.

I close my eyes. No one can take away this afternoon,  
one day could be many days. The universe, in my mind,  
is a pigeon walking on the roof with deliberate steps.

*Translated Rong Guangqi and Neil Aitken*

(Rong Guangqi (1974-), associate Professor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at Wuhan University, China.)

## 邱启轩(China)



1984年生于山东省滕州市，现就读于美国UCR MBA专业，曾获未名诗歌奖。Qiu Qixuan(1984-) was born in Shandong, China, currently an MBA candidate at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Riverside, USA. He had previously won the Weiming Poetry Prize from Peking University.

## 蝙蝠

月光不为你设，而夜晚是  
屋檐和树枝好像也有意义  
你穿梭其间像一只鸟  
翅膀和行迹深深迷惑观众  
我从鸟的方向看你，想你是鸟  
这也是大自然最严酷的镜子法律  
你不属于任何夜晚  
却如睡梦般只在夜晚出现  
你的生存显得过于玄妙  
我其实看不清你的形体  
无法抚摸你黑色的绒毛  
唯在梦醒后感觉那最高度的形式  
在白天找到你身体的人，彻底地  
一种深刻的荒谬摧垮他全部的世界

## BAT

The moonlight is not for you, but night is  
when eaves and tree branches seem so meaningful  
where you shuttle like a bird  
Your wings and flying tracks baffle those who watch you  
but I watch from a bird's direction, thinking you are a bird too  
and this is the cruelest natural law of mirrors  
You don't belong to any night  
but you appear only at night like dreams  
I find your existence overwhelming and puzzling  
but I can't actually see the shape of your body  
or touch your black hairs  
I can only sense your height when I wake up  
Whoever can find your body in daytime  
would be destroyed by this profound absurdity

*Translated by Ming Di*

## 爱情之歌

爱情不会结束  
只能开始，再开始

有如个体的死亡  
有如明天

它快乐时创造了一整座天堂  
它离开时幸而留下赞美，比地狱多

爱情不会结束  
只能开始，再开始

让另一个痛苦挤进心房  
使原来的痛苦减半

就像把植物不断压进煤层  
往旧物上压，再压进去一些

但愿最后的火焰安静地燃烧  
温暖的光芒陪伴着年迈的博尔赫斯

## SONG OF LOVE

Love will not end  
It only starts, and starts again

like the death of an individual  
like tomorrow

It creates a heaven when it's in joy, and  
leaves praises behind when it's gone, more than hells

Love will not end  
It only starts, and starts again

letting more pain squeeze into your heart  
to make the old wounds heal halfway

like pressing plants into coal seams continuously  
pressing into old materials, deeper and deeper

If only the final flame would burn quietly  
with a warm glow to accompany the aging Borges

*Translated by Ming Di*

## 杨炼与赫伯特互译

### 杨炼小序



William Neil Herbert（威廉 • 尼尔 • 赫伯特），好像先天有双重身份。他1961年出生于苏格兰的邓迪，在英格兰牛津大学毕业，诗作既用苏格兰语也用英语写，甚至当教授也选在了苏、英语言交界处的纽卡斯尔大学。贝尔（Bill—— William的简称）是当代英国最活跃的诗人之一，他活跃的能源来自他自己的七部作品，读他的诗，我能直接看到这位诗人的头脑，像一面擦拭明晰的透镜（犹如他的眼镜片儿），冷冽剖析着看到的一切。他的诗，不经意中透出极端的精致。貌似简单的语句，其实很讲究形式。英语意象的具体（感谢庞德吧！），和苏格兰语的音乐，互相渗透，控制力极好。连有时玩的苏格兰方言，也在借俗语加强典雅。例如这首《仲夏灯之夜塔》（当然是翻转莎翁的《仲夏夜之梦》，同时巧妙嵌入诗人家住的一座叫做“老高光”的灯塔，第一节中的“Simmer-Dim”，i和m的谐音，可谓重重叠叠，字典上根本查不到，只能直接向诗人询问！原来是一个苏格兰特别的词，专门形容黄昏将至那浑噩时辰，我把它翻译成“夏日迟暮”，差强人意也。不过，这样讲究的诗人，租来参加数次举行的中英诗人交流，特别是诗人互译，却是天赐！我的几首诗，经贝尔和我一同翻译，都是朗诵会上的精品。请注意下面《散步者》中，一个“到”字提示的层层向下（向更深处）的漫游；或《紫郁金宫：慢板的一夜》里韵脚的安排，思想必须通过艺

术呈现之，原作极端了，才能挑战极端翻译，从而构成极端交流。反之，不提出形式要求的原作，当然任由译者横行，这正是不少译文竟然高于原作的原因！诗人，小心哪！贝尔目前正和我一同编辑一部崭新的当代中文诗选，四百页全英译，将由英国著名的血斧出版社明年出版。这是一部绝对不走捷径的诗选，不容忍诗之外任何非专业因素，混淆诗歌的标准。这部诗选要说的话是：诗歌的专业门槛，最高！仅仅会写字，离诗人远着呢。

## A Midsummer Light's Nighthouse

1

In Winter the Old High Light speaks  
the language of the sea winds  
and the hail: cold unwraps itself, sheet  
after sheet, around its weeping edge.

In the spring it rediscovers sunlight,  
lets the clouds peel off like gulls  
from its lead-lidded eyeball. The earth wind mouths  
against the landing door, yammering and keen.

But in the simmer-dim and dark it talks  
in its own dialect: sudden as a stairwell  
and silent as a corridor when the light-switch  
flicks, it tells me how to listen.



2

Where do you think the music comes up from,  
manifested in the taut ropes ringing  
off masts of fishing boats, the grunt of motors rippling  
like a fat moon's dribble on the river  
and the knocking tread that's boxes, dropped upon the quays?

Where do you think the music groups itself  
before the year turns over in the night?  
It's propped against these timbers like a giant lens;  
it's like a sunfish that's warmed itself in top waters  
the eye flashing as it rolls away and drops.

3

It is by how we translate silence that  
the dead become retongued: listen to  
this empty air that fills two centuries  
and more of chamber with the dreaming crush  
of families: how it holds the creases in  
their faces, how it's poised between their breaths.

4

Let the admiral slither from  
his pedestal, turned from guanoed marble to  
white walrus, a crawling beluga,  
and pipe in his ship-whistle voice canary songs

of old calamities, wars dissolving on water.

Let the smuggler woman come  
in her jellyfish petticoats, ribbons fouled with sons,  
smearing the walls with rum-thickened venom,  
and slur in old tobacco tones her press-gang blues,  
her welcoming couplets like cold thighs.

5

The sea does not bring forth in Autumn  
like an orchard - it draws back  
like a page that's pinched for turning.  
We read in it abeyance, not a swell.

Therefore the mind exerts its right  
to halt the story, poise us on this sill  
before the river sweeps the chimes away  
and buries yet another solstice out at sea.

These other lives that surged before us,  
let them be the gap before this midnight's tick:  
our own no more inhabitable void succeeds it,  
and the High Light is our common home.

## 仲夏灯之夜塔

一

冬天，老高光灯塔说着  
海风的语言  
和电子：冷解开自己，一片  
接一片，绕着抽  
泣的边沿。

春天，它又一次发现阳光，  
从它铅皮遮盖的眼球  
云朵飞散如鸥鸟，大地的风喃喃  
贴紧塔内的平台，口吃而锐利。

但在夏日迟暮和黑暗中它吐露  
自己的方言：猝然如一口楼梯的深井  
寂静如一条门廊，当灯的开关  
一抖，它教我如何去听。

二

你想，这音乐自何方响起，  
它来自渔船的桅杆和绷紧  
绳索的撞击，马达的呼噜波荡  
像河面上一轮臃肿的月亮滴淌  
或卸下的鱼篓，声声砸向码头？

你想，这音乐在何处合成自己？

当一年即将翻转进入此夜，  
它像块巨大的透镜斜斜撑着楼板；  
它像条鳐鱼浮上水面晒暖自己  
侧身沉落时眼睛闪闪发光。

三

就这样我们翻译寂静  
死者再次开口：聆听  
空空的大气用被梦碾碎的家庭们  
充溢两个多世纪的房间：  
就这样用他们的脸攥紧皱纹，  
就这样平衡于他们的呼吸间。

四

让舰队司令倾斜着滑离  
他的基座，从鸟粪覆盖的大理石移向  
雪白的海象群，一条悠游的小白鲸，  
他的船笛吹奏古老灾难的  
金丝雀之歌，战争消溶在水上。

让走私的女人在她的海蜇衬裙中  
来到，缎带缠结着儿子们，  
用罗姆酒调浓的毒液抹墙，  
用陈年烟草的音色哼哼一首抓丁队蓝调，  
她的迎迓对开如冷冰冰的双腿。

## 五

海不在秋天分娩  
像果园——它退落  
像捻起翻动的一页  
我们读它的休止，风平浪静。

于是意念施展权力  
截断故事，在窗台上平衡我们  
趁这条河还未清扫净钟声  
还未将又一个夏至葬入海底。

让迎着我们汹涌的生命，  
像午夜的嘀嗒之前一道横亘的裂缝：

此后是我们住不进的空虚，  
这高高的光是我们共同的家。

*Translated by Yang Lian*

Yang Lian (1955-) was born in Switzerland. He grew up in Beijing and left China in 1988 when invited to New Zealand and Australia. He has lived in London since 1997. He has been well known in China since the 80's and is one the misty poets still active today. Board member of International PEN since 2008.



杨炼原作：散步者

水下的金鱼是否会歌唱一座城市的兴衰  
河边一排钻研羽毛的天鹅  
是否在刻划 揽镜自照的少女  
风声灌满了他散步的自我  
        被黑暗中一条街领着  
到这片沼泽里 脚陷下一寸深  
绿漫出堤岸熟读冬天的无奈  
一场雨后 草叶破碎的膝盖到处跪着  
一块云虚构一次日蚀  
他在地平线远眺中忽明忽暗  
        繁衍有只雁整整叫过的一夜  
到这个遗忘里  
感觉被河谷温柔地吞下去  
感觉自己已变成河谷 一株枯柳  
爆炸的金色 投掷一只不停分娩天空的子宫  
        听木栅栏在风中呼啸  
        被钉死才拦住日子  
到达水和血湿漉漉的相似性  
沉溺等在这儿 小酒馆絮絮叨叨的未来  
锁着门 一城市的他端着冷了的杯子  
        象个被栽种的呼吸  
走得更远 埋进老铁桥的骸骨  
不可能再远 大丛暗红锈蚀的灌木  
逼入窗户 阳光鬼魅地一亮  
提示他头上定居的阴沉沉的水位  
        呛死的风景到了

黑暗中拆散的  
孤悬的台阶到了

## **Stroller**

Whether the golden fish sing about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city or not  
a line of swans on the riverbank study the book of their feathers  
whether they model girls with mirrors or not  
the stroller's self is filled completely by the sound of the wind  
    led by a pitch-dark street  
towards this stretch of marshland where feet sink in an inch  
the banks overflow with green which knows winter's weakness only too well  
after the rain the grassblades kneel on broken knees  
one cloud invents an eclipse  
the horizon watches him abruptly change between light and dark  
    breeding a night  
    in which a wild goose calls him continuously  
towards this act of forgetting  
feeling softly swallowed by the valley  
feeling he has already become the valley an empty willow  
which throws out a womb in a golden explosion endlessly giving birth to the  
sky  
    listening to the wooden fence shout in the wind  
    so nailed to death it stops the day  
he arrives at the shared wetness of water and blood  
where drowning waits the chattering future a little bar  
with a locked door he is the entire city holding a stone cold cup  
    as though planted, panting

walking further to be buried in the skeleton of an old iron bridge  
walking impossibly further   rusty blood-red bushes  
burst through his window   ghost-like sunlight appears once  
revealing the swollen dark water-level settled over his head  
the drowned landscape is here  
in the dark the separated  
lonely hanging step is here

*By Yang Lian*

*Translated by William N. Herbert and Yang Lian*

### 杨炼原作：紫郁金宫：慢板的一夜

后宫里的一夜总有月光   玉阶和珠帘  
却都是想象的   一束花衬着壁纸的蓝  
想象   妃子的紫衣下一堆雪在坍塌  
急急等待被占用的雪   用结晶慢慢  
转身   每分钟向内卷曲着慢慢舞蹈  
一束郁金香璀璨的衰败脱下一场自恋  
一种紫色的耳语   必须喘息着说  
只对那人说   当他重重碾压着花瓣  
一滴紫色的奶   像妃子急急等待被吸尽的  
想着   全世界就涌进一根滚烫的脉管

后宫里的火   总有舌头百般的顽皮  
被修剪的尖   舔到皮肤的空 午夜之绿  
绿如片片堆叠在妃子脚踝处的叶子



那人的宠爱 一场来自所有方向的沐浴  
浇淋他的花 乳头的紫玉小碗斟满了  
报复一个时间 大海沉积在色素里  
一束郁金香一夜从女高音滑入女中音  
今夜 霸道之美对称着流逝的诗意  
妃子只为那人保存的幽香 只交给他把玩  
紫色的慢慢粉碎 丝光停不住时

后宫里总有闪烁成一个蕊的磷光  
一根针指挥着 肉体四季被演奏的欲望  
一种镂空的剪裁 镂空至妃子的生死  
壁纸蓝蓝如一次缝合所有伤痛的狂想  
只一次 花影中日子咬下的牙印  
就无限发暗 这夜色无限鲜嫩 刺绣到身上  
原初那次 紫 像滴慢慢涸开的奶  
慢慢被宇宙吸收 纵容那人的黄 那么黄  
凝视中赐给妃子一个黑尽的语法  
当花瓶像个词圆圆贴着手掌

## **A Night in the Purple Tulip Palace (Adagio)**

In this seraglio night always consists of moonlight, jade steps and a curtain  
of pearls  
all imaginary a bunch of flowers against blue wallpaper  
imagine caving in under the concubine's clothes a mound of snow  
snow waiting impatiently to be possessed its crystalline body slowly  
turning constantly curling in on itself in a slow dance  
a bunch of tulips divesting itself of the love of self as it brightly declines

a kind of purple whisper which must be spoken breathily  
addressing only him as he crushes the petals heavily  
a drop of purple milk like a concubine impatiently waiting to be sucked  
concentrating the entire world into one burning duct

In this seraglio fire always has the rude playfulness of tongues  
a pointed tip licks the emptiness of skin midnight's cling  
green like leaves gathered at the concubine's ankles  
his preference for her a shower coming from every angle  
watering the flower the little purple bowl of her nipple fills  
in revenge against time the pigment holds ocean's deepest spoils  
a bunch of tulips slips in a single night from soprano to mezzo  
tonight tyrannous beauty is balanced by this aesthetic of erosion  
this evasive scent which the concubine keeps for him alone and only lets him  
savour  
when the silky light can't stop purple very gently splays open

In this seraglio there's always this dead bone phosphor light becoming a  
pistil's gleam  
conducting the body's desire to be played for all four seasons  
carving out this hole cut through the concubine's sculpted days  
the wallpaper is blue like a crazy mind sewing up all past pains  
only once the hours' bitemarks into each flower  
darken endlessly the night is stitched onto flesh endlessly fresh and tender  
once in the beginning purple gradually spread like a drop of milk  
slowly absorbed by the universe which sees his lasciviousness and winks  
by staring he bestows on the concubine a totally dark grammar  
the vase is like a word resting between the hands

*Translated by William N. Herbert and Yang Lian*

## 陈黎与梅儒佩互译

[编者按：年初在台北，经由联经出版社林伯爵先生引见，认识了德国汉学家梅儒佩，对他的小册子《猎言》印象极深。回到洛杉矶之后收到他寄来的《猎言》电子版，遂问能否刊于《诗东西》，答曰当然可以，并寄来台湾诗人陈黎翻译的九首梅诗，本刊立刻邀请二位加盟诗人互译专栏。《猎言》将在下一期刊登。]

陈黎前言：这次与 Rupprecht Mayer 互译彼此的诗，可算双重互动。他结集了一本小小说，我读之以为系散文诗，认定他是诗人，上网找到他写的一些德语短诗，藉在线翻译与字典之助，觉得颇有意思，乃问是否可与“中文通”的他合作，将之译成中文。Mayer 先将德语原诗初译成中文（虽是初译，处处可见其推敲、斟酌之心），我再对照原诗将之改译成第二稿，寄回 Mayer 看何处有疑或不妥，如此反复多次，直至定稿。他译我的诗则稍有不同，他直接译成德文，我根据我有限能力，询问某些字词或分行方式是否妥当，再由他调整至满意止。



**Rupprecht Mayer**（梅儒佩）简介：1946 年生，德国

诗人、小说家、汉学家，现为德国驻上海总领事馆领事。译有舒婷、顾城诗选 *Zwischen Wänden* 等多种中国现代与古典文学作品。著有小小说集《三级跳远界琐事》。他的诗情节制，冷静知性的外衣内暗藏深浓的感性，并且不乏一种“半黑色”的幽默或嘲弄。在《当你走过时》，他

以虚为实，化无为有，替没有结果的暗恋争取主动解释权，企图自欺欺人地在妓女身上寻求爱的慰藉。此诗叙述语调镇定，但其背后所隐含的近乎呐喊的纠结情思，令人不禁想起十九世纪末英国诗人道森（Ernest Dowson）的名句：“我心寂寥，苦于昔日的激情， / 是的，渴望一亲我欲求的嘴唇： / 我一直忠于你，赛娜拉！以我的方式。”《200X 年秋天》一诗，藉由无法掀动的冰冷嘴唇，感叹亲如母子间的疏离，未能在母亲生前走入她的世界细细聆听她的故事。《一日胜利者》则借“环法自行车赛”中“当日冠军奖”之类似概念，写每日生活的奋斗者。梅儒佩“举重若轻”的叙事功力在这些诗中清楚可见。

## 当你走过时

当你走过时  
你一眼都不看我  
但直到今天依然在  
梦中用你的舌碰我  
你把手藏在大衣口袋里  
让我一生一世感觉其在  
你该满意了  
我再也不看任何人  
我用钱请人捂住我的眼  
一年一次  
我吻你的脖子  
在好心的妓女身上

## 200X 年秋天

你的嘴唇  
一动也不动  
但从它们的形态看来  
你仿佛现在想告诉我  
那个我从未问过你的  
故事：  
母亲

## 路的边沿

草地常常显得俗气  
如果太大  
如果草太多  
有的路  
确实太长  
平淡的土上  
嵌着些卵石  
但路的边沿  
路的边沿，我跟你说  
总是妙不可言

## 我和你们

我走过城市  
别问我

我走过树林  
别叫我

我翻山越岭  
别跟我

我寄给你们信  
别看

## 洞口

洞口的水  
深仅及脚踝  
却冷了  
好几世纪

石笋们轻声呼喊  
邀请那因阳光而晕醉之人  
入内共舞

## 明天我一定会回来

夜半时分  
所有人都上了床

多可笑啊

我坐在我的田地上  
腿埋在土里

明天我一定会回来

## 罪责

我的手指  
没接好  
我的肚子  
在我旁边  
我的脑筋不怎么动

时间犹有余

也许  
它搞错了，把我和  
另外一个人混在一起

## 一日胜利者

用湿毛巾

把梦

从眼窝擦掉

用硬领带

把夜晚蠕动的虫子

绑成脖子

才早上八点

你们已经胜利了

## 诗向前生长

诗向前生长

以键盘

以笔

或咕哝作响的

一个长蜗牛壳

将自身旋转而出

令头皮和太阳穴发麻

坐着的时候已感

其重

我必须查一下

独角兽以什么姿势



入睡

*Translated by Chen Li*

## 陈黎原作：夜间鱼

在夜间，我变成了一条鱼  
一个因一无所有突然富有、自由起来的  
两栖类

虚无？是的  
虚无一如浩瀚的太空  
我泅游在比你的阴道还湿还黑的夜里  
像一个四海为家的人

是的，宇宙是我的城市  
从我们任何一座市立游泳池往下望  
欧罗巴只不过是一块干瘪的猪肉  
而亚细亚正像是臭水沟旁的破茶碗

去装你们的甜蜜亲情吧  
装你们伦理、道德的白开水  
装你们隔天换一次的洗澡水

我是一个一无所有又一无所惧的  
两栖类  
栖息在浩瀚的宇宙  
栖息在你日日夜夜的梦里

一个栉风沐雨的沐浴者

大条大条地游过你的天空  
游过你无所逃遁的生死

你还要夸耀你的自由吗？

来吧，体认一条鱼  
体认一条，因你的弃绝，突然富有  
自由起来的太空鱼

## *der nachtfisch*

nachts wurde ich fisch  
ich habe nichts mehr und bin plötzlich reich und frei  
amphibisch

nichtig? ja  
nichtig und leer wie das grenzenlose all  
ich schwimme durch eine nacht  
noch feuchter und dunkler als deine vagina  
bin überall zu hause

ja, das all ist meine stadt  
gleich wo ich hinunterschaue  
von welchem städtischen schwimmbad auch immer  
ist europa bloss  
ein verschrumpelter klumpen schweinefleisch  
asien gleicht  
einer kaputten teeschale neben einem stinkenden kanal

voll von eurer leeren  
süssen zuneigung sei sie  
füllt sie mit dem abgekochten wasser eurer ethik und moral  
füllt sie mit eurem badewasser, das alle zwei tage erneuert wird

ich bin ein habenichts und auch ein fürchtenichts  
als amphibisches wesen  
niste ich im endlosen raum  
niste in deinen täglichen nächtlichen träumen

wind und regen trotzend bade ich mich

lässig schwimm ich über deinen himmel  
schwimme durch alle deine existenzen  
denen du nicht entrinnst

rühmst du dich noch immer deiner freiheit?

komm, versetze dich in diesen fisch  
diesen raum-fisch, der plötzlich reich ist und frei  
weil du ihn verlassen hast

*Translated to German by Rupprecht Mayer*

## 明迪与安娜丽莎互译

Ming Di, (aka Mindy Z), a Chinese poet and translator living in USA, author of six poetry collections and three books of translations.

简介：安娜丽莎·阿多洛拉托（Annelisa Addolorato），1975 年出生于意大利米兰附近，长期居住于西班牙，曾在西班牙读比较文学，现执教于马德里和帕维亚两地，出版有两本西班牙/意大利双语诗集《蝴蝶与飞蛾》（2004），《重建庞贝》（2008），以及专著《论帕斯》

（2001），《论西班牙著名女诗人 Clara Janés》（2009）。在印度遇到她时，感觉她的诗有点拉美风格，经她一解释原来是西班牙元素。我们互相翻译了一些诗，这里各选一首。《十里埋伏》，妙在用洗练的语言构成一种涓涓溪流，每到奔放之处就关闸，有一种欲说还休的神秘，抒情之中是知识女性的矜持，一种带有异质的律动。

### 十面埋伏

蜿蜒而精确的流动，  
平稳而坚定的回应那些手势，  
恰如规则所描述。  
——旁视，但却毫不含混，  
抚摸这凝聚的沉寂，  
全身心在场，没有干扰。  
一个垂悬而干净的相遇。  
合情合理，意外，却又准确：  
回声的舞蹈，

在阳光下，人人所见。  
站立，然后继续向前。  
所有的时间，  
在镜子前面。  
繁星在他者的扫视中。  
如快要开放的玫瑰一样接受挑战。  
面对时间。  
恰当的时候。  
白影和暗光  
永不停息地产生，爱。

*Translated by Ming Di*

### 明迪原作：红月亮，蓝月亮

我已过了摆姿势的年龄，顺其自然  
围绕你自转吧。我不需要选择新的角度，

每一个新观测的位置，都引向一个  
未知，诱惑的秘密，而我从瘦小

到丰满，不过是把你设计的体形  
隐藏于镜像中。你我之间的力，互相抵制。

当最短的波长穿透我，十九年一遇  
不过是 once in a blue moon 你乔扮一下埃舍尔，

把你上我下的程序，磨制出新的瀑布，  
让重逢，如初恋的柠檬，掉进杯里。你不举杯，

而是给我引擎，让我飞过千山，还是到你为止。  
你不命令我画“地”为牢，而是为我插上翅膀，

让我自由于鸟笼的轨迹。每天夜晚，我都像一个  
刚掀开面纱的新娘，惊奇地注视你，

看你怎样使我受而不孕，经期不绝。  
而这一生，我都在练习如何将“爱”变成“爱你”。

## LUNA ROSSA, LUNA BLU

Sto raggiungendo l'età del giudizio, e così giro intorno a te.  
Ogni nuova posizione porterà a qualcosa di ignoto, il segreto  
delle attrazioni. Ma piena o piatta, io sono plasmata da te  
nell'immagine di uno specchio, il potere tra noi smentisce.

Quando le onde più piccole mi raggiungono, tu muti la mia curva  
in una luna blu, come Escher, dai Paesi Bassi,  
ha creato le illusioni dei paesi di nessuno. Da diciannove anni  
il nostro nuovo incontro diventa primo amore - un pezzo di limone

che cade nel bicchiere. Tu non sorgi dal bicchiere  
ma mi fai spuntare le ali, e mi liberi  
dalla gabbia. Ogni notte ti guardo come una promessa sposa, acqua  
fresca, vedo come mi fai diventare piena un'altra volta,

e arrivi ogni mese. So che avrò una lunga vita  
da trascorrere e tessere, amandoti facendo l'amore.

*Translated to Italian by Annelisa Addolorato*

## 明迪与 Tomica Bajsic 互译

简介：唐米查·巴吉斯克（Tomica Bajsic, 1968），克罗地亚诗人，画家，翻译，编辑，纪录片制作人，与 Damir Sodan 共同担任克罗地亚诗歌季刊 Poezija 的译诗编辑。1991-95 前南斯拉夫内战期间为特种兵军人。1998 年获得克罗地亚青年诗歌奖，2009 年获得 Dobriša Cesarić 奖。出版过四本诗集，以及旅游散文集，短篇小说集，翻译过大量诗歌，目前创作长篇小说。在斯特哥尔摩一个小诗歌节上认识他时，对前南斯拉夫当代史补了一课。他的诗由专修英美文学的克罗地亚诗人达尔·索丹（Damir Sodan）译成英文，我从英文转译。唐米查的军人气质和艺术家气质常常交错，表现在诗中是一种散漫的激情，然后被他巧妙地转化为流动的节奏，并让它们穿过想象力，抵达词语的净地。战争经历丰富了他的人生，也丰富了当代诗。而在当代诗歌里，军人的声音具有一种特殊的震撼力，生与死突然变得具体起来，近在眼前。但把他标为“军队诗人”就如同给中国青年诗人郑小琼贴上一个“打工诗人”的标签一样对他有所不公，他的作品不是简单地反战，而是通过战争描写世事的荒诞和意义，生命的脆弱及美好。

### 绕圈

有时候我好像活在借来的时间里  
朋友都已死去，散落在墓地问  
就这样从石板上擦掉了，没有一个活到 30 岁  
这些人我曾经与他们分吃面包，  
这些人我曾经与他们睡在同一个沙坑里  
这些人我曾经与他们走过同一个草地，爬上同一辆坦克又倒下  
我的脸摔在地上，盖满子弹和弹壳

（噢亲爱的安静的大地你知道我们的祈祷）  
他们的幽灵时常返回，随着最后一个回声：  
还有果汁吗？一个将要在攻陷中死去的人问道  
照顾一下我弟弟，另一个将被坦克压死的人说道  
第三个努力回忆他是谁，从哪里来  
他的大脑正在慢慢关闭（头部中伤）  
那边是什么？第四个手里攥着一杯红水酒，问道  
他的目光固定在山上，那里已为他设下埋伏  
第五个无声，但他的眼睛宣告：  
死亡。

有时候我感觉仿佛散了架  
半夜起来喘不过气  
隔着敞开的窗子听到阴间的嗡嗡声  
（闻到木棺材里散发出来的人肉烧焦后的糊味）  
基督救世主是乌云中一个持久的新鲜伤口  
电萤火虫奔忙，诅咒，庆祝  
猪食人体肌肤的日子  
那里有一所房子，一百年前曾经是蓝色的  
现在是一个没有屋顶的废墟，无框架的窗户看上去像空洞的眼窝  
里面是残骸，但不知何故一到夜间就活了过来  
被遗弃的阳台上到处是鲜花和灯光  
一位圆圆的黑女人带着头巾  
从生锈的栅栏那边靠过来听它们谈话的细小回声  
它们低声说有三十万人死在那些田野上  
在那里我的靴子丢了鞋底  
在那里我的眼睛淹没到宇宙的泥土里  
在那里我的心脏像根铁绳子，从锚上切断  
嗖嗖地穿过空中，盲目地转圈：  
漫无目的，漫无目的。



## 摄氏 40 度

过街时，我看见一只蝴蝶落在我  
和一个肥胖的提着许多塑料袋的黑女人之间。  
柠檬黄，蓝色，浅黑色——  
我想死蝴蝶怎会有这样的颜色，然后抬头看  
树梢，花岗岩石的山顶，云，这才意识到  
这里是新世界。

*Translated by Ming Di*

## 明迪原作：分身术

在大西洋边的日子里，  
我习惯开车去 Cape Cod，  
从那里向东望，不要说每一艘离岸的船，  
就连细小的浪，也能把我  
脆弱的部分，带回彼岸。  
到了太平洋边，我反倒不适，  
很长一段时间找不到方向。  
一转身，才发现一直往西走，就是东，  
回家的距离很近。  
比这更近的方向问题，反而糊涂我，  
譬如朋友要分手，我不知向哪边好。

下午去超市，在停车场看见一种植物，  
从绿墙上攀出，垂悬于微动中，  
每一朵花都像裂开的两只风铃，  
面朝东西——同一株花蕊，分而不离。

生活可以如此简单，如此艺术。

注：Cape Cod 为美国马萨诸塞州的一个地名，面临大西洋的一个海角。

## ART OF SPLITTING / UMJETNOST RAZDVAJANJA

U stare dane uz Atlantski ocean,  
znala sam se odvesti do Cape Coda.  
Od tamo bih, gledajući na istok,  
svakom osekombila bliže drugoj obali.  
Od kako sam došla na zapadni Pacifik  
gubim smjer, čini mi se da sam još više udaljena.

Gledajući unatrag,  
otkrivam da ako nastavim na zapad  
primičem se istoku, dom je zapravo bliže.  
Ali drugi me putokazi zbunjuju,  
kao kada se prijatelji razdvoje, ili rastave,  
ne znam kojom stranom krenuti.

Danas sam na parkingustrgovačkog centra  
vidjela biljku zanjihanih grančica koje izviruju  
pune narančastih cvjetovarazdvojenih  
u parove zvončića, u susret istoku i zapadu.  
Razasute rastu, ali ne odvajaju se od stabla.  
Život može biti tako jednostavan i lijep.

*Translated to Croatian by Tomica Bajsić*

## 明迪与杰曼互译

简介：Germain Droogenbroodt，住在西班牙的比利时诗人，翻译，出版人。说实话，他名气太大，我有些顾虑，推了好几次，但他坚持要我翻译他的诗，他说要我看他与其他诗人的不同之处。我的理解是，他坚持不叙事，他享受提炼的过程，他要用最少的词语说出最多的话。与类似风格的诗人相比，他不怎么爱玩意象堆砌，而是用尽量少的意象去表现尽量多的意义，“多于/你看见的。”在南欧遇到他之后，我准备去一个地方旅游，他说他曾在那里有一个喷泉旁边写过很多诗，我没有找到那个大喷泉，但突然发现他的诗正像我看到的另一个缓缓向下滴水的小喷泉，从上至下，一层一层往下滴，形成一个曲线的水柱。

### 多在何处.....

一切都比现有的  
更少，却又更多  
——保罗·策兰

黎明不重复  
夜晚的喜鹊  
用黑嘴所写下的

月亮飞蛾不说出  
已被吞噬的

空气中的路交叉  
抹去了轨道

镜片里  
颜色和形状显现

逐渐揭开  
隐藏的

多于  
你看见的。

*Translated by Ming Di*

明迪原作：马修的姨父埋在这里

你一定是带错了路，盲哥，  
雅典人流如车流，车流如水流，  
根本没有人听我们吟咏，  
除了通往海边的有轨电车。

一个没有英雄的时代，  
谁还需要史诗，阿盲哥。

从海边回来后，我们去墓地  
转了三小时，不是对着墓碑  
说话，而是对着那些  
坐在墓碑上的白衣天使注视，

时间在它们眼里没有留下痕迹，

地域国界只不过是墓之间的距离。

（2009.《希腊组曲》之六）

## MATTHEWS OOM LIGT HIER BEGRAVEN

Dit is de verkeerde weg, Broer.

De mensen bewegen zich hier als verkeer,  
het verkeer beweegt zich zoals water stroomt.

Niemand luistert met uitzondering van de tram die naar de kust rijdt.

Een tijd zonder helden, wie heeft behoefte aan heldendichten?

Een tijd zonder geduld, wie heeft poëzie nodig?

Teruggekeerd van de kust ging ik naar het kerkhof,  
en verbleef er drie uur lang, zonder

tot de grafstenen te spreken, maar kijkend  
naar de witte engels boven de zwarte graven.

De tijd liet in hun ogen geen sporen na,  
tussen graven verdwijnen geografische grenzen.

Uit. “De Griekse suite”, 2009

*Translated to Dutch by Germain Droogenbroodt*

## 臧棣与托尼·巴恩斯通互译

Zang Di, 1964 年 4 月生在北京。北京大学文学博士。现任教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曾获珠江国际诗歌节大奖（2007 年）。“长江文艺·完美（中国）文学奖”（2008），“华语文学传媒大奖·2008 年度诗人奖”（2009）；“苏曼殊诗歌奖”（2010）。近年出版诗集有《宇宙是扁的》，《空城计》，《未名湖》，《慧根丛书》。

Tony Barnstone, 美国当代诗人，惠蒂尔学院英文系教授。出版的个人诗集包括《污染》（1998），《悲哀爵士乐十四行》（2005），《洛杉矶魔像》（2007），《战争之舌》（2009）。编辑、合作翻译的中国诗歌书籍包括《空山拾笑语——王维诗选》（1991）、《暴风雨中呼啸而出——中国新诗》（1993）、《写作艺术：中国大师语录》（1996）、《安克辞典：中国诗》（2005）、《中国情诗》（2007）。

### 他希望他已死掉 He Wishes He Were Dead

昨晚他在梦中看见她。她挺身坐在  
镜前，往脸上化着妆；  
并冲着他的影子微笑。但这些都没在空气中  
留下徘徊的痕迹。他睁开发烫的  
眼皮，呻吟着，一脚将被子蹬开。  
她消失在地下，就像个古代的逝者。  
这一切保存在他的脑海里，保存在死亡中也  
保存在玻璃棺柩中。给世界  
塑形的人，请让这无足轻重的人耗尽吧，

请让他变得没有生命。求你了。为什么他非得活着？  
睡觉，偶然梦见——那幻影。  
她只有在睡眠中，才有希望能打破  
镜子，并叫醒他。让他浑身冰凉，  
她也许会微笑。思念她让他慢慢变老。

臧棣 译

## 旧 Worn

他清理着衣箱，里面装满了  
夏天的衣物。游泳衣，冲浪短裤，  
泳镜，叠得整齐的沙滩衬衫，  
全都洗过，被封好，装在塑料袋中。  
可以看到一个丝滑的黑色胸罩，  
紧身的运动短裤，漂亮时髦的黑上衣，  
这一切对她已没有意义，似乎对他也是。  
但她仍能像幽魂一样出没在他的睡眠中，  
咬他的梦。他们曾如此亲近，他感到  
她就像皮肤裹着他，他也像皮肤裹着她。  
直到他们都被磨旧。当怀疑插足进来，她收敛起  
她的爱，锁上箱子，离开了。似乎  
他还能在一件女外套上嗅到她的某种气息。  
哦不，它已洗过。洗得太干净，太干净。

臧棣 译

## 伯克利的街角 Street Corner in Berkeley

“留点零钱买毒品吧？”

那无家可归的人发话了，  
某种物质穿流过他的嶙峋的骨架，  
堆在他的喉咙里，顶着一口痰；  
并开始渐渐将他窒息，  
看不见的一击震得他四肢散了架。。

胡碴凌乱的家伙，他的眼睛闪烁如锡片，  
一面注视着你，一面伸出他的认真的手  
并且再一次重复那要求——

“留点零钱给毒品吧？”

他其实已不能承受那效力。  
突然发作的毒瘾撞击着他，他的笑痉挛起来，  
并扩散到全身，像是有个吻将他揉成一团。

臧棣 译

### 臧棣原作：房屋与梅树

毕竟存在过那样的时刻  
房间里的女人还很年轻  
她站立不动在四月的窗前  
瘦削的双肩栖落两只白鸽

其实很可能并没有白鸽  
而是她那花枝般的姿态  
让我们感到露水滋润的安宁



血液凝结就像暗红的辣肠

那些梅花繁星般饱满  
把春天最初的盛开移近她的面庞  
甚至通过她鲜明的凝神注目  
构成那房间里最深湛的秘密

(1984)

## A ROOM AND A PLUM TREE

After all, there existed a moment  
when the woman in the room was young  
standing still before the window of April  
On her slim shoulders landed two white pigeons

But perhaps there were no pigeons  
It was her branching body  
that made us feel the dew-wet tranquility  
Her blood condensed like our warm hearts

And like stars the plum tree flowered  
illuminating her face with the first blooming  
and through her glowing gaze  
even framed the bluest mystery in the room  
(1984)

*Translated by Ming Di and Tony Barnstone*

## 臧棣与 Neil Aitken 互译

Neil Aitken 艾仁才，中英混血，加拿大籍诗人，在沙特阿拉伯与台湾生活过，后在美国取得电脑工程学士及诗歌创作硕士，第一本诗集获 Philip Levine 诗歌奖（2007），目前是南加州大学“文学与创作”博士生，“卡车”诗评主编。

### 我梦见我父亲在海边 I Dream My Father on the Shore

我正在学习如何将我的死亡留给你。

——温德尔·拜瑞

户外，十月末烛光般的天空下，  
白蜡树和枫树交错燃烧。我们静静地站在遍布沙砾的海滩上。  
我父亲将他父亲的骨灰从骨灰瓮里撒出，他晃动的肩膀  
似乎感到了一种怪异的重量，随后那些骨灰撒向无尽的黑暗，  
就好像抛掷一根线。我们静候着某种回声，一个浪头  
或类似之物，标出了父与子之间的距离。

夜晚来临，无踪无迹，无声无息，  
群星闪烁着，向后退去，比从前显得更遥远，更真切。  
直到阴影不断将脱下的衣服套在树木上。  
收获期已过，果园到处都是坠落的苹果。  
甚至我父亲也开始离去，渐渐消失在芦苇丛生的小路上。  
他的身影不过是光的一种图形，一条记忆之路，  
蜿蜒在黑暗中，且一直延伸到归心似箭。

臧棣 译

译注：温德尔·拜瑞 Wendell Berry（1934—），美国当代诗人。曾获美国国家艺术和文学院奖和 T. S. 艾略特奖。

## 隐士 Hermit

这世界怎么如此沉默  
你對自己說，接着隨手把門  
關在身後。像一個幽靈，  
你悄然溜進你的小屋，或者像一封退回的信，  
未拆過封，里面的話很飄渺，無人知曉。一片雲  
飄在雨前，飄在風暴前。一個瓶裝的希望  
漂在灰茫茫的海上，無處可去。

你站在煤氣爐旁  
听固執的火花磁磁响着，  
要在那空洞的小天地里  
尝试給不可見的事物帶去  
一次燃燒。當它终于被點燃，  
你看见它烈焰串起，瘋了似的  
它的飢餓像是要吃掉空氣，像某種話  
要說給這個黑暗的金屬世界。

臧棣 译

臧棣原作：蝶恋花（中文省略）

[*Flower-Loving Butterflies* refers to a title term used for a particular form of classical Chinese poetry that flourished in the Song Dynasty, called ci 词 in Chinese. There are many well-known ci poems from this period that share this title and are usually marked with strong emotion and sentimentality. Zang Di wrote a poem with this title in 1999 but in a consciously anti-sentimental fashion which earned the poem widespread recognition in China. Zang Di's poetry is also notable for its experimentation with Chinese on both syntactical and morphological levels to expand the traditional semantic boundaries.]

臧棣《蝶恋花》英译

**Flower-Loving Butterflies**

You're not frail *in* my blindness.  
You resemble a flower, but when I look closer  
you're actually more like jade;  
except that your true color is not good for shining.  
You're the dregs of existence  
that I wasted most of my life searching for.

You don't fear *in* my flames,  
you crackle  
as if someone is pulling  
the teeth of our language.  
When you bite me hard, I know  
I've matured, but not just as a piece of meat.

You use even more eccentricity  
to fragment my personality completely.  
You think that in the outcome  
there are more clues being ignored.  
You're not only pointed *in* my concealing,  
but pointed against all of us.

You're not more straight than yourself  
as I'm not more experienced than my experience,  
I occasionally stumble *in* your non-circle making.  
I try beach-going in your total wetness,  
but you don't buy it, because the waves

aren't being pushed by a blue bulldozer.

You're not simple *in* my ideal.

You don't burn, but have different vitality.

You have a stubborn silhouette, but can  
melt in one cry.

You're clear *in* my blurry sight,  
you're an impression of the world.

You mellow *in* my touching –  
a tangent movement on the lead line.

You don't raise questions *in* my geometry.

You're parallel *in* my dazzling –  
almost my blackout.

When I reach for water, you're the crystal glass on the table.

You've tried various  
meticulous approaches, or I should say  
you tighten *in* your slender beauty.

You're gluttonous but not lazy,  
you've learned all your cooking skills  
from me, but you're more successful.

You also succeed *in* their confusion,  
their myths. You're even proud  
*in* their total mess.

You refuse to make use of their troubled waters,  
although you love fishing.

To their common sense, you say, Bah!

You abound more than my harvest,  
as you bear your true color  
more than my lust.

You seem to be always less than my grinding –  
you have a quality finer than medicine powder;  
if there is a doomsday, you are the cure.

You're not less than one, but still  
an exception. You're combined  
with my height, quiver in the tree branches  
like a bird nest in the autumn wind.  
You just don't fly. You're good at going to extremes,  
as if extremity was also a journey.

You're perfect *in* the non-perfection,  
and I'm amazed at your non-amazing.  
Even competing with shadows, you're a master.  
You don't flower in the flower world.  
You simply lie on colorful flags –  
you flutter, but not with the wind.

You're not a hundred meters away,  
but close to what they call a distant place,  
when I sprint forward, I find  
butterflies holding my rear legs.  
And I'm furious at my front legs that are also imprecise,  
unable to soar like a horse.

(1999)

*Translated by Ming Di and Neil Aitken*

## 臧棣与 Afaa Weaver 互译

臧棣原作：慧根丛书

宇宙的寂寞已不在话下。  
但这样的雄浑太具体，并不适合每个人。  
你开放，将缠绵带到地上，但你不知道他们  
在你的开放中看到的究竟是什么。  
人和人之间的不同曾让你手里握着的种子紧张。  
也许，那距离并不可耻，但要缩短它，  
却怎么都不可能。无辜已试过人性，爱也已试过  
大自然的神奇。而那距离仍然没有消除。  
你开放，在关键之处，将我重新编织到  
花的神圣中。一转身就化身，怎么办？  
你比我想得更多的是你真的和生命结合过吗？  
其次才是新角色中的旧情绪。  
风里来，悠悠同样很矛盾；白云的名字里  
有你喜欢的大雁的踪影。人字会飞，才不在乎南北呢。  
雨里去，浩淼同样不渺小很孤独。  
你的泪水是彩虹的绷带。  
那被缠过的东西，有很多次，虚无到了极点，  
却在诗生活中深深地扎下根。

## BOOKS OF MINDFULNESS

Let's not talk about the loneliness of the universe.  
That kind of grandness is so detailed that it does not suit  
everybody. You open yourself and bring softness  
to earth but you don't know what people really see.  
Human beings are so far apart that they make the seeds  
in your hand nervous. There is no shame in distance, but  
being close is impossible. Innocence has tested human nature,  
love has tried nature's miracles, but the separateness  
is still there. You bloom, weaving me to the holiness  
of flowers again, at key point. What if I transform at each  
turn? You think more of bonding with life, before carrying  
old feelings into new roles. Coming in on the wind,  
the swinging can be willy nilly, as clouds cast shadows  
of the wild geese you loved as they fly in V shape. Who cares  
about North and South anymore! Going in the rain, infinity  
makes loneliness infinite. Your tears become a bandage  
over rainbows. What is bound often goes so thin that thin  
becomes nothingness, but it is rooted in the life of poetry.

*Translated by Ming Di and Afaa Weaver*



蔚雅风 Afaa Michael Weaver, poet, playwright, author of nine poetry books, and professor of English at Simmons College in Boston, USA. He has taught in Taiwan as a Fulbright Scholar, where he studied Chinese.

## 我爸爸的首场棒球比赛 My Father's First Baseball Game

你拖着重步，走在体育场里  
像个犯了错的人，被领着去受施洗；  
你的头高高仰起，像是获得了某种信念，  
而身边，人群的喧嚣一刻也不停。

收音机的效果会更好，你嚷嚷着，  
无论怎样棒球都不过是棒球而已  
你绷直身子坐在木椅子上，几乎不说话，  
目光瞥向赛场上细小的人影。

头一次看现场比赛像是你的一笔取不尽的财富，  
你兴致勃勃地谈到棒球明星佩吉，  
罗宾逊，和你的古董收音机，那劲头  
就好像四十年代的黑人军团已卷土重来。

第九局结束后，你开始拨开人流，  
用手指捏紧在衬衫里的门票；  
我们像是漂进在深深的夜之河，  
那里无数的白人面孔也跟着起伏。

臧棣 译

## 当代中国诗人（英译）

Contemporary Chinese Poets in English Translation

### 柏桦



Bai Hua, born in China in 1956, one of the central literary figures of the Post-Misty generation in China. His first collection of poems, *Expression* (1988), found immediate critical acclaim. After a silence of more than a decade, he began writing poetry again in 2007 and won Rougang Poetry Award in the same year. A prolific writer of critical prose and hybrid texts, Bai Hua is also a recipient of the Anne Kao Poetry Prize. Currently living in Chengdu, Sichuan, he teaches at the Southwestern Transportation University.

## **Karlstad 三月，神在疾走……**

清晨，那发抖的宁静在回避什么？

Karlstad! 高大的男神和女神一闪而过。

疾走……Stads 旅馆门前。

街道无人；冰湖、欧洲大地的积木房屋无人……

当 1797 年的石桥搭上了 2011 年的心脏

白桦树赤裸着密麻的神经令我惊恐。

三月，有一间织布工厂从森林里冒出来

Klassbols!

请！不停地喧腾起下午的艺术。和谐里

另一个神也在疾走——

我看见一位中国科学家正手提通讯

大步流星地经过瑞典的天空。

## **March in Karlstad, Where God is Speeding Past**

Early morning, what is the quivering calmness evading?

Karlstad! Tall gods and goddesses flash by

speeding... before the City Hotel

Empty streets; ice lake, European container houses

with no one...

As a heart from 2011 walks on a stone bridge of 1797

the naked birch tree nerves terrify me

In March, a textile factory springs out of the forest  
Klässbols!

Please! Stir furiously the art of afternoon. In  
harmony

yet another god speeds past -

I see a Chinese scientist holding an iPhone  
crossing the Swedish sky like a falling star

## 中华

万古江河从未废掉一个声音

你听，我听

那声音

传出一个人流泪的名词

这专属于眼泪的名词

无论以什么方言说出

都令人感觉软弱、卑贱

从不被人类同情

当然，它也太苦难了

苦难到了不值得世界同情

而这个名词却让我

每每听到时，都疼痛到发抖

## China

Through all ages the river never disposes of a voice  
you listen, I listen  
that voice  
echoes a noun that brings tears  
this noun that solely belongs to tears  
no matter what dialect it speaks  
makes us weak, inferior  
never once sympathized by mankind  
Of course, it has suffered too much  
unworthy of sympathy in this world  
yet this noun  
each time I hear it, I'll shiver in pain

## 暮春

这是暮春的一天  
我刚写完日记：

北方正刮着风沙  
孩童在飞跑  
鸟儿被逼回森林

这并非温驯的一页  
但老人们却停止了生气  
植物们更忘了自己

而我已经无事可干  
只专心地观看这一切。

**Late Spring**

A day in late spring  
I've just finished my diary:

Sand from the wind in the north  
children are racing  
birds are forced back into the woods

This isn't a docile page  
yet the elderly are no longer angry  
even the plants have forgotten about themselves

I've nothing to do  
but to observe all these intently

*Translated by Fiona Sze-Lorrain*

(Translator Fiona Sze-Lorrain writes in French,  
English and Chinese. Author of *Water the Moon* (Marick  
Press, 2010), she is co-director of Vif éditions and  
one of the editors at Cerise Press.)

## 潘洗尘

Pan Xichen, born in 1964 in Northeast China, well known in the 80's as a college campus poet. After two decades of engaging in business as a successful entrepreneur, he returned to poetry in 2007 and launched several important poetry journals in China. Now he continues writing and editing.



## 雪的谬论

这么久了 人们一直漠视  
有关雪的许多谬论  
现在 该我说了

在北方 雪其实是灰色的  
与纯洁无关  
尤其在城市 雪就是一种自然污染  
它们习惯与灰尘纠缠在一起  
腐烂成泥水 再腐烂城市的  
每一条大街  
每一个角落

如此简单的一个事实  
却长久地不被人们正视  
这到底是因为真理懒惰  
还是谬论都披着美丽的外衣？

## THE FALLACY OF SNOW

For a long time people have ignored  
the many fallacies of snow.  
Now it's my turn to say something.

In the north, snow is grey  
bearing nothing of purity.  
Especially in the city, snow is pollution  
intertwined with dust and  
decayed into muddy water, which then rots the city  
in each street  
and every corner.

A simple fact like this  
nobody wants to face, none for a long time.  
Is it because truth is lazy  
or fallacy wears a beautiful coat?

## 雪的虚伪

雪是虚伪的 它甚至不是一种  
独立的物质  
它必须依附于冷空气  
因此 助纣为虐是它的本性

雪的虚伪 不仅仅是因为它  
总是把自己伪装成很轻柔



很纯洁的样子  
在北方 有时它也会和雨一起  
从天而降 这时的雪是虚张声势的  
它甚至还来不及落到地上就化了  
这就是雪的本性  
遇到水 它会变成水  
遇到冰 它会凝成冰  
在北方寒冷的冬天  
它甚至比寒冷更寒冷

除了溶于水 雪最大的天敌  
是灿烂的阳光  
虽然积雪也会羁绊春天的脚步  
但春日的暖阳 终会让虚伪的雪  
无处遁形

## THE HYPOCRISY OF SNOW

Snow is hypocritical. It's not even  
an independent material.  
It has to depend on cold air  
and its nature is to assist the evils.

Snow is hypocritical, not just because  
it always pretends to be gentle  
and pure.  
In the north, sometimes it bluffs,

falling from the sky with rain.  
It melts before reaching the ground.  
This is the nature of snow –  
becoming water when meeting water,  
becoming ice when encountering ice.  
In the chilly winter of the north  
it's even more chilly than the chill.

Besides water it dissolves in, it has a worst  
enemy, the sun.  
Snow may fetter the pace of spring  
but the warm sunshine leaves the hypocritical snow  
nowhere to hide.

## 雪的残暴

关于雪的伪纯洁问题  
我早已说过  
现在 我要说说雪的残暴了

我想提醒人们记住 在北方  
在雪的故乡 雪不止下在冬天  
更多的时候 雪  
还会在深秋或初春造孽

此时的雪 在城市  
它们会与灰尘同流合污  
泥泞我们的生活

在乡村 它们会阻绝一切春芽的诞生  
或在瑟瑟的秋风中 让苟延残喘的植物窒息  
其目的之卑鄙 手段之残忍  
令人发指

还有寒冷 会自然地让人心降温  
在城市 公共汽车站牌下  
会有更多的手 将别人推开  
在乡村 惊慌失措的人们  
都躲进了屋里 没有人注意  
深夜里分娩的一头母猪  
正对着 11 只被冻死的崽崽哭泣

一直以来 我如此固执地揭露  
雪的肮脏与残暴  
其实就是想让人们明白  
真相有时越是简单  
说来越不容易

## THE BRUTALITY OF SNOW

About the fake purity of the snow  
I've said enough.  
Now it's time to talk about how brutal it can be.

I want to remind people to keep in mind that in the north,  
the home of snow, it's not only in winter that it snows,

more often it snows  
and sins in late autumn or early spring.

In the city, the snow of this time  
is complicit with the dust  
smearing our lives.

In the village, it blocks spring buds from springing out  
and in the howling autumn it suffocates the lingering plants.  
How dirty the purpose, how cruel the tricks.  
Terrifying, and heinous,

Its coldness naturally makes people cold hearted.  
In the city, more people at bus stops  
will push others away.  
In the village, panic-stricken people  
all hide indoors, no one pays attention to  
a sow giving birth at night  
and crying to the eleven piglets frozen to death.

I have been so stubborn to expose  
the dirty and brutal snow  
in a way to let people know that  
sometimes the more simple the truth is,  
the less easy to explain it.

*Translated by Ming Di*

## 张执浩



Zhang Zhihao(1965-), poet, novelist, chief editor of Chinese Poetry Quarterly. He has published one essay collection, two poetry collections and three novels. He lives in the City of Wuhan with his family.

## 糖纸

我见过糖纸后面的小女孩  
有一双甜蜜的大眼睛  
我注意到这两颗糖：真诚和纯洁

我为那些坐在阳光里吃糖的  
孩子而欣慰，她们的甜蜜  
是全人类的甜蜜  
是对一切劳动的总结  
肯定，和赞美

镶嵌在生命中，像  
星星深陷于我们崇拜的浩空

像岁月流尽我们的汗水，只留下  
生活的原汁

我注意到糖纸后面的小女孩  
在梦中长大成人  
在甜蜜波及到的梦中  
认识喜悦  
认清甘蔗林里的亲人  
认定糖纸上蜜蜂憩落的花蕊，就是  
我们的故居

我在糖纸上写下你的名字：小女孩  
并幻想一首终极的诗歌  
替我生养全人类最美丽的女婴

## CANDY WRAPPER

I see a little girl  
who has two sweet eyes,  
I see the two pieces  
of candy:  
the genuine and pure ones

I am relieved  
to see the children  
sharing candies in the sunshine  
and their sweetness  
is a summary of human labor as a whole,  
which deserves praises  
and affirmation

inlaid in our lives  
like stars  
set in the high sky

We have sweated blood,  
only resulting in  
being capable of enjoying  
the original juice of life

Beyond the candy wrapper, I see the little girl  
who has grown up in her dreams  
I recognize  
the happiness in her honey dreamland  
and her beloved one in the fields of sugarcane  
the buds on the candy wrapper, our former  
residence, where the honeybees may rest

I write down your name on the wrapper,  
my little girl  
I dream of a poem of eternity  
that gives birth  
to the most beautiful infant  
of humankind

*Translated by Li Yiliang and Neil Aitken*

## 我们推

我过去问一个农民：

“你的祖国在哪儿？”

我过去听他呻吟

他呻吟的时候，我过去

帮他推磨子

磨子转过去，又重新

转回来。我问他：

“你是否想过这个问题？”

一个农民，我想让他放弃推磨

却又不知道

这之后他该如何变谷为米

磨盘转动

连石头也学会了咬牙切齿

连我也变得心冷似铁

## WHY WE GRIND

I walk over to ask a peasant,

“Where is your fatherland?”

I’ m used to the grumbles he’s making.

While he’s groaning I walk closer



to help him grind.  
The mill is rotating, back and  
forth, I ask him  
"Have you ever thought about it?"

But a peasant as he is, if I ask him  
to abandon his grinding,  
how can I help him make grains into rice?

The grinder keeps turning,  
no one can stop its full rotation.  
Even stones have learned to gnash their teeth,  
Even I have become iron-hearted like a grinding stone.

*Translated by Li Yiliang and Neil Aitken*

(Translator Li Yiliang 李以亮(1966-) is a Chinese poet, editor of Chinese Poetry Quarterly.)

## 孙磊

Sun Lei, born in 1971, one of the representative poets of that generation in China. He is also an artist.



## 40 岁

忍受松弛，像忍受  
落体的心悸。  
像忍受  
对一无所成的无知  
它是卑贱的  
分享错误，公认肉欲  
在一把圈手椅中  
打盹，  
在另一把上  
怪诞、夸耀、虚伪、厌世。

## AT AGE FORTY

Endure laxity, just as you endure  
Heart spasms coming over you,  
As you endure ignorance  
That leaves so much undone

It is a lowdown time  
With mistakes to share  
Flesh-hunger to acknowledge  
Dozing off in one chair  
Mounted with arm restraints  
Raving and boasting in another  
Self-serving and world weary.

## 不是结尾，是纪念

突然收住，  
黑暗在缰绳手里，  
有一条告别之路。

一小匙糖在风中，  
衣领在甲板上，  
祖国在剁肉的案板里  
碎成一个家。

哭泣倒下，  
我不需要任何人，  
为我站着。

把一条街站斜，  
把死亡  
站成一排排僵直的  
广场之树。

## NOT A DENOUEMENT, A MEMORIAL

Pull back suddenly,  
Reined-in darkness is at hand  
With its road of farewell.

A teaspoon in the wind,  
Scarf on a ship's deck,  
Motherland on a chopping board  
Cut to pieces as a family.

Weeping takes a tumble,  
No one needs to keep standing  
For my sake.

By standing tip the road aslant,  
By standing line up death  
In a rigid row  
Of trees along the Square.

*Translated by Denis Mair*

## 刘洁岷



Liu Jiemin (1964-) began to publish poems in journals in 1987. His collection of poetry was published in 2007. Founder and Editor of New Chinese Poetry since 2003. He currently lives in Wuhan, China, editing a scholarly literary newspaper for Jiangnan University.

### 桃花源记 Peach-blossom Town

1.

他们乘高铁专列几十万人去围观樱花  
我们三两个坐慢车晚点到达桃源  
火车在常德郊外停顿、等待  
桃花在暗中绽放

They rush into high speed rail, millions of them, to see the cherry blossoms  
A few of us take a local train, late in arriving at Peach-blossom town  
The train stops in the suburb of Changde city, waiting  
for the peach-blossoms to bloom in the dark

那些撒入夷望溪的花瓣，就仿佛  
空白的没有邮戳的信寄给了没有地址的人  
The petals are cast into the Yiwang stream  
like empty envelopes without postmarks sent to the addressless

2.

天气就像是高兴那样  
灿烂的桃花看起来就像一个人  
爱上了世外的彗星，闻起来  
像是春天来了

The weather looks like joy itself  
The splendid peach-blossom looks like someone  
falling in love with a comet from the outer world  
Spring is in the air

小牛、母牛和小狗追逐  
毛毛虫在啃食大樟树  
清荷、红莲的脸，夜里的鱼  
呦呦鸣叫的鹿的脸  
早晨的鸟的脸  
都红了

Calves and cows are chasing the pups  
Caterpillars graze on big camphor trees  
Pure lotus, faces of water lilies, and night fish  
Faces of singing deer  
and morning birds  
All blush

3.

五棵柳树还在  
在表达着绿色

The five willows remain  
expressing the greenness of spring

我们入住旅店里  
前厅，遇见的全是些  
养龟为业者的后裔  
We check in at the hotel  
and in the lobby run into  
the descendants of tortoise-keepers

我们的心桃子一样  
饱满多汁，看那游子的骨灰  
与游子母亲的骨灰  
近在咫尺  
We feel our hearts are like peaches  
plump and juicy. Look, the ashes of the travelers  
are but a few yards away  
from their mothers'

赤霞腾飞在半空  
驳船逆着桃花水的流向  
我们举杯畅饮  
我们浅吟低唱  
Flaming clouds are floating in midair  
A barge goes against the flowing peach water  
We raise our glasses and drink to our content  
We hum verses and sing softly

一滴酒

滴入沅江

A drop of wine

drips into the River Yuan

*Translated by Sheng Yan and Neil Aitken*



## 聂广友



Nie Guangyou, born in 1971 in Jiangxi, lives in Shanghai at present. Former co-editor of *Tropic of Cancer*, now editor of *New Poetry*. He has published one collection of poetry and was awarded one of the ten best poets in 2008.

### 火车开过的时候

火车开过的时候 我们正靠在斑驳的墙上  
我们是一群野性的孩子 认认真真  
一丝不苟 我们看到火车开过  
灰色的车厢 火车让我们高兴

我们的家乡 江西省 丰城镇 下雨之时  
我们便呆在家里  
不会惊觉于任何声响  
只是诚实地等待 阳光明媚和火车开过的日子  
我们是地道的中国孩子  
生长在靠水又靠山的地方

我们就要喝上咖啡 换上新装了  
镇上是有火车开过 铁路局的脸色沧桑  
我们和似曾相识的行人点点头  
我们对善良与平俗无动于衷  
因为我们心儿高尚

我们和铁路局的脸色沧桑  
我们看到火车开过 灰色的车厢  
火车让我们高兴  
我们是悲剧的角色  
大部分时间我们这么想

## WHEN THE TRAIN GOES BY

When the train goes by, we lean against a mottled wall,  
a bunch of wild kids, genuinely serious.  
We watch it passing through, the dark grey  
train. It makes us happy when it goes by.

In our hometown, town of Fengcheng, province of Jiangxi,  
when it rains we stay indoors.  
We will not wonder at any other sound.  
We honestly wait, wait for sunny days, wait for days  
when a train goes by. We are true Chinese kids,  
growing up in places near water, near hills.

Soon we will have coffee to drink, new clothes to wear.  
Our town has had trains, the railway bureau has a time-worn face.  
We nod to the people walking by who look familiar,  
but we are indifferent to courtesy and commonplace  
because we are noble-hearted and lofty.

We bear the same aged face as the railway bureau, having seen  
the changes of life as we've seen trains, the grey trains  
that make us happy.  
We are the characters of a tragedy —  
most of the time we think so.

*Translated by Ming Di*

## 余小蛮



Yu Xiaoman, penname of Wang Shasha, born in late 1970s, writes poetry, essays and stories since 2004. Her work has appeared in various magazines and anthologies, and she won the Second Prize for Ye Hong International Women Poetry Competition in 2007.

## 袜子

白袜子滴水  
耷着头

脖子被夹住  
落魄样

没学自己就惟妙惟肖  
小风一吹  
又得意

摇头晃脚的  
不厚道

## SOCKS

White socks dripping water  
Ears hanging down

Necks on clips  
Down and out

Not yet imitating, they already become themselves  
With a small wind  
They are so smug

With swaggering  
Unkindness

## 空巷

刚下雨  
青石板俏起来  
眉眼清晰

小竹竿晃呀晃  
湿衣服躲起来

没有鞋子敲它  
自己浪

## AN EMPTY ALLEY

Just rained  
Limestone slates become sassy  
Eyes keen and brows clean-cut

Thin bamboo poles springy  
Wet clothes hiding

No shoes hitting it  
It dissipates by itself

## 失乐园

我喜欢你弯曲，你变得面目全非难以辨认  
你从树上窥视我——唤醒我  
给我戴上玫瑰花冠，让欲望焚烧脸颊  
那之后，世界是另外的样子，我是  
极度欢喜过后的女人

## PARADISE LOST

I like you to bend and see you change into something beyond recognition  
You watch me stealthily from a tree—awaking me  
Crowning me a rose-wreath, and letting desires burn my cheeks  
Then, the world takes a new look, and I am  
A post-enraptured woman

## 意外

第三个路口我遇到骗子、小偷和布道者  
后来，遇到了骆驼和鱼群  
鸽子飞来的时候我开始学会了仰头  
原来天空已这么澄明

### ACCIDENTAL

At the third crossroad I met a trickster, a thief and a preacher  
Later on, I saw camels and a school of fish  
When doves fly by I am learning to raise my head to look up  
The sky has already turned so clear

*Translated by Fan Jinghua*

Translator Fan Jinghua is a Chinese poet and scholar living in Singapore.

## 琳子



Lin Zi (1967-) born in Henan, China. She has poems, essays and poetry reviews published in various journals and anthologies. Besides teaching, she enjoys photography, tea and Taiji.

## 烧

我看着你的眼睛  
只有在跪下来的时候  
你的眼睛里才有水  
你把双手合捧在胸前  
你在我之前已经把双手  
合捧在胸前

我祈祷从你膝下获得静心而不是土地  
我祈祷我点燃的烟火只落在  
我的香炉之中

你是瓷器  
我也是

## BURNING

I look into your eyes  
which are filled with water  
when you kneel down  
You hold your hands together before your chest  
and before me  
you have held both of your hands  
in front of the chest

I pray to get serenity, not earth, from underneath  
your knees. I pray the fire I've lit will only fall  
into my own incense burner

You are porcelain  
so am I

*Translated by Ming Di*



## 醒着

清明的雨也是一种春雨  
雨水打湿的花瓣将被雨水重新送到河流上  
大好时光啊  
我依旧是你怀中赤足的婴儿

站在你的柳树之下  
我们之间还隔着一层土  
今天，你必定在土层下边醒着  
桃花一样醒着

你醒着你的大红袄就醒着  
你醒着你的腰身就醒着

我不再哭泣因为我知道你随时可以投胎花朵  
我不再赠送你纸马我改赠送你窗口

## AWAKE

What's falling on Memorial Day is spring rain  
and the wet petals will be washed to the river again  
After all the good times  
I'm still an infant, barefooted, in your arms

I'm standing under your willow tree  
but there is still a layer of soil between you and me  
Today, you must be awake in the soil below  
awake, like peach blossom

You're awake, so is your red cotton coat  
You're awake, so is your slim waistline

I will not cry as I know you'll be reborn at anytime into a flower  
I will not bring you paper horses any more but a window instead

*Translated by Ming Di*

## 雪迪



Xue Di was born in Beijing in 1957. He is the author of three volumes of collected works and one book of criticism on contemporary Chinese poetry in Chinese, and four poetry collections in English translation. Xue Di is a two-time recipient of Hellman/Hammett Award, and recipient of Lannan Foundation Fellowship.

## 威金人旅馆

沿着成批客轮驶离的方向，  
海水象用旧的棉被

沉沉地压在缺觉者身上。  
天空在散开的鱼群眼睛里

越来越亮。那座跨过盐水的桥  
也跨过中年人大脑里的黑暗。

路途的黑暗，在二个精确的词之间。  
独身的母亲悲哀时

就给远行的儿子写信。  
孤独的水鸟沿着灯火

向更冷地域飞翔。这个  
夜晚，旅馆房间的调温器

不停止地轰鸣。号码 6 3 4，  
当我拿出钥匙，黑暗中

一些最优秀的人  
正在我的祖国消逝。

## HOTEL VIKING

In the wake of a prefabricated passenger ship  
the ocean, as if with an old cotton blanket

weighs deeply on a body wide awake  
The sky in the eyes of a scattered school of fish

grows brighter and brighter. The bridge that spans the  
brine crosses also the opaque middle-aged mind

dark path between two precise terms  
My mother grieving

writes to her faraway son  
Waterbirds, lonely, follow the lights

toward regions of cold where they hover

This evening the hotel room's thermosystem

thundered without rest. Number 634  
said the key in the unlit hallway

In my homeland some valuable  
persons are disappearing

Translated by Hil Anderson and Keith Waldrop

Hil Anderson is currently a Ph.D. student in Harvard University's East Asian Languages and Civilization focusing on Chinese poetry.

Keith Waldrop (1932-) , American poet, translator of Charles Baudelaire's *Les Fleurs du Mal* (2006), winner of the 2009 National Book Award for poetry.

## 新年

雪把旧日子盖住。

孩子们藏在雪里象三只松鼠  
紧跟着穿过树与树干间的公路。

喇叭吹着嘴。夸张地  
惊喜地；情人的焦虑  
祝福，象一座搬光机器的工厂

在一年最冷的雨中。提琴

划动，象一只节日中的大鸟。  
羽毛，是母亲最喜爱的孩子

在异国，那些旧日子  
比羽毛更轻。父亲是一杆笔

油墨将尽的笔，被最大的  
走得最远的孩子攥着。  
流亡中的孩子，孤单的

满含灵性的孩子。疼的次数  
最多。想的最多。  
那是深刻、痛楚的爱中

变硬的肉。象一个小型港口  
渔轮准时到达那里，  
旅行者，观看被成吨

卸下的海水。然后是帆桅  
尖尖地前倾。节日外面的鸟  
沿着海洋的轴向北飞。

雪把被用小的日子  
严密地盖住。透过窗户  
我看见新年，在变暗的日光中，

在新英格兰  
一座安静的小镇子里。  
新年：是遥远的家

在新时期的暴风雪中发冷。

## YEAR

Snow covers former days

Children hide in the snow while three squirrels  
scurry to cross the road running between tree trunks

The trumpet blows the lips, extravagantly  
wild with joy. Lover's anxiety  
blessing like an abandoned factory

in this year's coldest rain. Cello  
slithering, like a big bird on vacation  
A feather, mother's best loved child

in a foreign land, days grown old, even  
lighter than a feather. Father, a pen

nearly fountained out, held  
in the hand of his oldest farthest child  
in exile, a soul alone

Spirit-filled child. Who feels most  
the pain. Whose thought is deepest  
And the flesh hardening

around his deep and anguished love. As in  
a small harbor, fishing boats arrive on time  
tourists gawk at seawater unloaded by the gallon

After which, mast and sails  
point at a tilt. Birds, vacationing  
done, fly north along the ocean axis

Snow presses down on shrunken

used-up days. Through the window  
I see a new year, sunlight darkening

in a quiet little New England town  
New Year—is my distant home

feeling the chill, a period of new blizzards

*trans by author and Keith Waldrop*

## 消息

在象征的大雨里  
转身，看见海

看见越喘越慢的鱼



眼里的家园。我是

失群的人。38 年努力  
成为收麦队的一员

在黑暗和孤独中舀水  
闲时注视作物生长

努力，在坏季节  
想象着

我是快乐的收割人  
不合群的人

深知被忽视的痛苦  
更多地用心，不用脑

活在想象中  
为幻象欢乐

因为宁静  
越来越干净

离脑的谵妄更近  
和聪明的人群更远

在被故意冷漠中  
看见独身往大雨里走的人

难受是一片光  
在越下越大的雨水里

穿过交叉路，心中  
那只带孕的鱼的眼睛

缓缓合上  
家园使海洋的声音

在病人的听觉里  
越来越嘹亮

## INFORMATION

In an emblematic downpour  
I shift my body, look towards ocean

watch fish slow down gasping for air  
Eyes of my homeland. I am

one lost in a crowd. Thirty-eight years of  
struggle, I join the wheat harvest crew

In the dark and alone, carrying water, in  
free moments scrutinizing the growing crops

Effort through bad seasons

imagining

I'm a happy harvester  
not going with the crowd

I know well the pain of purposeful neglect  
use my heart more, not my mind

Living in imagination  
a phantom joy

From tranquility  
cleaner and cleaner

far from the clever crowd  
closer to my own delirium

With a precise cold eye I see  
the one who lives alone walk in the rain

Discomfort is a ray of light  
in harder and harder rain

Crossing the intersection, in my  
heart, eyes of a spawning fish

slowly going shut. Homeland  
with the sound of ocean

in the ear of someone sick  
resonant and more resonant

*trans by Hil Anderson and Keith Waldrop*

## 陈黎

Chen Li (1954- ) was born in Hualien, Taiwan. Graduated from the English Department of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he has published eleven books of poetry and is also a prolific prose writer and translator. In collaboration with his wife Chang Fen-ling, he has translated into Chinese the works of many poets, such as Heaney, Neruda, Paz, and Szymborska, and has published over a dozen volumes of translations, including Anthology of Modern Latin American Poetry. He is the organizer of the annual Pacific Poetry Festival in his hometown.



## 慢城

山很慢  
风很慢  
云柔软操很慢  
啄木鸟打字很慢  
面包从面包树上掉下来很慢  
海抽用面纸很快

火车很慢  
报纸很慢

银行抢劫歹徒拔枪很慢  
政党轮替很慢  
百货公司开门很慢  
阿卿嫂洗澡没关窗消息传播很快

下午很慢  
光很慢  
哲学家吃豆花很慢  
雪连线很慢  
梦赏味期限到达很慢  
快乐分类回收很快

## SLOW CITY

The mountains are slow.  
The wind is slow.  
The calisthenics exercise clouds take is slow.  
The woodpecker types slow.  
The time when bread falls off the bread tree comes slow.  
The sea draws out tissue paper quick.

The train is slow.  
The newspaper is slow.  
The bank robber pulls out his gun slow.  
The party alternation in power is slow.  
The department store opens slow.

The news of Auntie Ah-Ching taking a bath with windows open spreads quick.

The afternoon is slow.

The light is slow.

The philosopher eats bean-curd jelly slow.

The snow's on-line connection is slow.

The expiry date of dream arrives slow.

Happiness is sorted and recycled quick.

## 在一个被连续地震所惊吓的城市

在一个被连续地震所惊吓的城市，我听到  
一千只坏心的胡狼对他们的孩子说  
「妈妈，我错了。」

我听到法官哭泣

牧师忏悔，听到

手铐飞出报纸，黑板掉落粪坑，听到

文人放下锄头，农人放下眼镜

肥胖的商人逐件脱掉奶油跟膏药的衣裳

在一个被连续地震所惊吓的城市

我看到老鸨们跪着把阴户交还给它们的女儿

## IN A CITY ALARMED BY A SERIES OF EARTHQUAKES

In a city alarmed by a series of earthquakes, I heard  
a thousand black-hearted jackals say to their children,  
“Mother, I was wrong.”  
I heard the judge cry  
and the priest repent. I heard  
handcuffs fly out of newspapers, blackboards drop into a manure pit. I heard  
literary men put down their hoes, farmers take off their glasses,  
and fat businessmen take off their clothes of cream and balsam one by one.

In a city alarmed by a series of earthquakes,  
I saw pimps on their knees returning vaginas to their daughters.

*Translated by Chang Fen-ling (张芬龄)*



## 陈黎译介专栏 Chen Li Translation Column

陈黎（Chen Li），1954年生，台湾花莲人，台湾师范大学英语系毕业。著有诗集、散文集、音乐评介集等二十余种。译有《拉丁美洲现代诗选》、《聂鲁达诗集》、《辛波丝卡诗选》等十余种。一年一度在花莲举行的“太平洋诗歌节”策划人。诗集译为外文出版者有英、法、日、荷兰文等几种。

### 辛波丝卡诗三首

Wisława Szymborska，1923年出生于波兰，1996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公认为当代最迷人、最伟大的女诗人之一。她的诗作题材始终别具一格，常自日常生活汲取喜悦，以简单的语言传递深刻的思想，以小隐喻开启广大想象空间，寓严肃于幽默、机智，是以小搏大、举重若轻的语言大师。

#### 三个最奇怪的词

当我说“未来”这个词，  
第一音方出即成过去。

当我说“寂静”这个词，  
我打破了它。

当我说“无”这个词，  
我在无中生有。

### 对统计学的贡献

一百人当中

凡事皆聪明过人者  
——五十二人；

步步踌躇者  
——几乎其余所有的人；

如果不会费时过久，  
乐于伸出援手者  
——高达四十九人；

始终很佳，  
别无例外者  
——四，或许五人；

能够不带妒意欣赏他人者  
——十八人；

对短暂青春  
存有幻觉者  
——六十人，容有些许误差；

不容小觑者  
——四十四人；

生活在对某人或某事的  
持久恐惧中者  
——七十七人；

能快乐者  
——二十来个；

个体无害，  
群体中作恶者  
——至少一半的人；

为情势所迫时  
行径残酷者  
——还是不要知道为妙  
即便只是约略的数目；

事后学乖者

——比事前明智者  
多不上几个人；  
只重物质生活者  
——四十人  
（但愿我看法有误）；

弯腰驼背喊痛，  
黑暗中无手电筒者  
——八十三人  
或迟或早；

公正不阿者  
——三十五人，为数众多；

公正不阿  
又通达情理者  
——三人；

值得同情者  
——九十九人；

终需一死者  
——百分之百的人。  
此一数目迄今未曾改变。

## 在众生中

我就是我。

一个令人不解的偶然，

一如每个偶然。

我原本可能拥有

不同的祖先，

自另一个巢

振翅而出，

或者自另一棵树

脱壳爬行。

大自然的更衣室里

有许多服装：

蜘蛛，海鸥，田鼠之装。

每一件都完全合身，

竭尽其责，

直到被穿破。

我也没有选择，

但我毫无怨言。

我原本可能成为

不是那么离群之物，

蚁群，鱼群，嗡嗡作响的蜂群的一份子，

被风吹乱的风景的一小部分。

某个较歹命者，  
因身上的毛皮  
或节庆的菜肴而被饲养，  
某个在玻璃片下游动的东西。

扎根于地的一棵树，  
烈火行将逼近。

一片草叶，被莫名事件  
引发的惊逃所践踏。

黑暗星星下的典型，  
为他人而发亮。

该怎么办，如果我引发人们  
恐惧，或者只让人憎恶，  
只让人同情？

如果我出生于  
不该出生的部族，  
前面的道路都被封闭？

命运到目前为止

待我不薄。

我原本可能无法  
回忆任何美好时光。

我原本可能被剥夺掉  
好作譬喻的气质。

我可能是我——但一无惊奇可言，  
也就是说，  
一个截然不同的人。

## 塞斯·诺特博姆诗四首

Cees Nooteboom (1933-)，荷兰最具国际知名度的诗人、小说家、旅行文学作家，诺贝尔文学奖热门人选之一。第一本诗集《死者在寻找屋子》(1956)，抒情然不脱传统风；第二本《黑色诗》(1960)，则已然显现他个人的诗学，视诗为一独立、玄秘、密封之建构。此一观念可从他诗集名称明显看出，如《封闭的诗》(1964)，《存在，不存在》(1970)，《开放如贝壳，封闭如石头》(1978)，《心象》(1989)。他的诗其实既封闭又开放，既黑暗又明澈，既冰冷又热情。四首写日本俳圣松尾芭蕉(1644-1694)的诗，即是一例。1999年6月，陈黎与诺特博姆一同受邀参加鹿特丹国际诗歌节，相见甚欢，陈黎特别

将此四首诗译成中文，送给诺特博姆。这些中文译作在《诗东西》首次发表。

### 芭蕉之一

形色匆匆的老者，诗人的疑心。  
他出发到北方，他以眼睛书写。  
他把自己写在水上，他失去他的师父。  
只爱以风和云凿削而成之事物。  
这即是他的职业，访友而后告别。  
摇晃的天空下堆积头颅和唇。  
目光之吻总在语字的监禁下被翻译出。  
十七是神圣的数字注定要出现。  
时间消逝凝结僵化如一只蝴蝶。  
大理石浪中精雕细刻的化石。  
诗人路过此处，在他前往北方的路上。  
诗人路过此处，一次，也是永远。

### 芭蕉之二

我们知道诗情画意的诗是见月狂与  
小夜曲共同的危险。那是太香的气味。  
除非你将之转化成闪耀且会伤人的石头。



老师父啊，你凿削石块  
以之击落画眉。  
你从世界雕刻出一留着你名字的形象。  
矢状的十七块石头，一队沉默的歌者。  
看，在水边，往积雪高地途中  
诗人的踪迹。看，水如何拭去它们  
这戴斗笠的人如何重写它们  
记下水和脚步，恒将消逝的动作留住，  
如此，消失之物仍将是某个消失之物。

### 芭蕉之三

尘世无处是吾家  
他在斗笠上题着。死亡恰如其份地  
摘掉他的斗笠。句子仍在。  
他唯一的家在他诗里。  
再一下，你就会看到吉野的樱花。  
把你的凉鞋放在树下，让毛笔歇息。  
把你的手杖藏在斗笠里，让水入诗。  
光是你的，黑夜也是。  
再一下，斗笠，你也会看到它们：  
吉野的雪，佐渡的冰盔，  
越过墓碑之浪驶往苏联的岛屿。

## 芭蕉之四

诗人是一个帮浦站，把风景化成语字。  
然而他所思所想一如你，他所见的与你相同。  
在马嘴里轰然坠落的阳光。  
伊势最远的庙宇，海鸣海边。  
他扬起忧伤之帆出航他追求他的苦行。  
他的嘴把花朵磨成诗的音节。  
为俗世日常之事备忘录。  
在北方他悟觉自己是一堆旧衫。  
当他已离世而远去你仍读着他的诗：  
他剥南瓜和苹果之皮他绘他的人生。  
我，同样，被逐云的风所诱。

## 达菲诗四首

Carol Ann Duffy, 1955 年出生于苏格兰，2009 年荣膺英国桂冠诗人，是三百四十多年来英国首位女性桂冠诗人。从 1985 年出版的《站立的裸女》，到 2005 年出版的《狂喜》，她总共出版了十本诗集，其中最著名的当属 1999 年出版的《世界之妻》（The World's Wife）。这本诗集题材多元，诗风多样，达菲透过三十位古往今来知名男士的妻子、情人或女友之口，以戏剧性独白的手法，试图从女性观点，重新审视甚至颠覆以男性为主体的人类历史、神话故事、小说故事或民间传说。此四首诗即

出自此集。伊卡勒斯是希腊神话里以蜡翼翱翔空中后为太阳所融坠海而亡的人物；安·海瑟薇是莎士比亚之妻；李伯太太则是美国小说家华盛顿·欧文著名短篇故事主角“李伯”之妻。

### 伊卡勒斯太太

我不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  
站在小山丘上  
看着她所嫁的男人  
向世界证明  
他是个彻头彻尾、如假包换的天字第一号大笨蛋。

### 達爾文太太

1852 年 4 月 7 日

我去了动物园。  
我对他说——  
那边那只黑猩猩某些方面让我想起你。

### 安·海瑟薇

“我给我妻子之物：我次好的床……”  
(莎士比亚遗嘱)

我们继续其上的床是一个不断旋纺的天地，  
森林，城堡，火炬之光，断崖之巅，他  
潜寻珍珠的海洋。我爱人的话语  
是坠落大地的流星雨，化为吻  
在这些唇之上；我的身子时而是较柔的韵，  
时而是回声，与其和鸣协韵；他的触摸  
是动词，在一个名词中央舞蹈。  
有些夜里，我梦见他书写我，床是  
他作家之手底下的一页稿纸，由  
触觉，嗅觉，味觉演出的传奇和戏剧。  
我们的客人在另一张床，最好的床上打盹，  
流着散文体的口水。我生动欢笑的爱啊——  
而今我将他纳于我这寡妇的头棺中  
一如他在那张次好的床上将我紧拥。

### 李伯太太

我像一粒石子沉入  
后中年期  
静静深深的海里，  
从头到脚都痛着。

乐在吃喝  
放弃运动。

对我好处多多。

在他睡觉时，  
我替自己  
找到了一些嗜好。  
画画。游览  
梦寐已久的风光：

比萨斜塔。  
金字塔。  
泰姬陵墓。  
我将它们全都画了  
一些水彩画。  
但最棒的是，  
轻轻松松胜过  
一切，  
向性爱说声一点也不深情的  
再见。  
直到有一天  
我返家，带着这幅  
尼加拉瀑布图，  
见他直挺挺坐在床上  
急急吞下威而刚。

## 蜂饲耳诗三首

Hachikai Mimi（1974-），早稻田大学文学硕士，当今日本最受瞩目的年轻女作家之一。1999 年处女诗集《随时潮湿的阵地》获第五届「中原中也奖」，2005 年诗集《吃者被吃掉的夜晚》获第 56 届「艺术选奖」文部科学大臣新人奖，2007 年出版诗集《掩盖的叶》。另有小说、散文集、童话和绘本等。各文类创作不辍，可说是全方位的写作者。一如她独特笔名让人产生奇妙的联想，她的诗作充满感官经验，揭示许多被隐藏了的生物间的关联。在〈随时潮湿的阵地〉，诗人在水边废弃的荒屋见证大自然强韧的生命力，干枯的废屋“随时潮湿”，是大自然给予人类的奇异的恩典。在〈鹿之女〉，诗人透过想象，进入鹿身的内在。此诗迷人处在于：说话者既是“女”，也是“鹿”；既是猎者，也是被猎者。让人觉得物与我，死与生，实一体之两面。

### 随时潮湿的阵地

夏草的暴力围绕着我们发现的废屋  
无人居住 我们于是踌躇不敢  
入内 但门是开着的 拳头大的缝隙  
我们还是忍不住 灰尘作声 土墙  
崩落 蛛网不用说 满布如雪  
然而 框住蓝天的窗户旁的水槽里

水龙头 竟然活着

我们试图将之关上 它却流不止  
一道水柱站立  
宛如冰柱

哦，原来它来自山泉！  
她自屋外敲敲窗户 对我说  
后来我打开一个坚实的硬纸板箱  
里头满是缺了吹嘴的陶笛  
他们丢下这些，到哪里去了？  
水芹 沿溪生长 人们  
依旧离去

爱爱过的痕迹  
布满墙面 圣像一般  
填补行将松脱的空隙

这间水边的屋子慢慢变成了一株植物早就是  
那类东西了 这样的气息 这样的 气息  
（希望别踩到它）  
就在那瞬间 她失察地 一脚踩上 一张  
掉落地面的乐谱断片  
灰色和金色的声音四下飞散

## 鹿之女

藏身于背风处等待着：  
足踝被芦苇的波浪洗着  
暖泥 倏地飞过的水黾 歪斜的云  
以鼻推无形之墙 一头鹿  
背上一口箱子星与霜掉落其上  
水平的身体 一头鹿  
我进入鹿的内部鹿皮的  
内部 留在那儿 且奔跑  
明日我将择一箭择一子弹飞行而去  
咻咻的声响转成一支笛子  
（他们称之为打死）  
（我说是抱走它）  
被拖至生命之流的尽头  
水蜜之汗连结于地下 这是我的新天地  
躺在生命尽头的一个生命  
背上 复苏的夏天 草的声音  
咻咻 咻咻的声响转成一支笛子  
以此身姿我择一箭择一子弹奔驰而去

## 吃者被吃掉的夜晚

不要发出 任何声音 在今夜



不要让任何东西 发出声音  
背靠背 伸长空洞的躯干  
躺卧下来 我们没有同寝交颈  
湿润的眼珠映照彼此 的影像  
背靠背 河水声扬起 我们侧耳倾听  
什么都不做的夜晚 不让你做的夜晚  
不要发出 任何声音 在今宵  
不要让任何东西 发出声音  
燃烧坠落的灵魂一个接一个倾斜发光  
无止尽地抗拒液体的法则 呼叫着  
鳞片 剥落 黏附于 岩石的表皮  
从河底伸起的东西全部被连根拔起  
连根拔起的东西 被水流冲掉  
小石头颤动 追在影子后面 鳃呼吸  
红煌煌地 他们升起  
献给他们沉默的判例 毫不迟疑  
声音隐忍 被月戳刺  
在裹住我们的睡衣里

如果听了这我会死去

这是什么

大助 小助 要上来啰

我没有忘记 他们会上来  
同步呼吸 滑行到河床之上

水的气味渗进鳞的深渊  
自内侧痛击 就在那时  
一个念头移进中心：  
取走脚的苍白洄游全是  
为了今夜 结成一体  
被推至浅滩 不能 呼吸  
不识者 压在我上方  
但在我下方 也有不识者想这么说  
我有话要说 然而  
我只能吞下 不能聚拢的鳃  
远我而去 不断繁殖  
被填满之后 消失  
层层的动作姿势 惊奇如  
睡中 灌进耳朵的东西  
被鳞覆盖被声音覆盖  
河面的亮光 将一切吞光  
把河滩 以及房屋 包藏起来

如果听了这我会死去  
这是 什么  
大助 小助 要 来啰  
不要发出 任何声音 在今夜  
不要让任何东西  
发出声音

译注：此诗借用了日本东北地方流传甚广的民间故事“大助鲑鱼和小助鲑鱼”。阴历 11 月 15 日，渔夫们通常都休工一天，因为每年此日，巨鲑大助和小助会洄游到河上呼喊：“大助，小助，要上来啰！”一大群鲑鱼伴随而来。村里最有钱的富翁，认为这一天不捕鱼在时间和收入上都是一大浪费，于是强迫渔夫们在这一天也要捕鱼。但不管渔夫们多卖力，都捕不到鱼。当晚，一名全身银白的老妇出现在富翁面前。她谢谢他如此辛苦，然后静静地走进河里。熟悉的呼喊声接着响起：“大助，小助，要上来啰！”一大群鲑鱼随后出现。一听到那呼喊，富翁便死去了。

## 李以亮译介专栏 Li Yiliang Translation Column

李以亮，生于1966年，诗人，《汉诗》季刊主要编辑之一，同时从事欧美诗歌翻译。已出版诗集一部，波兰现代诗译集将于年内出版。

**亚当·扎加耶夫斯基**（Adam Zagajewski），波兰极具国际影响的诗人，小说家，散文家。1945年出生于利沃夫（今属立陶宛），出生后即随全家迁居格维里策。1970年代成名，是波兰“新浪潮”诗歌的代表人物。1982年移居巴黎，1988年开始因在美国任教而往返于美国，2002年返回波兰克拉科夫定居。著名波兰诗人米沃什称赞道，“历史和形而上的沉思在扎加耶夫斯基的诗中得以统一”。美国著名文学评论家苏珊·桑塔格在《重点所在》一书里对扎加耶夫斯基作品的风格这样写道：“这里虽然有痛苦，但平静总能不断地降临。这里有鄙视，但博爱的钟声迟早总会敲响。这里也有绝望，但慰藉的到来同样势不可挡。”这里的五首译诗已由《诗东西》编辑征得他本人同意在此发表。

### 画布 Canvas

我无声地站在一幅黑色的画布前  
一幅画布本可以做成  
外衣，衬衫，旗帜，  
却以如此面目进入世界。

我无声地站在一幅黑色的画布前  
内心充满快乐和逆反，并且想到  
绘画和生活的艺术，  
想起那么多空白、苦涩的岁月，

想起那些无助的时刻  
以及我寒气逼人的想象力  
——它是一只钟摆，  
只有在晃动时具有生命。

打击它所爱，  
爱它所打击，  
而我突然想到这幅画布  
也可以是一块裹尸布。

*Based on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by Clare Cavanagh*

## 不要让澄明的时刻消散

Don't Allow The Lucid Moment To Dissolve

不要让澄明的时刻消散  
让弥散的思绪在寂静中持续  
尽管纸页似已填满而火焰摇曳  
我们还没有达到我们的高度  
知识生长缓慢像一粒智慧的牙齿

人的身高刻度依然  
仅及一扇白色的门  
远远的一首歌和一只喇叭  
欢快的声音如猫移近  
消逝的并未落入虚无  
司炉工依然在朝火上添碳  
不要让澄明的时刻消散  
于某种坚硬干燥的物质  
你必须镌刻真理

*Based on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by Renata Gorczynski*

## 火 Fire

或许我只是一个普通的中层阶级，  
一个个人权利的信奉者，“自由”  
这个词于我简单明了，它并不意味着  
某个特殊阶级的自由。  
政治上幼稚，接受过普通的  
教育（短暂而肤浅的幻觉  
是它主要的营养），我记得  
那灼人的火焰，炙烤  
人群焦渴的双唇，烧掉  
书籍，烤焦城市的皮肤，我曾惯于  
同唱那些歌曲，而现在我知道附和他人

是多么美妙；后来，我亲自品尝了，  
嘴里灰烬的味道，我听到了  
谎言嘲弄的声音和唱诗班的尖叫  
当我触摸我的头，我能感觉到  
我的国家凸出的头盖骨，它坚硬的边缘。

*Based on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by Renata Gorczynski*

## 全民公决 Referendum

乌克兰就独立  
进行全民公决。  
这一天巴黎有雾，气象员  
预报有风，是一个多云的日子。  
我愤怒于自己，愤怒于我  
狭小，桎梏手脚的生活。  
塞纳河被套在两堵堤墙中间。  
书店陈列出  
新版叔本华  
《论人世的痛苦》。  
巴黎人躲在温暖的毛料外套里  
在街上乱走。  
雾渗进嘴和肺里  
仿佛空气在啜泣，  
为自己，为冷冷的黄昏，

夜晚多么漫长，  
星辰又是多么无情。  
我乘上一辆去往巴士底的公共汽车，  
监狱二百年前已经铲除，  
我试图读些诗歌  
但我什么也没有理解。

随后到来的都是不可见的和简单明了的。  
无论是什么，不过是踌躇于嘲讽和惊惶之间。  
不论什么会得幸存，都是阴郁的  
如断头台上的一只眼。

*Based on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by Clare Cavanagh*

## 我工作的房间 The Room I Work In

我工作的房间是方形的  
犹如半副骰子。  
一张木桌，  
一幅农夫侧面肖像，  
一把松松垮垮的扶手椅，一只茶壶  
撅着哈布斯堡王朝时代的嘴。  
从窗口我望见几棵枯瘦的树，  
几丝云彩，几个总是  
快乐而喧闹的儿童。



有时候，挡风玻璃在远处闪烁，  
或更高处，一架飞机银色的外壳。  
显然，当我工作，当我  
在地上或空中寻求冒险的时候，  
别的人也没有浪费时间。  
我工作的房间是一只照相机的暗盒。  
而我的工作是什么——  
静静的等待，  
翻动书本，耐心的沉思。  
我缓慢地写作仿佛我会活上二百年。  
我寻求不存在的形象，  
如果存在，它们也是打皱的、隐蔽的  
如夏天的衣服，  
在严寒刺痛嘴唇的冬天。  
我梦想完美的入定如果我找到它  
我愿意停止呼吸。  
也许是好的，我仅做完了这么一点点。  
而我毕竟听到了第一场雪嘶嘶地响，  
天光微茫的旋律，  
以及城市阴郁的隆隆声。  
我从一眼小小的源泉饮水，  
我的渴超过了海洋。

*Based on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by Clare Cavanagh*

Chinese translator Li Yiliang is a Chinese poet in Wuhan, China. His translation collection of *Modern Polish Poetry* will be published in China in 2011. PEW has obtained permission from Adam Zagajewski to publish these five poems.

## 托马斯·温茨洛瓦（立陶宛）

简介：托马斯·温茨洛瓦（Tomas Venclova, 1937-），立陶宛诗人，学者，翻译。前苏联桂冠诗人的叛逆之子，地下诗歌领军人物，流亡美国。曾与波兰诗人米沃什和俄罗斯诗人布罗茨基结为好友，“布罗茨基圈”最后一位在世诗人。1977-1980 在伯克利加州大学执教，1985 年在耶鲁获文学博士，并留校任教至今。第一本英译诗集《冬日对话》1997 年出版，布罗茨基在序言中大赞其诗中表现出的罕见的勇气和凝聚的力度，这本诗集奠定了他在欧美文学中的地位。温茨洛瓦的魅力和影响力远远超出了诗歌范围，除了随笔、诗歌翻译和文学评论之外，他的时政批评在欧美具有相当大的感召力。2010 年 8 月译者在南欧见到温茨洛瓦夫妇，即被《流亡》一诗所吸引，接电话时的一个走神把生死之间的各种感受道尽，不愧是大手笔。《感恩节》从景物描写过渡到流亡（流浪）者的心理，笔法老道，却又感人至深，同时具有极强的音乐性。

### 流亡 The Émigré

在更多紧迫的消息中——简言之，从电话听筒里：  
“你不知道么？就在一会儿前。天哪，她受苦不轻。”  
我不知道是否在家里。这些日子，我很少去看  
那个有橱窗和地下道的荒凉地带。  
我也不知道月份。也许在春天去世  
更好受一些：雪中变黑的粪土，

树上花苞沾满煤渣，泥水——这些会使人平静。  
直到对复活失去兴趣。亚力山大，  
爱德华，杰尼亚（还活着）。一代人四分五裂。  
我回忆起——柔和的面颊，带喉音的嗓门，笨拙的步子。  
唇膏，太亮。眼睛，不是立刻可以看得具体。  
抽屉里，一根丝带，一些收据和支票：半生在此度过。

流亡的头三个月虚度了——  
每个人都这么认为。并非完全是你脑子里想像的那样：  
偶尔的家书带来寒意，在那里无论是监狱的墙壁  
还是报刊专栏都没有变化。地下室窗口的栅栏外——  
广告，天线，灰尘。地平线附近，摩门教  
教堂的尖塔，像一根针管（海洛因，不是鸦片，给那些  
马克思宣称的“人民”）。我看不见——她是坐火车上，  
还是在开车：都一样，头顶上——沥青，  
混凝土，金属碎屑，未来的墓穴。电梯在黑暗中咕噜抱怨。  
干燥的办公室蜂窝里，你的口音  
不构成阻力，也不激起信任。换一个大陆  
并不能减轻痛苦——只有死亡才能。开始，只会更糟糕。

实际上，已过去很多时日。皱纹在太阳穴纠结。  
手腕上的骨骼突出——手指上更是如此。  
我们在另一个世界彼此相知。在那里纺锤树银子一般闪光，  
鹅耳枥树林遍布山谷。没有什么横在我们之间，  
只有争论，关于朋友，关于读过的诗。有一次在门边  
争吵，两座灰黑色的水泥狮身人面像，或许，  
仍然立在那里。后来，在布朗克斯较好的地段——\*  
她丈夫的画架上：拧在一起的树根，象征着

与故国和大自然割不断的联系。大自然总是擅长平衡：  
肉体战胜灵魂，细胞冲向淋巴的高速公路，  
肺部干裂，医生喊出希腊词语  
让我们兴奋，献身于布朗氏酸碱运动律。

云层，潮湿的花岗岩——灰色喉管。  
这些河流无处可去。一只狐狸躲闪着跑过车库，  
用鼻尖去叩响门。一只松鼠在树的针叶间喷射吐沫。  
当我注视第一盏街灯时，我几乎忘记了  
黑暗。心脏像婴儿的拳头一样使劲敲打  
不可能到来的事物。一根树枝上落下了叶子。  
蚂蚁忙碌。一只静物铁锅镶嵌在镜子里。  
没有镶嵌的飞人，手，星座——这些对她多么亲切——  
却在老去。一切都发生在很久以前。  
这耻辱，身体退化，咳嗽，水分变质，  
这该死的盼着终结快些到来的欲望——  
冷漠的过路者。请原谅我在电话线这头的沉默。

*Translated by Ming Di based on Ellen Hinsey's English translation*

\* 布朗克斯位于美国纽约州（译注）。

（译自第 49 届马其顿 Struga 国际诗歌节诗选）

**感恩节 Thanksgiving Day**

斜坡下，沼泽地散发出金属的味道。  
一群马啃着棘皮类动物似的草叶。  
在秋天和平原的中心，八个女人  
围着桌子劳作。露水饱和了  
俄亥俄的周末。山谷下，  
一棵枫树吱吱作响（或许是个罐头盒，  
无法判断）。光线厚重起来，  
在威斯康辛，北达科他，俄勒冈，\*

还有猎户星座。神的坡地  
滑向迷失的空间。单调的心跳  
撞击峻峭的地面时，  
让我们感谢这新的陆地。  
我的目光无法穿透它，但它是鲜活的。  
它也无法穿透我，但我可以断定  
一只老犬在此地比在老家  
更容易辨认出奥德修斯。

我将感恩之心献给那些  
苦于追求答案的不倦心灵。  
献给新的水。献给属于未来的  
草。献给吹过草地上的  
耐心的风。献给异乡的墓地，  
献给不再那么可怕的异乡石头的重量。  
献给非生物。献给你，你会  
从中借鉴什么。你会的。

献给这片地域的黑人音乐。献给  
它在天旋地转中的遏制。  
大海这边，物象反反复复，  
已适应了黄昏。  
三鼎钟敲响时，声音填满了所有角落。  
视网膜不再惧怕犯错，  
发现一把锁，一块桌布，几颗星，  
仿佛在童年，在同样的老地方。

*Translated by Ming Di based on Diana Senechal's English translation*

\* 俄亥俄，威斯康辛，北达科他，俄勒冈，均为美国州名。（译注）

译自《冬日对话》

## 达米尔·索丹（克罗地亚）

简介：达米尔·索丹（DAMIR ŠODAN，1964-），克罗地亚最有趣、最有活力、最聪明的当代诗人之一，剧作家，职业翻译，吉他手。在斯特哥尔摩的一个小诗歌节上认识他，说话幽默，写的诗也很幽默，最大特点是能够不动声色地把一件小事描述得绘声绘色。他善用纯美而又干脆的语言来叙述，诗的开头进展很慢，接着是不急不缓地往下流，带着你走，最后是强有力的收尾，具有一种不可置疑的说服力，让你在不知不觉中就中了套。他自译的英诗发表于美国《诗歌评论》等刊物，这里仅选三首。他已出版三本诗集，两本翻译诗集，及多部剧本。

## 拐杖 THE CANE

我不知道我是否会有根拐杖  
盲人、老年人、绅士们用的那种  
我可以像叶芝那样用来敲冰  
或敲敲人行道，吓走虫子  
和鸽子当他们困惑的时候  
来吧，那些憔悴的走下坡路的旧日子  
我需要拐杖  
红木，檀木  
或其他木，供消遣的拐杖  
甚至是惊叹号拐杖  
其实是挂衣服的拐杖  
将地和手连起来  
在它们互相纠结的拐弯处  
你曾经爱过我。

## 堪察加 KAMTCHATKA

我梦见堪察加  
与陆地分裂  
在海上漂浮。



所有媒体都报道了此事。

（日本人被警告  
留在室内。）

我跑过城市，想在整个世界  
瓦解前找到你。  
但你已准备出去

同一些我不认识的女人  
看电影。其中一人偷走了我  
大衣。我如此绝望。

我整夜喊叫，  
但没有人能听见我。  
好像我早已死去。

## 圣保罗 SÃO PAULO

我们在上空飞了半小时。  
下面是烟囱和工厂，  
散发着煮黑豆味的居民区，  
慵懒的住宅里穿着海滨比基尼的美女，  
水泥大道上竖着高大的公司广告，  
街头流氓绑着绷带，  
崇拜彩虹教的变性人，  
成群的孩子骑着自行车穿过，尘土飞扬，

车后面是强制性标贴  
和耶稣的照片.....

这里生意兴隆  
主要靠直升飞机。  
市区里大多数高楼顶都有直升机场，  
如果你是外国人  
你只不过是个会走路的钱袋.....  
隔壁座位上传来声音，  
就在这一刻  
不知何故，我听到  
巴吉斯克的桑德拉尔在说：

这里终于  
有了工厂  
郊区  
可爱的电车  
电线  
街上挤满了人  
正在晚间购物  
一个天然气罐过来  
最后我们被拉进了站  
圣保罗  
我感觉在尼斯  
或在伦敦查林大桥  
我看见所有的朋友  
喂  
——我来了。

译注：圣保罗为巴西最大城市。巴吉斯克是另一位当代克罗地亚诗人，见诗人互译一栏中的介绍。桑德拉尔为法国籍瑞士诗人小说家（1887 - 1961），巴吉斯克受其影响很深，常挂嘴边。

## 阿莱西·希德戈（斯洛文尼亚）

简介：阿利西·希德戈（Aleš Steger, 1973），斯洛文尼亚最负盛名最具活力的青年诗人，曾主攻比较文学和德语文学，出版有五本诗集，一本小说，两本散文集，获得过几项重要的欧洲文学奖。英译诗集《事物之书》2010 年在美国出版，获得 2011 年度 BTBA 最佳图书翻译奖（诗歌类）。“事物”在他笔下被赋予更广义的生命，不仅仅是被拟人化或物化，而是被赋予了更深的文学含义，比如《耳环》一诗就出手不凡，你无法判断是指戴在耳垂的东西，还是在你耳边不断低语的人，或是盲目的爱情本身，或是一种诅咒，一种无法摆脱的魔力，但即使焊接在耳朵上也只是生活的副本，你最终会失望，回到孤独。《事物之书》在开场诗之后由七个小辑组成，每小辑七首诗，共 50 首。《鸡蛋》是第一小辑第一首。日常生活中极常见的鸡蛋，常人想到太阳，阿莱西看到“眼睛”。在对视中“你”最后把面包块搅进鸡蛋里，遮蔽的是谁的眼睛呢？这类令人无限联想的歧义，诗集里随处可见，诗意正产生于这些歧义之中。

## 鸡蛋 Egg

当你在铁锅边上杀死一只鸡蛋，你没有注意  
它从死亡中长出眼睛。

它这么小，甚至不能满足  
即便是早晨最谦卑的食欲。

但它已经看着，已经盯着你的世界。  
从它的玻璃眼视野看过去，地平线在哪？

它看得见那在空间随意穿行的时间吗？  
眼球，眼球，打破的蛋壳，混乱还是秩序？

这么早的时辰，这么小的眼睛，这么大的问题。  
而你——你真的想要答案吗？

当你坐下，眼对眼，在一张桌子后面，  
你很快把面包块搅进去，遮蔽了眼睛。

## 耳环 Earring

整个过程中都是他告诉你做什么。  
他的声音是填满歇斯底里的巧克力糖。

他是一个有爱心的敲诈者。瞎了一只眼的猫头鹰。

他看到世界的一半而指挥另一半就足够了。

他很有兴致地对着镜子检查自己，但如果你当着别人面夸奖他  
他便会疯。他不是你的财产。他不是你的装饰品。

只有当你跟他跳舞，跟他做爱时，他才咕咕叫。  
然后笼子打开。然后他是诸神的白衣信使。

逐渐地你与他越来越疏远，你把他藏在盒子里，放错地方。  
但他在耳垂上咬过的一口仍然对你低语。

仿佛爱神用无形的钳子掐住你，  
把内疚的词语和背叛的沉默焊接到你耳朵里。

西西弗斯山上的石头副本装置在里面。  
你带着希望上山。然后喝醉了滚下坡，沮丧而孤独。

*Poems by Ales Steger, translated from the Slovenian by Brian Henry*  
*Translated from the English to Chinese by Ming Di*

## 尼古拉·马兹洛夫（马其顿）

简介：尼古拉·马兹洛夫（**Nikola Madzirov, 1973**），马其顿共和国最优秀的当代诗人之一，东欧最具活力的新一代诗人代表，波兰诗人亚当·扎加耶夫斯基称赞他具有丰富而奇异的想象力，他的诗“如夜行动物突然被车灯照亮”，引起世界的注意。尼古拉出版了四本诗集，部分被译成30种语言，曾在30个国家朗诵，获得过马其顿、德国、奥地利、美国等国的诗歌奖项。曾就读美国爱荷华国际写作班。译者第一次将他译介到中文世界时曾受到青年诗人的欢迎，这里再译两首早期的短诗。《三岁》有他平时说话常见但诗中不多显现的幽默感，《魔法剧院》体现了一位当时只有20多岁的诗人高度凝练的语言和奇妙的比喻，诗人在纸上建剧院，虽然空空如也但人生百态展现其中，诗人不仅描写或记录，更多的是想象和预测，而这种想象力是一种魔力，如邮差送来的天使礼物，来得比门铃声快，不言而喻走得比风更快。

### 三岁 I Was Three Years Old

我还记得一清二楚  
那时候离家出走  
穿着睡衣  
趿着我父亲的鞋子  
比我的脚大三圈

我仍然保持那种冲动  
只不过  
鞋子现在太小了。

## 魔法剧院 Magical Theatre

门铃在响  
邮差比门铃声  
还快  
每天  
他带来  
《新约》的  
一页  
包在天使的硬布衬裙里  
我在纸页上  
盖剧院  
舞台是空的  
（除了空气什么也没有）  
我跟空气玩  
进入观众的  
子宫  
我提前两小时  
预测他们的梦  
百分之九十九的人  
拽住翅膀  
他们一睁开眼  
就找水  
和一勺糖。

## 金果尼亚·金果尼（意大利）

简介：金果尼亚·金果尼（Zingonia Zingone），意大利女诗人，出生于 70 年代初，在中美洲生活多年，现居罗马，精通西班牙语和英语，出版有西班牙语诗集《给谵妄症戴上面具》（2006），《世界性悲痛》

（2007），《塔纳·卡塔纳 Tana Katana》（2009），以及意大利语版的《给谵妄症戴上面具》（2008）。2007 年开始在欧美和亚洲应邀参加各种诗歌节，并创办了罗马 *Altre Braci* 诗歌协会。我与她认识于印度诗歌节，但诗歌之外的她更有趣，她在中美洲和罗马都经营农场，干粗活，但文思却非常细腻，这里仅展示一首，其它将发在别的中文诗刊上。

### 幻觉

从门口走过  
不知道是进来  
还是出去

或者缝隙把你带到  
你很熟悉  
却没有去过的地方。

走廊尽头  
一个男人坚定地走在  
跑步机上。他的注视



幻影出你。  
他没有过来，也没有

触摸你。  
他的疑虑旋转起来，  
转到你这里，从你身边滑过，  
在你身体里吼叫。

走廊尽头的男人  
需要的超越了你的肉体，  
你无法想象：  
盗取空白所需  
还是把他清空  
填充你自己。

门，不在了，  
走廊不在了，框架不在了，  
尽头不在了，但  
那个男人还在走动，心跳合拍  
你胸口，

他知道不能用重复的阴影  
设圈套，  
那不过是移动的视觉。  
他只有一个身体，走在跑步机上，  
而你是一个虚构，  
比你以前多一点，  
比你以后也多一点。

杨小滨：翻译狂实验计划（与在线翻译器 worldlingo 合作）

Yang Xiaobin:

Translation Mania (in collaboration with online Worldlingo)

原诗 (Original Chinese)

白日依山尽

黄河入海流

欲穷千里目

更上一层楼

中译英 (Chinese to English)

Daytime enters the ocean current according to

mountain completely Yellow River

to want on poor great distance

item a yet higher goal

英译中 (English back to Chinese)

白天根据山完全地黄河

在恶劣的巨大距离

项目，更高的目标输入

洋流要

中译英 (Chinese to English again)

Daytime acts according to mountain completely Yellow River

in the bad giant distance

project, the higher goal input

ocean current wants

英译法 (English to French)

La journée agit selon le fleuve de jaune de montagne complètement  
dans le mauvais projet géant  
de distance, le courant plus élevé d'océan  
d'entrée de but veut

法译中 (French back to Chinese)

天根据黄色铁色土河完全地行动  
在距离坏巨型  
项目，目标词条海洋更高的  
潮流要

中译日 (Chinese to Japanese)

日の基礎の頹廢的な鉄の黄土色の川移動は完全に  
ひどく巨大なプロジェクト、より高い  
潮流がほしい目的の記入項目の海  
から離れている

日译德 (Japanese to German)

Flußbewegung von ockerhaltigem des schwindeneisens der Grundlage des  
Tages vollständig  
, zum schreckliches enormes Projekt zu sein, wird  
vom Meer des beabsichtigten Eintragung Einzelteils gelassen, das einen  
höheren Strom wünscht

德译中 (German to Chinese)

日报的依据的收缩的铁的河运动是  
到可怕的极大的项目

完全地被留下海意欲的单独部分的词条，祝愿  
一条更高的河

中译希 (Chinese to Greek)

Η καθημερινή μετακίνηση ποταμών σιδήρου συστολής βάσης εγγράφου  
παραμένεται εντελώς στο έντρομο  
τεράστιο πρόγραμμα πηγαίνει στη θάλασσα η έννοια που η χαλαρή είσοδος  
μερών, επιθυμεί  
έναν υψηλότερο ποταμό

希译阿 (Greek to Arabic)

الوثيقة القاعدة الإنتقاص الحديد نهور يومية الإنتقال يذهب  
يرعب ال في تماما [[برمنتي  
يتمنى, الأجزاء مدخل يسترخى ال أن الأهمية البحث إلى ضخمة برنامج  
هيغر] نهر

阿译中 (Arabic to Chinese)

移动是每日河强的收缩阿尔凯达  
的铁在巨大的节目到搜寻完全地惊吓  
重要性零件入口放松，是完全的我们  
河

中译意 (Chinese to Italian)

L'espansione è il fiume quotidiano forte il ferro che contrae Ahl  
all'estensione trionfalmente frightens l'entrata importante dei componenti al  
programma enorme  
alla ricerca per distendersi completamente, è il completo il nostro  
fiume

### 意译韩 (Italian to Korean)

확장은 매일 강이다 연장에 계약는  
완전하게 기지개하게 수색에 거대한 프로그램에 일원의 중요한  
입구를 두려워하게 한다 강하게 철이, 한 별 우리의 강  
인

### 韩译中 (Korean to Chinese)

完全扩展每天合同在是  
河的继续，它做恐惧成员的中间床罩一入口在是极大的在查寻  
到下面舒展的节目是强的季节，随员我们的河  
人

### 五言三首：学日语

1

阿姨吾爱哦  
妈咪暮卖馍  
大弟肚袋多

2

癞痢鹿来囉  
踏踢兔太拖  
哈嘻虎还活

3

爬屁扑拍婆  
拔笔不摆脖  
牙医又哎哟

杨小滨：Phonetic Translation

卧姿（音译普拉斯诗一首）

唉，可夕死  
唉，负她，胡思求渴得舞得临死  
俺的爱渴死！  
爱渴死，却来舞灵  
噢扶扶落木的伞塔儿，来客获悉死。

得，塞破  
味儿似来客天儿似，来客的  
我踏死去来无垠  
脱离爱似大步离席，一次蜜热  
偶妇儿的若渴

在她剧弱扑死，俺的疼死  
额外的死搞  
已腾摆，为敌各凜死。  
夜似泪她爱  
因扛她，则忙得肉的

卧姿就来，俺来得类似，  
滴银的发，她胳膊护肤，太颇似。  
外偶  
扶落幕的抱等魔夫的扑，飞客似地撕打死  
割吻恶来赴。

原诗 (Original poem for reference only)  
Words (by Sylvia Plath)

Axes  
After whose stroke the wood rings,  
And the echoes!  
Echoes traveling  
Off from the center like horses.

The sap  
Wells like tears, like the  
Water striving  
To re-establish its mirror  
Over the rock

That drops and turns,  
A white skull,  
Eaten by weedy greens.  
Years later I  
Encounter them on the road---

Words dry and riderless,  
The indefatigable hoof-taps.  
While  
From the bottom of the pool, fixed stars  
Govern a life.

## 来自遥远邻国的世界诗歌

王敖

雨后的纽约肯尼迪机场外，我搭上一辆橙黄色的出租车，司机载着我  
去中央火车站，并给家里临睡前的孩子打了一个电话。“我来美国二十  
年了，女儿要上大学了。”我在半睡眠状态里听这个巴基斯坦人闲聊，仿  
佛在听新疆人说英语。“你是中国人，中国好啊，是我们的朋友。不过，  
我们的国家简直不可理喻了。”“我们中国一样不可理喻。”

最近，读了有史以来第一本现代巴基斯坦诗歌的英译本**Modern  
Poetry of Pakistan (Dalkey Archive Press, 2010)**，我对那位司机身后的老  
家，也就是我们那个文化上很遥远的邻国，有了一番新鲜而曲折的认  
识。从政治上讲，以人民对生存处境的感受做比较，我们很难说谁的国  
家更加不可理喻。然而在文化际遇上，可堪比照，并能引起共鸣的地方  
也颇为明显。也许，整个现代以来的历史，对两个国家的人来说都象沙  
筑的城堡，在四处涌来的潮水中随建随倒，让人不堪回首，但又无法逃  
脱，除非是在科幻小说或诗歌里。改写孙中山的著名题词，顺应潮流者  
可以猖狂一时，逆时而动者无葬身之地，两者之间则是无数茫然无措的  
眼睛明灭在混浊的波浪中。集体心理中痉挛的失忆，短路和语焉不详，



文化上声嘶力竭的自杀性自救，神汉附体般的话语欺骗与暴力，这些都不曾放过我们，而且轮番出现。所以，即使在和平年代，我们也常有生逢乱世的感慨。

这本诗选是一个后911时代的美国和巴基斯坦的合作项目的成果。入选的44位诗人的名单由巴基斯坦的文化部门确定，再由一位在美国研究英语文学的巴裔学者主持翻译，其过程中有多位来自各族的学者和诗人积极参与。读一下巴基斯坦的官员作家Fakhar Zaman过于简略的前言，我们会感到，也许所有类似性质的文化交流活动都暗含有几分荒诞——“我确信美国读者会在我国万花筒般的诗歌面前既惊又喜。”诚然，可是我们也知道，美国人对巴基斯坦的关注，主要原因是要巴基斯坦配合他们搞定阿富汗和伊朗。政府赞助的文化交流只是大趋势之下的一笔小投入，尽管巴基斯坦盛产诗人，可是它并不产石油，如果没有那些难缠的中亚诸国，恐怕我们现在也不会看到这本书。

如今，巴基斯坦境内活跃着四五千个圣战组织，但政府又跟美国结成了反恐联盟。近邻皆非善邦，阿富汗，伊朗，俄罗斯；同时跟印度在克什米尔地区也纷争不断。在这种情况下，诗歌中井喷的民族主义是难免的。比如，在西方，从雪莱到“齐柏林飞艇”乐队，克什米尔的形象引发的都是神秘的，漫游者的奇幻之旅；而在他们本国的诗人笔下，克什米尔山谷则变成了睁着一只眼的“睡狮”（Taos Banihali）——这是我们中国人很熟悉的比喻。同时，巴基斯坦的民族主义在语言构成上颇为复杂。我们知道，在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过程中，官方民族语言方案的制定是其中至关重要的一环。如果没有民族文学的整合与提升的力量，民族主义的兴起是不可想象也不可再现的，重新书写的历史，刻画民族个性的

诗篇，这些都是建国大业的配套工程。然而，打开这本诗选，我们发现，原作是由包括乌尔都语，庞遮普语，克什米尔语在内的七种语言写成的，这些语言之间的压迫与抗争，影响与刺激，在巴基斯坦六十多年的历史造成过大量的问题与争议。这些语言上崎岖不平的异质性，在出色的英文翻译里经过打磨抛光，已经基本看不出来了。

从诗歌上说，也许巴基斯坦人比我们要幸运一些。他们建国时间虽短，但诗歌语言的古老传统并没有经历过明显的断裂。波斯史诗的回响，阿拉伯苏菲诗歌的语汇，格律化的抒情诗（比如Ghazal）与传统音乐演奏结合的形式，这些都是现代巴基斯坦诗人共享的，而且生命力仍十分旺盛的传统。西方思想文化的入侵与当地化，在他们的笔下，是“各种哲学犹如移民前来”。我个人比较喜欢的诗人法伊兹(Faiz Ahmad Faiz)，是巴基斯坦“进步文学运动”的核心成员，作为一位马克思主义者，他的诗有力地结合一种无产阶级战士对世界的抗争态度与苏菲神秘主义。比如，在《狱中一夜》里：

自傍晚之星旋绕的迷宫  
一步步降临了黑夜。  
贴面的清风吹拂而过，  
似有人呢喃着情话。  
放逐在监狱院子里的树，  
低头专注，在天空的裙裾上  
绘制花纹与素描.....

星芒闪烁，溅落在尘土里  
天的幽蓝，融化于光的辉映.....

无论今朝，还是明日  
替暴君调制毒药的人，必不会得逞。  
可是万一他们扑灭了  
新娘爱巢中燃烧的蜡烛，怎么办  
让他们做给我们看，如何扑灭那一轮明月！

迷宫般的星空，天空隐含的图像，新娘爱巢中的蜡烛，当这些传统的意象写进了监狱的背景，这首无产者的抗议诗歌获得了一种来自遥远祷告的，有别样质地的纵深感；而所有苏菲诗人朝向的经典核心，《古兰经》的《光明》一章（24：35），也得到了明确的回应（“真主的光明犹如一座灯台……光辉叠加在光辉之上”）。

巴基斯坦诗人的比喻来自一个成熟的体系。比如，一些简单的比喻，眼泪如珠链，脸如明月，在文学演化中凝固而产生这样的效果，“明月上的珠链”。有趣的，加强效果的比喻随处可见，比如，“新妇的芳唇，可曾吻在你的嘴上如吹起横笛？”，“写诗如用怒握的双拳去囚禁旋风”。在杰出的诗人那里，漫长的传统并未成为诗人的负担，而是给他们更新比喻的实验提供了无数条向心力极大的线索，它们同时也导向苏菲诗人们精神上的光明之途。

在这种背景下，他们的政治抗议往往有一种毫不避讳的坚决与底气。写成功的政治抒情诗，需要很强的观察力和讽刺的天赋。诗人Sarmad Sehbai有一首从被观看者的角度写灾难的诗，这样开头：

他们会在报上刊登，你父亲  
变形的脸的照片。  
挂起你女儿破损的外衣，  
他们会听取你关于

生死之哀的讲述，  
仿佛这是一个民间故事。

陌生国度里的战场，曾是异域想象里的桃花源；而如今媒体逼近的镜头，给我们提供的生死悲恸，经常是一个类似“可怜的农夫就这么悲惨地死去了”的俗套。而诗人们对一般的日常生活，都能有更切肤的表达，来自女诗人Kishwar Naheed 的诗句：

山羊等待屠刀  
而我等的是拂晓，因为  
每天我都在办公桌上  
被宰杀。这是  
为我说谎付出的代价。  
那些浓妆的脸蛋，  
象新修的坟墓来访问我。

这种极端化的表达很常见，同时也不妨碍诗人们在表达过生存的绝望之后，转而模糊掉个人的声音，在逼近永恒之际，乘几行启示般的格言返回，比如，Jamiluddin Aali这样结束一首诗，“这些世纪，不过是字母表的开篇。”

或者，如Pushpa Vallabh所说，

我是摩西五经，我是福音之书，  
我是博伽梵歌，我是罗摩衍那，  
但切勿在书山中把我寻找，  
我是词语间，那不可见的记号。

博尔赫斯小说里写过的，那无名的，一切书籍的作者的想法，显然跟这一传统有关。如果象博尔赫斯虚构的那样，《道德经》与《天方夜谭》原出自一人之手，那么我们读到的七种语言的巴基斯坦诗歌的作者，可以坐实就是诗人翻译家Waqas Khwaja本人，他在译文上用心颇多，也堪称是诗人们的功臣。在世界文学的大气候下，经过翻译研究，改写误读，最终进入高等教育的课程表的各国诗歌，已经为我们重写了文化上的地图。我们知道它们就跟卖到一家县城里的麦当劳的咖啡一样来路复杂，反观我们自己写的诗，又何尝不是在意识的深处都存在让人疯狂的吊诡，自我撕裂与重装上阵。

一位去过巴基斯坦的同事告诉我，“在那里好多中国人都开奔驰的。”“杀人很常见，对动物到是经常网开一面。我们一帮中国人去郊区的一个湖里钓鱼，钓了一只30斤重的甲鱼，因为当地人虽然穷，但是不会杀它们。”“到了周末，就会有富人在学校操场上施舍肉包子，穷人们点起火烤着吃，一群人在火堆里抢。”巴基斯坦人在中国会有何感想，我并不知道。但如果没有诗歌和它表现的最基本的人的向往，“不可理喻”也许会成为我们时代唯一的，毫无益处而且带有强烈反讽的共识。

2011.5

补记：写完这篇几个小时后，听说拉登死在了巴基斯坦。

## The Classical in the Modern: The Pursuit of “Poetic Flavor” (Shiyi)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Poetry

现代中的古典——当代汉诗对诗意的追求

By LI Dian 李点

*Shiyi* is inexplicable.

-----Wang Xiaoni

No poet, no artist of any art, has his complete meaning alone. His significance, his appreciation is the appreciation of this relation to the dead poets and artist.

-----T.S. Eliot

What is poetry? How does one define “poetic flavor” (shiyi or shiwei) in writings that purport to be “poetry”? These open questions have always been a focal point of aesthetics in the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ever since the birth of vernacular poetry germinated in a professed rupture

with classical poetry. Tradition, however, has many ways of asserting its presence. If we describe “the classical” as ideas of writing and reading classical poetry, it not only has never disappeared from modern Chinese poetry but also has often served as a stabilizing force in the latter’s search for legitimacy as a new literary genre.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poetry, the classical has been reappearing in more tangible ways than critics have accounted for, in part because the question of “poetic flavor” is becoming increasingly polemical and uncertain.

Let me start with a recent article by Wang Xiaoni, a highly respected contemporary poet and critic. The article, which was based on a speech to university students, is entitled “Jintian’s shiyi” or “The poetic-ness (sense of poetry) of our time.” The title suggests that Wang Xiaoni is attempting to address the the difficulty of defining poetry, or more specifically, what it is that makes one identify a piece of writing or an experience as poetic. This is, perhaps, the most puzzling and most profound question in the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poetics, which Wang fully acknowledges from the onset. I guess that’s why she spends almost all the time talking about *shiyi* in classical Chinese poetry. In a skilled reading of classical poems aided by spirited personal stories, Wang finds the existence of *shiyi* in classical poetry mainly in two areas: 1. the motif of *shanhe* or mountain and river; 2. the poetic form, or what she more broadly terms as *moshi xing* (paradigmatic form).<sup>1</sup> What do these two things have in common with Wang’s article’s title question? Apparently a great deal. Even though Wang maintains that the modern man does not have the leisure or motivation to amble in the mountains and along

---

<sup>1</sup> Wang Xiaoni, “Jintian de shiyi,” in Lin Jianfa, ed., *Wenxue piping: 21 shiji Zhongguo wenxue daxi 2008* (Shenyang: Chunfeng wenyi chubanshe, 2009), 378-385.

the rivers and the New Poetry has thrown the last remnant of the classical form out of the window, she implies, if not stating forcefully, that the very absences of these two things in contemporary poetry make her question unanswerable. However, poetry has not gone extinct and people are still writing and reading poetry, so *shiyi* must exist, even if it is hard to be located, as Wang describes it, in the manner of a poet, perhaps: “*Shiyi* is inexplicable; it must be accidental, appearing only to those who happen upon it and who seize upon it; it is a sudden showing, a momentary flash.”<sup>2</sup>

Clearly, Wang Xiaoni here is tackling an age-old question in poetics, namel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orm and content, a topic that has inspired numerous theories and position in the history of literary criticism in China and the West. To expect her to settle it is too much to ask. However, one feels that she is speaking from the heart. Intellectually, she knows, like many enlightened poets and critics of her time, there is no return to the classical poem; yet her heart feels the call of the classical poem against the worrying state of the modern poem. One can argue whether contemporary Chinese poetry has finally entered a “pure” poetic realm or has been in a constant crisis mode,<sup>3</sup> but that *shiyi* is abundant in the classical poem yet is hard to come by in the modern poem is a feeling one cannot easily dismiss. This is a case of unsettling nostalgia, if you will, in which one is nostalgic about something which one wishes to break away from.

---

<sup>2</sup> Ibid., p. 384.

<sup>3</sup> I am entering a dangerous argument here, about which many of my distinguished colleague will certain disagree with me. Let me just offer two examples: 1. the reduction of modern poetry in school textbooks. 2. When poetry were put up in posters on Shanghai subway stations recently, all of them are classical poem and none modern poem was selected.



As we all know, Wang Xiaoni is the not the first one bitten by the nostalgia bug. The New Poetry had a difficult birth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on an alleged clean break from classical poetry, one might add. This is almost a case of an infant's identity formation in the language of Lacanian psychology: that the infant's sense of self depends on autonomy from the parents' watchful eyes and is wrought with an unrealizable nostalgia about the mother's womb. How to write poems in an unproven language? Where to construct a new kind of *shiyi* separate from the canons of *shiyi* already in place in the classical poem? It seems that at every critical juncture where the New Poem suffers from an identity crisis, such as the *new gulu shi* (new regulated poetry), in the 1930s, the *jiuye shipai* (New Leaves School) in the 1940s, the *minge yundong* (folk song campaign) in the 1950s, the *new gudian shi* (new-style classical poetry) in the 1960s and 70s, and the *menglong shi* (misty poetry) in the 1980s, the classical comes back as a lamp and a mirror to capture of the intractable traces of *shiyi*, and is sought to re-launch the self-discovery journey of the New Poem. I am tempted to say that there exists a great paradox between the Classical Poem and the New Poem: the more that the New Poem claims to run away from the Classical Poem, the more the latter would sneak back to the former. This reminds me of Fang Zhi's (1905-1993) famous untitled poem:

#### Sonnet 27

From a pool of freely flowing, formless water,  
The water carrier brings back a bottleful, ellipsoid in shape  
Thus this much water has acquired a definite form.  
Look, the wind vane fluttering in the autumn breeze

Takes hold of certain things that cannot be held.  
Let distant lights and distant nights,  
And the growth and decay of plants in distant places,  
And a thought that darts towards infinity,

All leave something on this banner.  
In vain we have listened to the sound of the wind all night long,  
In vain we watched the whole day the grass turning yellow and the  
leaves red.

Where shall we settle our thoughts, where?  
Let's hope that these verses will, like a wind cone,  
Embody certain things that cannot be held.<sup>4</sup>

Facing the same *shanhe* (mountains and rivers) as the classical poet has been, Feng Zhi's speaker carries on a dialogue with the realm of nature. Many inanimate objects are engendered to create a context of questioning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I" and the world, between language and thought, and between permanence and transience of things and ideas. The feeling of "smallness" of the self projected in the poem recalls a familiarity going back to the heart of Chinese poetic tradition. Yet the poem is unmistakably "modern," or shall we say "post-modern," so it has been read by many critics.<sup>5</sup> What is it

---

<sup>4</sup> Feng Zhi, "Sonnet 27," in Joseph S.M. Lau and Howard Goldblatt, eds., *The Columbia Anthology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7), 509.

<sup>5</sup> For example, Michelle Yeh, *Modern Chinese Poetry: Theory and Practice since 1917*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1).

that prompts such a reading? Is it because the topic of language, thought and the self itself is the one that defines a modern aesthetic? And that the uncertainty of a definition bespeaks of a modern sensibility that we can easily identify with? Is it because the “smallness” of the speaker in fact enlarges his subjective consciousness rather than reducing it? In other words, “tianren heyi” or harmony with nature is evoked here not to make man disappear into an imagined and idealistic paradise but to centralize his subjectivity that is wrought with uncertainty and struggles in the real world. What is more remarkable, I should add, is that the poem was written in the form of sonnet, the very emblem of Western classical poetry that is just as rigid, if not more so, than, Chinese classical poetry in terms of formulaic constraints. Modern Chinese poetry was borne out of a desire to disrupt the formulaic constraints of classical poetry, but this is a case that has proven otherwise, i.e., form alone is not the definitive factor for modern poetry, not does it determine whether *shiyi* is present or absent. Needless to say, Feng Zhi’s sonnets are not an isolated case at all; in terms of its explicit employment of the classical form, it stands alongside with many modern Chinese poets, poets such as Wen Yiduo, Dai Wangshu, Bian Zilin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and poets such as Chen Dongdong, Wang Xiaoni, Bei Dao in the second half.

However, I do not mean to suggest here that the presence of the classical in the modern poem is only evidenced by a formal affinity, although this is certainly an easy but unpersuasive topic. Principl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lassical poetic form such as rigid word count, tonal arrangement, and parallelism have been largely abandoned by modern poets, for good reasons. If they exist at all in modern poetry, they function largely as ideas of control and order, as a springboard that launches us into discussions about the genre identity of the modern poem, which has happened many times in history---from the debates about *Xin gulu shi* (new regulated poetry) in the 1930s to

the controversies surrounding minjian vs. zhishi fenzi poetics (populism vs. intellectual poetics) in the 1990s. One has reasons to believe that the specter of the classical form will remain a haunting influence for a long time to come.

What I mean to say is that there is another kind of presence by the classical in modern poetry, the kind that is, perhaps, more haunting than the convention of the form. There is no one word to define it, because, alternatively or simultaneously, it is an ethos, a stimulus, an echo, an imagination, a sign as well as a signifier that provides the context in which *shiyi* might be located. Two poems come to mind: Han Dong's "Youguan Da Yata" (Concerning the wild goose pagoda) and Luo Fu's "Following the Sound of Rain into the Mountains: No Rain." Here are the texts of the poems:

Concerning the Wild Goose Pagoda  
concerning the Wild Goose pagoda  
what can we know  
many hurry here from afar  
climbing it  
to play the hero once  
still others come to play the hero twice  
or more times  
the disillusioned  
the overweight  
all climb up  
to play the hero  
then come down  
go out into the street and disappear.  
some daredevils take a jump  
making a red flower

thus becoming a hero  
the hero of our times  
concerning the Wild Goose pagoda  
what can we know  
we climb up  
and look at the scenery  
then come down

Following the Sound of Rain into the Mountains: No Rain  
Holding an oil-paper umbrella  
Humming "Sour is the Plum of March"  
In the mountains  
I am the pilgrim's only pair of shoes  
Woodpeckers' empty  
Echoes  
A tree revolves up in the pecking pain

Into the mountains  
No rain  
The umbrella flaps over a blue rock  
On which a man sits, head in his arms  
Watching the cigarette stubs turn to ash

Down the mountains  
Still, no rain  
Three bitter pinecones  
Poll along the road signs, toward me  
Pick them up

## A handful of chirping sound

Much has been said about Han Dong's signature poem. Its theme is typically read as a rejection of high-mindedness and heroism. It is a deconstruction of history and authority and an elevation of the ordinary and the mundane. I am not going to directly challenging this "correct" reading because it is a real textual possibility and it confirms the poet's well-known anti-intellectualism poetics. I would like to offer an alternative reading in terms of its evocation of the classical, that is, the Wild Goose Pagoda, an artifact of history and tradition. That the speaker chooses such a symbol to rebel against in order to establish his ordinariness is itself a point to ponder. But does he know the symbolic meanings of the Pagoda. Apparently not. The lines "Concerning the Wild Goose pagoda / what can we know" are repeated to suggest a disconnect between the climbers and the structure and all the described actions by the visitors including jumping down from it are not the intended functions of this symbolic structure. Furthermore, there is a detectable sense of ridicule that the speaker meters out to the visitors who are so violently ignorant of this symbol. This un-acknowledgement of the classical in our lives and this tension between the surface and the significance, it seems to me, are what makes this poem so powerfully expressive.

In a less politically charged environment, the Taiwanese poet Luo Fu describes a moment of life's true ordinariness: an outing to the mountains. From the onset, the speaker has all the props (his umbrella and tune) to relive a classic dream of emerging into nature. Yet nothing turns up as rehearsed: Rain does not come, and an uninitiated man destroys whatever remains with his cigarettes ashes. The ending of the poem, however, suggests this classic dream has not been a nightmare because the speaker does have three pinecones to treasure and to savor. These pinecones, which for some reasons

have escaped from the self-contained world of nature, have thus become indexes to the classic dream which constantly tempts us. If they are a reminder of the classical, it means we can only experience it in a discounted way, in a way that is always frustratingly unsatisfactory.

For a long time, the presence of the classical has been deemphasized in both modern poetry writing and criticism. Maybe it is time for us to give it appropriate attention. I hope that I have shown that the classical has been an integral part of modern Chinese poetry since its very beginning, and that it has helped to locate the discovery and the presentation of *shiyi*, however mysterious and fleeting it may be. This is clear to me: of the short list of canonical works in modern Chinese poetry, there exist the presence of the classical in varying shapes and forms. This fact alone is enough of an invitation for us to continue to explore this important topic.

About Author: Dian Li has a Ph.D. in Asian Languages and Cultures from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Ann Arbor. He is now an Associate Professor and Acting Head in the Department of East Asi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Arizona, Tucson. 李点，美国密执安大学亚洲语言文化系博士，现任美国亚利桑那大学东亚研究系副主任，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文学理论，现当代诗歌及电影。

## 诗道罇燕

臧棣

矛盾的东西常常会给诗带来一种新颖而又有趣的陌生感。

在我们的文化语境中，也在我们的诗歌语境中，诗的激情经常被用作一种诗歌政治。比如，人们会把他们在海子的诗中看到的激情，用作一个尺度来鉴别顾城的诗是否有同样的激情。

诗的激情从来就不适合激情的尺度。在时尚杂志的摄影棚里，或者电影节的开幕式上，可能存在着人体表达上的激情的尺度的问题。但在诗中，诗的激情只是诗的一种工作状态。它标志的是，诗的主题对诗的题材的自我沉浸的程度。

通过诗歌，我们认识到伟大的好奇对生命来说是多么的珍贵。它不仅是可能的教育，也是可能的解放。

在诗歌中，只有伟大的好奇，没有其他的好奇。这话听起来有点绝对，但其实却是诚实的。

艰难的诗不一定都和艰难的人生有关。有时，艰难的诗只意味着艰难的诗的觉醒。



诗的觉醒常常会让诗变成我们生活中的一个事件。

诗的觉醒就像是生活中刚刚开始的一次旅行。

诗和旅行的关系是一种人生的自我解脱。这是一种积极的消极。

讲得那么智慧，不如讲得那么亲密。这种窘迫反而会促使诗更温柔地依赖行动的力量。

诗的行动是对诗的诱惑的一种修正。

没有对诱惑的体察，我们写不出伟大的诗。这也许难以理解，但这确实没什么好争辩的。

痛苦的迷恋是某些诗歌批评的出发点。而对痛苦的自恋，常常以隐蔽的方式成为思想宝贝的诗歌批评的源泉。

更可耻的是，思想宝贝的诗歌批评还经常把对痛苦的自恋演变成一种批评的施虐。

死亡不会自恋。但在诗人的写作中却存在着一种对死亡的自恋。

对死亡的自恋在诗歌写作中导致的后果是很难预料的。它可以被转化成一种对诗的神圣的皈依。也可能被弄成一种拙劣的感情畸形的表演。

在即使是最烦人的诗人的自恋中，也可能存在着一种精明的自我省察。

作为一种思想的风度，敏感的明智有可能只存在于对诗的感受之中。

诗人的心智向诗的心智的飞跃，除了靠突发的心理能量外，还多少要靠一点运气。

是诗人创造了诗，还是诗的写作本身创造了诗，这确实是一个问题。

诗人创造了诗，这种观念是人们熟悉的。另一方面，阅读也创造了诗。这种体察却是人们不太熟悉的。

比如说，不那么恰当的诗，通过敏锐的阅读，有可能变成恰当的诗。

也不妨这样看，如果说诗创造了诗的恰当，那么，阅读同样也能创造诗的恰当。

诗的问题，很多情形中，其实不是诗本身的问题，而是阅读的问题。

一首本身没什么问题的诗，在阅读那里，却可能产生出许多问题。

你不该只是在那里读诗，你还应该把诗带到街上。

诗对你做了那么多的事，而带诗上街，是你能为诗做的最恰当的事情之一。哪怕这只意味着，你只是带了一本诗集，坐在街边的椅子上去读它。

从阅读的乐趣上说，看诗就像我们坐在路边的咖啡馆里看人。

你可以说你是读一首诗，但有时你必须强力终止这样的读诗，你必须由读诗转向看诗。

说到理解诗，与其说诗是读明白的，不如说诗是看明白的。

盲目对于诗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人们常常忘记，盲目本身就是一种尖锐的看。一种极端的看。

人们常常喜欢把诗和自由联系在一起。为了这种联系，他们还制作了很多说法，比如对诗的追求就是对自由的追求。这其实是对诗和自由的双重误解。

诗的创造确实和自由有某种关联。但诗最想创造的其实是一种自由的分寸。

诗的自由是一种有分寸的自由。

完全可以这样讲，这种分寸大约是自由回敬给诗的最好的礼物。

同样，也应该明白地指出，这种分寸是一种神秘的分寸。

当诗歌史变成了时代的泄洪道时，人们总喜欢争论什么是现实？什么是诗的现实？

其实，有的只是一种诗和现实的关系。

另一方面，有些诗的问题的讨论，其实和诗人所置身的历史处境的关系非常密切。比如，假如我们把诗人的责任比喻成一张桌子的话，那么，我们这张桌子的左边讨论什么是诗的现实，和在这张桌子的右边讨论同样的问题，得出的结论是不一样的。但是，人们常常忘记了他们是在什么样的历史情境中讨论诗的现实的话题的。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只是知道，要讨论什么是诗的现实，我们必须搞清楚我们的方位感。

现实感几乎是我所知道的最好的一种和诗有关的想象力。

如果要投票的话，我永远都会把票投给诗人的现实感。

那是一种伟大的感觉，假如文学所触及的感觉中确有某种感觉可以用伟大来称呼的话。

在不同的诗人那里，有不同的诗的现实，但这种状况恰恰不意味着诗的现实是多元的，没有标准的。我很想避免这样说，但有的时候话只能如此：这种状况可能更多意味着，在不同的诗人那里，有不同的语言。

必须记住，在有的诗的语言里，是没有现实的。

现实只是诗歌史上很晚近的一种文学事件。只在绝少的例子中，它才是一种和诗有关的语言事件。

诗的现实主义，喜欢把它装扮成一种诗的尺度，但其实它只是一种看待事物的角度。

这个角度很有用，也很有必要，但有关的分寸感却很难把握。

从形状上看，现实更像是诗中的一个平衡木。

对于诗的写作而言，诗的现实主义只是一种风格上的建议。

不是我们搞不清楚什么是诗的现实，而是我们搞不清楚什么是人生的现实。

新诗史上，很多时候，人们在谈论什么是诗的现实时，他们并没有帮助我们意识到本来有可能意识到的东西，而只是在粗暴地使用一种文学政治。

作为一种建议，我觉得史蒂文斯的想法是明智的。他说，诗听起来“更像是一种关于现实的新知识”。某种意义上，我觉得他已经回答了什么是诗的现实。

诗的现实不是一种外部的现实。但是，困难的是，我们几乎也不能说，诗的现实是一种内在的现实。但是，在进行某种诗歌防御战的时候，我们会控制不住自己，经常随口说，诗的现实是一种内在的现实。

从诗歌写作的角度看，诗的现实其实是一种开放的现实。也就是说，在诗歌中，现实不仅是变形的，而且更重要的是，它是一种可以实验的现实。

一点都不追求现实的诗，是有其可敬的一面的，同时它也是有缺点的诗。这缺点不是说这种类型的诗在技艺上不够完美，或者在主题上不够深刻。而是说，它把诗的感官完全风格化了，从而降低了诗的愉悦。

人们常常以为所有被归入唯美主义的诗，是不追求现实的诗，这是一种文学史的偏见，也是一种诗歌阅读学的势利。至少在诗歌的目标上，这些唯美主义的诗是针对我们的现实的。特别地，它们还针对着我们对现实的一种认识。

诗的愉悦是排在首位的。这道理简单得就像生命的愉悦是神圣的一样。

不论我们如何纠缠，如何打岔，如何迷惑，如何挑衅，如何粗暴，诗的形式比生活的形式提供的可能性要多得多。而且，在诗的形式和生活的形式的关系中，神秘并且神圣的情形，永远是诗的形式要多于生活的形式。天知道，这是不是诗歌吸引我们的最根本的原因。

生活有时候是不可能的，而诗的生活几乎永远都是可能的。

诗本身就是一种生活。这句话大致不错。但容易被误读的是，人们常常以为这种说法是对诗和生活之间的关系的一种解释，或者，以为它是对什么是诗的本质的一种回答。其实，这句话涉及的是，与其说是一种答案，不如说是一种建议。

对诗歌的问题来说，好的建议比好的答案要更积极。好的建议就像有益的启发一样，它构成一种友好的邀请，它敦促我们去做，去行动，去实践。

新诗史上，我们的诗歌阅读学真该好好修理一番。人们有时确实会读诗，知道如何阅读诗歌，但很多时候，人们还没有学会看诗。其实，对诗的阅读常常可以归结为这样一种视觉的行动：看诗。

有时，你只需看一首诗做了什么。

有时，你只须看一首诗如何在行动。

有时，你只需看一首诗怎样在实践。

在诗歌阅读中，看诗，是非常重要的。其重要性不亚于看人。

这种看，不只是在对诗进行思想之前才发生。也就是说，不是先有看，才有思索。这种看，经常会在对诗的思索之后，仍然会延续不断。

很多时候，我们其实不是凭借思想的力量抵达了诗背后的东西，而是凭借这种看的能力洞察到了诗背后的内容。

诗歌写作可分为两种形态迥异的类型：大诗人的写作和小诗人的写作。大诗人的写作类型常常会羡慕小诗人的写作类型，而小诗人的写作类型则往往对大诗人的写作类型产生一种天生的嫉妒和敌意。

从大诗人的写作类型里生产出来的诗，不一定都比小诗人的写作类型里的诗好。

从阅读的角度说，人们更倾向于读那些从小诗人的写作类型中出产出来的诗歌。因为它们令读者感到亲切，熟悉，平凡，像是对在身边的事物做有趣的报道。

大诗人的写作类型常常是对他的时代的文学趣味的一种深刻的冒犯。

大诗人的写作类型在当代语境里只能是一种低调的诗歌革命。

就诗歌写作而言，完全没必要讨论诗歌革命是好是坏。有时，坏的诗歌革命也可能带来意想不到的好的结果。

诗歌革命之所以产生，是某种诗歌意识对诗人召唤的结果。同时，它也是某种诗歌空间对诗人敞开的结果。

作为诗人，你一旦意识到了问题究竟在哪里，那么诗歌的革命也就会油然而生。

诗歌史完全可以放心，诗的革命不会是一种历史的常态。诗的革命只是一种诗的机遇。

当我们把文学史的目光投向**20**世纪上半叶发生的新诗革命，如果认为这新诗革命是一种历史的迷误，像郑敏所断言的那样，那么，我们就等于放弃了我们自身的诗的机遇。

那些假借反思之名讨论新诗革命所导致的传统的断裂的人似乎很健忘，她们忘了新诗所采用的白话，作为一种诗歌语言的实践，早已存在

于传统的诗歌史中。某种意义上，20世纪的中国现代诗人只不过是为此种语言实践找到了一个新的文学空间而已。

某种意义上，新诗的传统仍然处于一种也在不断自我调整的汉诗的大传统之中。

新诗的反传统，也可以理解，从传统的类型上说，新诗表面上是用一种陌生的传统来反抗一种过去的传统。或者像文学史所习惯于解释的那样，新诗是用新的传统颠覆旧的传统。其实，这种颠覆在本义上只是一种取代。新诗是在用一种活的传统取代已越来越缺乏适应性的传统。

传统死了。这句话，其实不像人们以为的那样，是由轻薄传统的人喊出的；它很可能恰恰出自那些迄今仍然挚爱传统的人之口。

传统死了。这句话，人们常常以为是一些不懂传统的人发出的。其实呢，在特定的历史语境里，它恰恰是传统本身最想对我们说的一句话。

完全可以这样表述：不是我们说，传统死了。而是传统本身在说，传统死了。

并且，从历史的角度看，说传统死了，和说上帝死了，在历史的效果上是一样的。所以，问题的本质依然在于我们想为我们的诗歌实践找到什么样的出发点。

一个诗人有时很想对另一个人说，你这不是在批评，你这只是在骚扰，而这种骚扰甚至连挑衅都算不上。用批评的方式进行的骚扰只会是一种人性的哑剧。

追求诗的瞬间的人，需要意识到自己究竟有多少身体的智慧。



在诗的瞬间里有全部的时间，在一粒沙子中有全部的宇宙。这不是布莱克在说话，这是诗通过布莱克在表达它自己。

这种观念，与其说是一种诗的辩证法，不如说是一种诗的契约。

或者，与其说它是一种诗的事实，不如说是一种诗的现实。

通过诗，我们确乎可以在一秒钟里把握全部的时间的含义。但是，与人们的想法刚好相反，与其说这需要一种诗的智慧，莫如说它需要一种心灵的能量。

有些诗只针对我们的心灵能量说话。

一个人走进一间屋子，通常只需按一次开关，屋子里的灯就会亮。但是一个人走进诗歌的房间，他需要按三次开关，那盏诗歌之灯才会豁然明亮。

即使是从最现实的角度讲，诗的回报也是一种神秘的回报。

在我们的现实生活里，人们经常会觉得写诗得不到相应的回报。你付出了很多努力，也干得确实很漂亮，但得到的报偿——无论是精神上的，还是物质上的，却都十分微薄。这种安排是对的。这不是命运的不公。而仅仅由于，诗是一种神秘的回报。

用心灵写的诗和用身体写的诗是有区别的，但区别并不像人们想得那么大。用心灵写的诗，需用我们用身体全力以赴地去读它。而用身体写的诗，则不那么需要心灵的阅读力量。它更依赖我们用某种趣味来读它。

阅读诗歌其实就是对我们个人的生命做一点事情。

有的诗是给予生活以一种形式。而有的诗则是给予生命以一种形式。

所有轻视诗的形式的人，也被诗的形式轻蔑着；不仅如此，他们也被生命的形式神秘地轻蔑着。

创造的奥秘在于给予自由的事物以形式。诗的创作尤其根植于形式的意志。

诗的形式与其说源于一种风格的偏爱，不如说源于一种意志的力量。

我们几乎找不到不形式主义的杜甫。

也可以这样说，形式主义的杜甫，比杜甫更像杜甫。

形式主义是诗人要过的第一关，也是诗要过的最后一关。

新诗史上，诗的形式深受文学政治之害。原因之一就是和形式有关的言论不肯屈就诗的功利主义。

诗的形式唯一的弱点就是它太依赖诗人的才能。

人们常常以为语言是诗歌的血，其实形式才是诗歌的血。与形式所起的神秘的作用相比，语言更像是诗歌的肌肉。

诗最神秘的地方就是诗喜欢看起来一点也不神秘。

我几乎不想这么说，感觉不到诗的神秘的人也不会感觉到多少诗。这个原则几乎颠扑不破。我其实想说的是，感觉不到诗的神秘的人，也不会感觉到生命的美妙。

一个人可以不写诗，也可以不读诗，但这并不意味着一个人就和诗毫无关联。诗是人的生命中的一个环节。

除了诗人，诗还另有自己的替身。

在现代的诗歌写作中，精神和身体并没有人们想象得那么大的分别。与其说它们昭示的是不同的写作类型，不如说它们只是对诗歌写作起着不同作用的两种功能。

这意思是说，精神是诗的一种功用，身体是诗的另一功能。但是有趣的，只是作为一种有魅力的功用时，精神对诗的作用才显得异常关键。从身体方面看，身体本身已是诗的一种有魅力的功用。

把身体看成是诗的源泉的人，一开始会固执地反对诗的精神性，但是到后来，他反而会更严肃地把精神也看成是诗的源泉。而且，很可能会比那些一开始就把精神看成是诗的源泉的人将这一观念坚持得更长久。

正如身体是生命的一种乐趣，精神也是诗的一种乐趣。

有一种诗歌类型在写作上经常会固执于这样的想法：精神可以把诗发展成一种新的感官。

人们常常会有这样的误解：以为身体是诗的一种感官，不仅天然如此，而且必然如此。但其实，身体只是诗的一种最新的用途。

回到身体的诗，只是一种可能的诗。它或许可以让文学史着迷一阵子。但它不是唯一的诗。

对诗的身体的偏爱，常常只是我们试图驯服诗的想象力的一种方式。但有时，情况会失控，它会蜕化成我们向诗的想象力撒娇的一种手段。

人们常常用诗人的身体去想象诗的身体。这种想象在不同的诗人身上会导致不同的结果。在一种情形中，有些诗人喜欢用自己的身体去替换诗的身体。而在另一种情形中，有些诗人以为除了他自己的身体之外并无诗的身体。

并不只是在极端的情境之中，诗的身体才是诗的发明。

有时，对那些过于固执诗的身体的人，我们也可以这样说，诗的身体只是诗的发明之一。或者，诗的身体是诗发明出来的。

你用一首诗可以标识出一种心智的迹象。你用十首诗可以确立出一种新的心智方向。

在纵容诗的智力和克服诗的智力之间，存在着一种天才的选择。

这种选择非常隐秘，但对少数诗人而言，它是诗人成长的一个不可或缺环节。

诗的心智和诗的感性就像一对天生的冤家。对有些诗人来说，这对冤家只是他个人在诗人生涯中要处理的一种内部关系。如果诗人的天赋可以被比喻成一间新房的话，那么，诗的心智和诗的感性在那间屋子扮

演的是新郎和新娘的角色。他们有恩爱，也有争吵。他们为诗人的天赋带来的契约是一种家庭的罗曼司。所以，有时你会说，祝诗的运气好一点。

但对另一些诗人来说，诗的心智和诗的感性不是一种家庭的罗曼司，而是一种存在于诗人之外的美学立场的选择。就仿佛是在硝烟弥漫的街头，诗人要做出的选择是，要么站在诗的心智一边，要么站在诗的感性一边。不仅如此，在做出了某种选择之后，还必须对放弃的那一方死磕到底。

人们倾向于承认诗人的感性更接近于一种诗的天赋。他们很少意识到，诗的心智同样是一种诗的天赋。

在诗歌写作中，意识到诗的感性的诗人很少会意识到他也同时在依赖诗的心智。而心智丰富的诗人则他的写作过程中常常清晰地意识到诗的感性的力量。

为了风格的胜利，一个诗人可以在诗的心智和诗的感性之间进行某种选择。但假如认为这种选择是基于对诗的真理的领悟而做出的，那么，我们会犯比愚蠢更可笑的错误。

诗的心智只是一种诗的氛围。有些诗人喜爱这种氛围，他们在这种氛围中写诗，也在这种氛围中读诗。而另一些诗人则从不会感到需要这种氛围。

诗的心智是一种深奥的力量，只是它很少被它自己使用的力量。但是，这种深奥的力量常常可以用最朴素的方式感受到。比如，在海子那些极端感性的诗歌中常常蕴含着诗的心智的力量。

人们在赞叹某些诗人驾驭语言的能力时会说，他对语言所做的事情，就好像他是语言的魔术师。这种赞叹是真诚的。但假如我们希望这种真诚还能触及更多的诗的真谛的话，我们可以这样表述：诗人与其说是语言的魔术师，不如说是语言的魔法师。

当我们说诗人是语言的魔法师时，我们的目的并不是要夸耀诗人的能力，而是想明确诗人对语言所做的某种工作。

人们常常忘记诗的阅读其实是分场合的：公共的场合和私人的场合。公共的场合包括教室里的诗歌课，诗歌节中的诗歌朗诵，报纸杂志上的发表，文学史里的评述，批评文章里的分析，和特殊的文化语境。私人的场合包括诗人之间的书信，读者个人的诗歌谱系，读者个人的美学趣味，诗人的日记，读者的笔记，关于诗歌的随笔，和涉及诗歌言论的博客，等等。

同样一首诗常常会在公共场合和私人场合里显示出不同的意义。这原本很正常。但不协调的是，人们会用诗在公共场合里显示出的意义，来压制诗在私人场合里显示出的另外的意义。他们全然忘记了，诗的公共用途固然可以用于文化的凝聚力，增进我们对自身的文化传统的自觉。但是更重要的是，从阅读的角度说，诗是一种针对生命本身的自我教育。诗的最适合的阅读场合必然是那些和诗有关的私人场合。

有趣的是，这种诗的私人场合也有它的相对的那一面。比如，它常常乔装改扮，溜进文学史的煌煌言述中。

我们也许无法用我们自己的美学趣味来增进我们对诗的见识，但我们确实可以用我们自己的美学趣味来最大限度地接近诗的愉悦。

有的诗歌可以归入这样一种类型，它们是以不那么得体的方式表达出来的一种得体的激励。

只有被诗歌激励过的人才知道诗的激励是怎么回事。在这件事上，你用例子是讲不明白的。

来自诗的激励只是诗的一种令它自己感到意外的美学用途。

诗的激励是我们用诗的方式对自我审美的结果。因而在某种意义上，诗的激励是神秘的。

在诗歌中，神秘的东西常常可以被深刻地领会。

在诗歌的深处中，有一扇为狂喜准备的窄门。

诗是一种慢。狂喜比诗的慢更需要一种领悟。能够说出我喜欢领悟诗的狂喜的人，比喜欢说他曾陷入过诗的狂喜的人更有趣，也更有心智。

诗的狂喜与其说是对诗的内容的一种揭示，不如说是对诗的阅读的一种解放。

精确的描述是诗的一种可贵的品质。

精确的想象力是我们在大诗人的写作中经常看到的一个风格的标记。

在诗的精确和诗的狂喜之间，有一层最薄的纸，默默期待着我们去捅破它。

人们以为日常事物离诗歌很近，这多少还能理解。但假如一个诗人以为日常事物离诗歌很近，这就不可原谅的。日常事物常常是在诗的尽

头才出现的。日常事物对诗来说常常是神秘的。我们对日常事物的熟悉，并不能取代日常事物给诗带来的那种神秘的含义。

写日常事物的诗，不可能仅仅凭借风格的力量达到诗的效果。写日常事物的诗，必须同时意识到它自身也在写关于奇迹的诗。

从风格意义上看，日常事物是诗的奇迹的一种变体。

我们完全可以这样设想，日常事物或许只是诗的奇迹的一种效果。

在诗歌中，最野蛮的词，常常有最温柔的用法。

诗的批评，既是一种社会批评，也是一种自由关怀。

但对有些诗人来说，由于着眼于自由关怀的深度，社会批评渐渐演变成一种诗的审美用途。

对语言的距离的组织，也是诗的社会批评的一种表现。

距离的组织，可以是一首诗的题目。比如，它是卞之琳的一首诗的题目。它也可以是一本正在写作的关于现代诗的结构的书的名字。

距离的组织，是想象力和经验在诗的结构上达成的一种默契。

新诗史上，卞之琳的《距离的组织》，既是一首优异的诗，它达到的诗歌水准足可以与史蒂文斯媲美。同时，对我们的诗歌美学史来说，它又是一部微观的现代启示录。

历史的传说中，斯大林曾想用十个苏联大奖换林彪。那么在诗歌传说的意义上，假如有人用史蒂文斯的十首《冬天的心境》那样的诗来换卞之琳的一首《距离的组织》，倒是还可以考虑一番。其余的建议，还是免开尊口吧。



《距离的组织》中最难能可贵的是，诗人对一种现代语感的把握。夸张一点说，在卞之琳的这首诗中，半个新诗史的内容都被这种语感浓缩在了一种现代诗的自觉之中。

诗人的幽默是一种可疑的幽默感。正如诗的幽默是一种可疑的幽默。

从体裁上看，诗是一种关于希望的并且很少偏离希望的体裁。

新诗史上，美和政治在立场上是对立的。这种对立的描述表面上基于对新诗实践的客观的归纳。其实，这样的文学史叙述很可能是一种刻意的人为安排的结果。

现行的诗歌史基本上都是在小心翼翼地贬低新诗对美的追求。这些诗歌史试图将一些诗人对美的笨拙的实践说成是，美在诗的现代写作中患有文体过敏症的铁证。似乎现代写作中，对美的追求是一种次要的品质。而且，搞不好就会陷入唯美主义的泥潭。

我有时很想朝现行的诗歌史的屁股踢上一脚。这一脚的意思是，美永远都是诗歌中最大的真实。

无论是从风格的意义上看，还是从诗歌责任的角度讲，美都是诗的一种神秘的礼物。

美是诗给诗人带去的一种神秘的回报。

美是诗的一种动静。

动静小一点，美对诗的想象力的刺激也相对要小一点。动静大一点，美对诗的内容的刺激有可能会演化成一种彻底的释放。

诗，是诗的稀有的品质。

不过，这种稀有，并非意在引发我们对诗的品质绝望感。而是说，诗是以严肃的游戏为终极的自我实践。就像凭借生活经验观察到的一样，任何稀有的东西，在本质上只是人生的游戏性的一种喜剧的反馈。也可以这么说，稀有的东西只对人间的喜剧负责。

不写诗的人有时会和诗人一样对诗句的长短感到困惑。为什么这一行安排得这么短？为什么那一行安排得那么长？其实，从艺术的角度看，诗句的长短就像绘画中的线条一样，该长的，自然就会显得很长。

诗句的长短，与其说是由诗的音乐性来决定的，不如说它是由诗人对诗的规则的自觉程度来决定的。

诗句的长短，有时只是诗人对诗的制度安排的一种想象性的实验。

表面上可以很随意，其实，它们仍然受到诗歌史语境的隐秘的有力的制约。这种制约，一方面反映了文学史趣味对诗人的催眠能力，另一方面也反映了诗的默认规则对诗人的自由发挥的修正能力。

与人们期待的正相反，诗的自由常常意味着诗人的不自由。

有的诗人终生都不适应诗的这种矛盾。而有的诗人则迫不及待地欢迎这种矛盾。

## An Interview with Ilya Kaminsky

by Ming Di

**Ming Di:** When we left Santa Monica beach with Nikola last night, you said “I like America but I don’t like what it does to others.” I didn’t ask you to elaborate on that as I was focused on driving at that time, but what you said haunted me for a while. I have mixed feelings too about America as well as China. I never write about “my country”, as I don’t feel belonging anywhere even though my “heart” is sometimes where I am physically absent from. Ilya, tell me what you feel about “country”, “home”, “homeland”, “native language” ... and how they impact your writing.

**Ilya Kaminsky:** To say that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is modern-day Roman Empire is to say what everyone already knows.

The locals in Rome lived a life of relative comfort—there was access to culture, there was food. All this was supported by conquest of other territories, other nations, other humans.

Roman empire has produced many things that were valuable to modern civilization. But at what cost to other nations?

This is the question anyone living in the USA today, particularly its *authors*, should be asking.

Why *authors*? The answer to that lies in the works of Paul Celan and B. Brecht, and anyone who haven't read their books shouldn't be wasting time reading my interview, but instead go to the library and check under "C" and "B." The writer is the secretary to the invisible, as Milosz used to say, and is also a secretary to truth, and beauty, I believe, however one decides to define those vague terms.

What is beauty? Didn't Mao write poems? Didn't Stalin? Wasn't Hitler a painter? Well, as Joseph Brodsky used to say, "their kill list was longer than their reading list." Anyone who reads and writes books should attempt to see with clarity the world they live in, pay taxes in, support by mere *being* there. Not everyone is guilty, Dostoevsky used to say, but everyone is responsible.

To give even more precise answer to how I feel about living in San Diego, California, USA, in our time, here is a poem:

### **We Lived Happily During the War**

and when they bombed other people's houses, we  
protested  
but not enough, we opposed them but not

enough. I was  
in my bed, around my bed America

was falling: invisible house by invisible house by invisible  
house.

I took a chair outside and watched the sun  
in the sixth month  
of a disastrous reign in the house of money

in the street of money in the city of money, in the country of  
money,  
our great country of money, we (forgive us)

lived happily during the war.

Don't get me wrong: on a very deep and profound level, American can be an extremely generous, kind, beautiful country. This does not mean, however, that we should close our eyes to the enormous sense of darkness that this very same country has caused in the larger world.

What is native land? – the answer is: I do not feel that I lived in Russia. I lived in childhood.

Do I live in America? I live in my family.

What is citizenship? The citizenship a writer desires is that among other writers, in my case, that would include Akhmatova, Mandelstam, but also Ovid, Auden, Li Po, Villon, Dickinson, Valejo, Issa, Cavafy, and so on. Those are the voices that make one's life interesting, in my case, at any rate, voices of heart's desire.

As you can see, I struggle with these questions. Perhaps this is so because I grew up on the Russian poetic tradition, with a famous line of Nekrasov's hanging over it: "one may or may not be a poet, but one must be a citizen first."

And, this is, perhaps, where I should combine all my answers: I prefer to be the citizen of childhood. I prefer to be the citizen in the language I hear around me (in this case, English). This does not mean that such a citizen should not be concerned with such things as "truth" and "beauty" – this only means that I declare allegiance to the sky, to earth, to elements, and to my neighbors, past and present, who live among those elements. The "citizenship" is a beautiful word (what word isn't beautiful?). It is the citizenship of one planet. As an immigrant, I have no other answer.

**MD:** I totally agree with your concept of citizenship. Allow me to move on to "exile". "Exile" is an important theme in poetry and literature in general of the last century, and also a constant personal subject matter for many writers with Jewish background. We've talked about it before but I'm always interested in finding out how you feel and if there are any changes in your feelings and thoughts. Personally I've never considered myself as "exile" even though my decision to stay in America was triggered by the 1989 incident in China. I'm more interested in "exile" as a human condition since the beginning of "civilization". And I'm more puzzled by the forever fighting between Jewish (along with the overwhelming western world) and Arabic world. Can you share your true feelings and inner thoughts on this sensitive subject (even if they maybe politically incorrect)?

**IK:** Judaism, for me, is a cultural condition, not a religious condition. It is the culture of Sholem Aleichem and Isaac Babel and I. B. Singer and countless others. While I do consider myself a believer, I do not believe in praying in a group, which makes any organized religion, with its dogmas irrelevant to my being here on this planet.

You cannot exile someone who is the “other” in the given culture. You cannot exile a Black person from USA where racism is still an issue. Similarly you cannot exile a Jew from Russia. Simply because they are already “the other”. I did not grow up in a religious family. I found out that I was Jewish simply because someone hit me in the face and said “dirty Jew” – and there is no complaint in this statement; it is simply a fact of my life. And the exile is a word for a human condition in general, yes, but I feel at home when I am by the ocean or at the public market where tomatoes and apples and pears and fish are sold, and I am at home on crowded trains and when I read poetry at the top of my voice in the middle of the night, and my cats gather around me as if to console me, and my sleeping wife, from another room, yells, “Kaminsky, shut up!” Yes, this is home. “Home” is just as interesting a term as “exile” and I prefer, often, to focus on the changing meanings and various metamorphosis of that word. It lacks sentimentality and allows the world to enter the human voice. I am not interested in withdrawing from the world of others. Human beings are precious.

**MD:** Nikola Madzirov said yesterday that he would feel betraying himself if he were to write about his childhood in English, he had to write in Macedonian. Personally I don’t feel so strongly about what language to use especially when I look at the past from a distance and think about it in English. Still, I write in

Chinese, but for a different reason – I can only make poems more subtle in my native language. But Ilya, you can think rationally, imagine wildly and speak persuasively in English – your poetry and everything about you shows. When do you write in English and when in Russian? What makes you decide what language to use? Were you ever afraid of losing Russian – I mean losing the ability to write poetry in Russian? Besides personal ambition, readership and the initial motivation of writing poetry in a different language when your father passed away, were there any other factors involved in your decision? Or was it action without decision? Or as they say poets are looking for an Esperanto? You edit the Poetry International and you stay abreast of what's going on in other countries, do you think we would understand each other better if we all write in one language? Or the other way round, we would understand each other better if we write in different and unique languages?

**IK:** My current writing in English has very little to do with ambition. When my father died in 1994, I was seventeen years old. Writing poetry about his death in the language he taught me, making “beautiful” rhymes about it didn't feel right. I knew, also, that such a thing would hurt my family—not because my family was in any way opposed to my writing, in fact, they were very supportive, but because it felt like a betrayal to make an art out of the breath of someone whose warm breath, only some days or weeks ago, was next to mine, and now was just the page, the pen, the rhyme.

It felt wrong.

But writing demanded itself from my body, my mouth, my fingers, my days. And, English was there, all around me, a language I was learning to speak, the language I had to speak to go through the day around me on the street, in



school, in the grocery, and so, without my willing it, without my full awareness of it, the poems in English, about my father, were already on my lips, I was writing notes with images, and sounds on paper-napkins, on bus tickets, on milk and bread receipts.

That is how my writing in English began, and then I realized that this gave me one last chance to speak to my father still—it was a private language, a language no one in my family knew, a language I was making as I went in it, it was my world of words and I could speak to someone no longer alive in it as if giving him a voice, if only for a moment, that different reality was there with me, with us.

It was a beautiful freedom. It still is.

As for your other questions—

It is never a choice, for me, in what language to write. If such a choice had to be made, then the language wouldn't be natural, in my experience. It has to do with a language around me, a language I hear in the streets, in crowds, in newspapers, from neighbors yelling at each other, from my wife whispering to my cats, from the world I know. That is the language I respond in, to that world.

To write in Russian, I will need to live in that country.

And, one day, at least for some years, I hope to do so. It would be a wonderful thing. And, I look forward to it.

Of course, Russian is still very much a huge part of my days. It is the language I speak to my mother, my brother, my nephews. It is the language of my memory, of my childhood.

English is the language of my wife, the language of love, of friendships, of adulthood, of freedom of movement from one place to another, one city to another, a language I hear in the streets.

Ambition has very little to do with any of it.

Lyric poets aren't ambitious for great audiences. My audience includes the dead poets I admire. I write for Shakespeare and Dante and Ovid and Mandelstam and Sappho and Wang Wei, and whoever wrote Gilgamesh. Those are the people sitting in the front row of my imagination. I don't bow to the past. Instead, I bring them into the future, teach them how to live in my moment in time. That sort of a conversation (and, by no means a reverence, we slap each other on the face all the time!) is necessary for a lyric poet to grow.

If this is ambition, then, yes, I am ambitious.

As for audiences—well, I think that a lyric poet is someone who is a very private person, and their poetry becomes great poetry only if they in their privacy are able to craft a language interesting enough, magical enough, to speak privately to many people at the same time.

**MD:** You seem to know a lot about contemporary Chinese poetry, you must be also aware of the literary influence Chinese poets received – among the western literary traditions Russian poetry was a huge influence – as of today Chinese poets still talk about the Russian poets of the Silver age. Can you introduce some outstanding Russian poets (I mean poets of Russian language) at present time and the current poetry scene in Ukraine? How do you keep in touch with the poets of your generation in your homeland? I remember you once said you don't want to go back there as a tourist. But you've been back through your poetry, right? Your poems have been translated into Russian, do poets in Ukraine identify you as "one of them" or they think you write very differently? How different?

**IK:** Russian poetry today isn't as strong as Russian poetry of Silver age, in my opinion, and yet, there are many marvelous voices. Some really good poets of the 70s and 80s include such voices as Brodsky, of course, but also Lev Loseff, Elena Shvarts, Sapgir, Prigov, Rein, Zhdanov and others.

Except for Rein and Zhdanov all of those voices have died in the past few years, but there are relatively newer poets, such as Gandelsman. There is a good website, [www.vavilon.ru](http://www.vavilon.ru), which will lead you to find many new names in contemporary Russian poetry.

As for Ukrainians and Byelorussians, there is a real new wave, with such authors as Zabuzhko, for instance, and Andrukhovich and Bondar, Zhadan, Lysheha and others. The brightest star of contemporary Byelorussian poetry is Valzhyna Mort, and for a good reason. Her new book, recently translated into English, *The Factory of Tears*, is a marvel—alive, powerful, compelling.

This is one of the voices that will enter and change world literature in the years to come.

As for my presence in those languages: I currently write in English. My poems have been translated in both Russian and Ukrainian and there have been articles in Russia that speak about the poetry of Russian diaspora which may exist in Russian language, of course, but also outside it. I let critics speak about those things. Myself, I prefer to write poems.

Russian literature is something I grew up with, it is the literature of my childhood. No one can take it away from me. It is the language of poetry to live with.

Ukrainian literature is something I always loved, and something I always look at with fascination and interest. It is the language of my birthplace.

As for the country where I was born: it no longer exists.

To answer your other questions:

I do not think that there is anything at all unusual in Chinese writers' interest in literatures from other countries. Poetry cannot grow without intersections with other poetics, other ways of creating metaphors, sounds, images, rhetorical play. Literatures thrive on influences. Bei Dao's work is clearly influenced by Mandelstam and Caesar Vallejo. Mandelstam, in turn, was influenced by the Greeks and Dante. Dante was influenced by Roman poets and of course the Bible. Bible also influenced Walt Whitman, who in turn influenced Appolinaire, Milosz, Salamun, Yona Wallach, and countless others.

Yes, a poet who revolted against Whitman, Ezra Pound, was someone who went to study the Chinese tradition. Pound made countless embarrassing mistakes with his cultural tourism, and yet his wild passion for the “otherness” expanded the traditions of his own language. This list can go in any direction, in time or geography or even gender and other dimensions of human existence. People love to gossip about their neighbors, to copy other’s window curtains arrangements, food recipes, lawn-mowers. Literatures aren’t different, they are living, breathing beings, and thrive of couplings. Literatures are erotic, ecstatic, neurotic, and out of their restlessness, beauty is born.

Of course, there is no such thing as a bland, colorless “international” poetry – every poetic tradition has its own various approaches to music, to tone, to images, and so on. Yet the conversation with other literatures allows a writer to stop looking in the mirror and open the window. That is how a human mind begins to grow.

**MD:** I used the word “western” in the previous question but I realize there are different ways to define “east” and “west”. Traditionally we define the terms by their geographical meanings, but China, former Russia, and Macedonia share certain ideological thinking, and even France where Helena Cardona was from had Paris Commune in 1871. Here we are, four people from four countries, sitting in a diner in Santa Monica. I was happy to be with your guys because we hold a common passport, poetry. Yet within something “common” there are many different shades of colors, some of which define a collective “cultural mark” or national/ethnic tradition. Yes, you do sound very “Russian” – it was very nice to listen to your reading again yesterday. How important is it to you to carry on a certain tradition vs. to maintain a personal

voice? More than other poets you identify your ancestors in your poetry. Here in America you have an Americanized Russian style, unique and fresh. But do you sometimes make an effort to stay away from your “tradition” or even away from your established personal style? Do you try to make each poem a new beginning? Or is it important to keep a certain “water mark”?

**IK:** I don’t think in terms of tradition. I have a personal relationship with every poem I love. With every word I love. With every sound I love. It is like marriage. We argue, with yell, with kiss, with sleep together. Yes, there are days I can’t stand Pasternak. I spit in his direction, his narcissisms. There are other days I recite his poems at the top of my voice from memory for hours and hours. It is true for any other poet or poem I enter, or any other poem that enters my body. I love having this erotic, yes, and also ecstatic relationship with literature.

As for a reading style. I don’t think much about it. Anyone who doesn’t know Russian language and English language but goes on youtube.com and listens to the tapes of Ezra Pound or Yeats as well as tapes of say Brodsky or another Russian poet, won’t necessarily make a difference between their traditions, their voices. Of course, there are very subtle differences, very specific curiosities, strangeness, but at the end of the day, it is a naked human voice standing the forest of time, and speaking to us about the pure being. Which is to say: lyric.

**MD:** I like your passionate and lyrical voice in argument above, which is to me very Russian, something that runs in Russian music too. I’m not trying to stereotyping you, it is actually the way I listen and catch subtle differences. To

say the least, you have a quality that many American poets don't have. Now, what is the number one thing you like about current American poetry?

**IK:** Aesthetic diversity and restlessness.

**MD:** And what is the number one thing you don't like about it (if there is any)?

**IK:** Lack of basic education among many contemporary poets. It is not at all unusual to have a conversation with a prominent contemporary poet who will tell me, with a sense of a strange pride: "I have never read Goethe, and I am proud of it." I think that is wrong. I think ignorance is wrong. I am open to all sorts of opinions and judgments, but I am not open to ignorance.

**MD:** Does it bother you?

**IK:** Bothers me? No. It bores me. Ignorance is boring.

**MD:** What do you do to make a change?

**IK:** I tell people that poetry demands more than imitating stand-up-comedians in poems. There is a beautiful and very large world out there and US poets would do well to open their eyes and see it for what it is.

**MD:** Or do you really think you could make a change?

**IK:** On one side, there is no need for a lyric poet to be an activist. On the other side, as a human being, one longs for a conversation.

**MD:** As for yourself, what do you intend to do after you complete the “Deaf Republic”?

**IK:** I don’t think of my poetry in terms of books. “Deaf Republic” is very much related to “Dancing In Odessa”. Next book will be related as well. It is a life long journey.

**MD:** How do combine personal experience with a broader view of life, of being?

**IK:** Frankly, I don’t separate them. Levinas, an interesting French philosopher of later 20<sup>th</sup> century argues for life of the spirit and life of social justice as something that isn’t separate. I find that notion appealing. It for me, though, comes not from Levinas but from older prophets. Issiah, for example. I don’t believe in their dogmas, but I find their wild and deeply spiritual need for justice in the world to be quite beautiful.

**MD:** What is the most attractive thing about poetry that makes you keep writing?

**IK:** It makes me feel alive. I find language to be wildly erotic, ecstatic activity.

**MD:** And what do you think poetry can do in spite of everything?

**IK:** I don’t make wild proclamations about poetry. But if it has saved one human being—me, in this case, — it certainly, — in spite of everything—can save others. Poetry is the art of teaching a human being to pay attention to



the world. And, as Paul Celan used to say: attention is a natural prayer of the human soul.

I find that notion very appealing.

And, yet, for me, poetry isn't merely a serene activity of a seeker in solitude, it is also an activity of the senses, a wild discovery of the world through senses embodied in language. Poet, Lorca used to say, is a professor of five bodily senses.

That, too, is a notion I find to be true, in my life.

And, yet, a poet is hardly an ideal human being. We see a moment of light, in a poem, in a line, in a combination of two words, two letters even, perhaps, and then— then— then— that moment is gone. Yes, gone. And, we see the empty page in front of us again. And we don't have any answers. A poet does not know the truth, but seeks it, desperately, perhaps, passionately, of course, with joy, yes, there is a seeking for a poem, a word, an image, that makes the world clearer, if only for a moment.

-----

**Ilya Kaminsky** was born in Odessa, former USSR and arrived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1993 when his family received asylum from the American government. He is the author of *Dancing in Odessa*, which won a number of awards, including 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and Letters' Metcalf Award, Whiting Writers Award, Lannan Foundation's Fellowship, and others. He currently lives in San Diego, California, where he and his wife both teach at the Creative Writing Program at SDSU.

## DJS 诗歌翻译奖 DJS Poetry Translation Prize

DJS 诗歌翻译奖由《诗东西》杂志评选及颁发。该翻译奖旨在促进中外诗歌交流，鼓励高质量的诗歌翻译。以奖励翻译出版项目或已发表的译作为主。自 2011 年起，该诗歌翻译奖每年颁发一次。奖金一千美元。颁奖日期为每年 12 月 30 日。头三年主要鼓励将中文当代诗译介到英语或其它语种。

参选方式和评比程序：

1. 接受作者/译者报名自荐，以及他人推荐。
2. 请将近两年原创诗歌翻译 50 首以上连同原文一起寄至：  
[poetryeastwest@gmail.com](mailto:poetryeastwest@gmail.com)。或贴于诗东西论坛。
3. 获奖作品需有部分已在《诗东西》杂志上刊发过。
4. 申请或被推荐的译者需为母语诗人。如果翻译作品是合作完成，申请或被推荐的合作译者中需有一人为母语诗人，奖金由译者均分。
5. 来稿将由《诗东西》编辑或特邀翻译评审。

申请及推荐截止日期：

2011 年 10 月 30 日。以后为每年的 10 月 30 日。

## DJS Poetry Translation Prize

"DJS Poetry Translation Prize" is administered by Poetry East West (PEW), a Chinese-English bilingual magazine based in China and USA, to promote literary exchange in poetry between China and other countries and to encourage quality translation of poetry. Starting from 2011, one prize each year, USD 1000, recipient to be announced on December 30th.

During the first three years, DJS Translation Prize will be awarded to a translator or a team of translators who has/have demonstrated exceptional skills in translating a book of contemporary poetry (50 poems or more) from Chinese into English or another non-Chinese language.

### Procedures:

1. Application from author/translator and/or recommendation by other people are both accepted.
2. Please send 50 or more poems translated in recent two years along with the original to the PEW email box: [poetryeastwest@gmail.com](mailto:poetryeastwest@gmail.com).
3. Recipient of the award should have had some of the translation published in PEW.
4. The translator must be a native speaking poet of the target language. Translation can be done individually or in collaboration with other poets of the source language (in this case the prize can be distributed equally).
5. Submissions will be judged by PEW editors and/or invited translators.

### Deadline:

October 30, 2011, thereafter October 30 of each year.